

白話新傳

趙景深編



光

日 記 新 作

趙 景 深 編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3 7

目次

杭遊日記……………	張懋森(一)
劍雲與故事哥哥……………	許瑾(六)
沒有日記……………	吳景崧(一〇)
日記摘鈔……………	何植三(一〇)
一月二十九日……………	盛煥明(一三)
一天的日記……………	劉麟生(一四)
最好的宣傳詩……………	汪靜之(一六)
隨筆……………	羅烽(一七)
多喜子的死……………	東平(一九)
九月二十三日……………	宋雲彬(二一)
遺忘了的舊夢……………	曾虛白(二二)
我的日記簡則……………	胡行之(二七)
丘遲與陳伯之書的感召力……………	曲溼生(二八)
繙兒的誕生……………	徐仲年(三五)
翻開青年界來看……………	胡耐安(三七)
今天的日記……………	胡懷琛(三八)

日記摘錄……………	黎錦明(四〇)
我的日記……………	李長之(四二)
四月七日……………	何德明(四三)
五天的日記……………	老舍(四四)
四月十四日……………	周作人(四六)
四月中旬日記……………	錢天起(四六)
四天的日記……………	洪爲法(四八)
二西堂日記鈔……………	傅惜華(四九)
杭州日記……………	錢南揚(五一)
三日間讀書瑣記……………	葉德均(五三)
春假日記……………	梁乙真(五七)
飛陀子傳……………	周貽白(六二)
樹蕪菜……………	顧隨(六四)
一星期的日記……………	陳柱尊(六五)
三月十五日……………	葉鼎洛(六八)
一九三七年日記三則……………	艾蕪(六三)

煩惱的日子	· · · · ·	臧克家(七〇)
不寫日記的話	· · · · ·	向培良(七一)
錢君甸日記抄	· · · · ·	錢君甸(七三)
日記斷片	· · · · ·	金溪若(七三)
星期六日記	· · · · ·	容肇祖(七六)
映桃軒日記鈔	· · · · ·	谷鳳田(七七)
日記選鈔	· · · · ·	謝家玉(七九)
日記的意義	· · · · ·	蔡振寰(八二)
一個教師一天的日記	· · · · ·	汪震(八三)
兩天的日記	· · · · ·	陶亢德(八五)
四月四日	· · · · ·	李輝英(八六)
節錄二月九日的日記	· · · · ·	楊騷(八七)
文士日記	· · · · ·	周楞伽(八七)
梅雨日記	· · · · ·	黑嬰(八八)
一天的生活	· · · · ·	王家楫(九〇)
鴿籠日記一樹	· · · · ·	孫佳訊(九一)
二月尾	· · · · ·	葛賢寧(九三)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	· · · · ·	賈祖璋(九六)

竹頭木屑	· · · · ·	易君左(九六)
京華讀畫	· · · · ·	胡術五(一〇二)
足痕	· · · · ·	金葉(一〇五)
泰山	· · · · ·	馬子華(一〇六)
書生日記	· · · · ·	陳友琴(一〇八)
有朋晚上來	· · · · ·	陳伯吹(一一一)
臨時日記	· · · · ·	董秋芳(一一二)
寫什麼呢	· · · · ·	陶秋英(一一四)
日記三則	· · · · ·	慕史(一一五)
人間三日	· · · · ·	呂紹光(一一七)
病後	· · · · ·	朱曼華(一二〇)
日記	· · · · ·	陳以德(一二〇)
一天的日記	· · · · ·	周木齋(一二二)
憶樓憶所憶	· · · · ·	祝劍歐(一二四)
日記的片斷	· · · · ·	黑丁(一二五)
參觀日記	· · · · ·	羅根澤(一二八)
清明日記	· · · · ·	李慎言(一三〇)
四月二十六日	· · · · ·	王萍草(一三五)

日記鈔	路易士(一三七)
平凡的一週間	耶草(一三九)
不是日記	陳白塵(一四三)
種菜蔬	許欽文(一四四)
京遊一日記	何家槐(一四五)
新婚日記	宋成志(一四七)
數節	黃衣青(一四九)
綠色方格和黑字	殷超人(一五一)
日記選抄	周文(一五四)
讀書日記	葉鏗鳳(一五八)
日記兩則	王玉章(一六一)
無錫山川紀遊	白浪(一六二)
哀痛的開始	冰瑩(一六五)
山村的十日	陳醉雲(一六九)
留美日記	王裕凱(一七三)
鄧尉一日記	譚正璧(一七四)
下午與晚飯後	金公亮(一七六)
這也算是日記	楊晉雄(一七七)

旅京一日記	倪貽德(一七九)
大學生活日記	張蓉初(一八五)
一九三五年的蓉葉	唐旭之(一八七)
故友重逢	林路(一八九)
生活的痕跡	賀玉波(一九二)
二十五年前的舊思潮	郭步陶(一九四)
讀書日記	陳適(一九五)
日記的一頁	沉君(一九五)
三日間	劉禹章(一九七)
雙聲樓日記	張次溪(二〇〇)
西湖日記	儲皖峯(二〇〇)
夢囈的記錄	朱涓深(二〇二)
無日可記	陳靈犀(二〇四)
雨天的一週	蘇雪林(二〇八)
一天的生活	洪深(二一四)
二年前的三日	朱雯(二一七)
鎮揚日記	田漢(二一九)
日記三則	任鈞(二二一)

十月日記	故魯迅(二二二)
海月樓日記	程鼎興(二二三)
靖國神社前	封禾子(二二九)
一月的日記	魏金枝(二三二)
五月的日記	許傑(二三三)
病榻日記幾頁	胡適(二三五)
得女小記	王一心(二三七)
回程日記	郁達夫(二三八)
小瑩	凌叔華(二四一)

蘇常三日記	阿英(二四二)
日記摘鈔	曹聚仁(二四七)
三十五年以來的日記	黎錦熙(二五〇)
誓寫一天日記	陳子展(二六八)
一位青年軍官	蹇先艾(二七〇)
祖國河山	蔣翼振(二七三)
小官日記	林樾(二七四)
人間日記選錄	拾名(二七六)

杭遊日記

「杭州，如畫的西湖，」我已遊過三次，但是越去越有興味，印象愈深刻。年來做了機械式的教師生活，偶想及游西湖時的快樂生活，不禁神往，可巧父親已有二十餘年沒有去玩過，我就趁這春假時期，陪他遊玩，這番遊罷歸來，精神上得到很愉快的安慰，對於學識上，尤其是如歷史與中國文獻上，獲了不少的認識，因此感覺到書本上的獲得，是死板板的，不若實地認識之容易記得，而活潑潑的。至於此篇之作，務在寫實，把它貢獻給未遊杭的大眾，以作參考，至於辭句的整理，是匆忙中不能顧及的。

四月一日八時趁特快車起程，沿途乘客有增無減，以致抵杭州城站時，已遲了一點鐘，飯罷便到舊時所住的迎紫大街華興旅館安置行李，再坐公共汽車直到靈隱，步行到三個天竺，而至雲林寺，其中有飛來峯、三生石、冷泉亭、一線天諸名勝，並直上韜光寺，而至北高峯山頂，遠望西湖，好似一條白線，不料天下雨了，我欲細賞雨中的山景，給父親屢次催促着，終於仍乘原路的汽車到旗下，剛下車，就遇着唐志馨先生，由她帶領去見許慶元和李



錦璋附先生，坐了一會兒，就往「民衆教育館」和本校來杭的同學們閒談。晚上往延齡路王潤興館吃杭城最有名的魚頭豆腐和家鄉肉。飯後，因雨中路滑，就回旅館，致信母親，告以平安。

次日（即四月二日），雨仍無情地下着，我和父親鼓着游興，冒雨出行，到「柳浪聞鶯」處，坐了一隻划子，直放小瀛州，看三潭印月的雨景，並抄了亭聯數首，以作紀念。如樂俊甫的「六二年勝地重游、青山無恙。十五載鄉關遠隔，白髮遄歸。」俞曲園書的「記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至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退省老人題「來往遊人，須知愛惜花柳。春秋佳日，切莫辜負湖山。」未幾，划船到白雲庵深處，繫舟柳岸，到淨慈寺，再由寺的對面上山進了一所古色古香的「紅籟山房」，將買了的杭白貢菊，叫那兒的招待人煮了嘗嘗，好似人居於天上了。

未幾，舟子來看，我們跟着下船，游覽高莊的花港觀魚，而到劉莊，該處有偉大的建築，幽靜的庭院，古玩對聯，觸目都是，在花園內遠望，蘇堤湖山，撲到眼前，那兒有許多好的詩聯，可惜沒有紙，未曾寫下，他日有閒暇時，重游此地，再行補錄，湖山有靈，可答應我麼？（祇有一首，還記在胸中），「偷得半世餘閒，惟嘯月吟風，快然自足。留此數弓隙地，且蒔花種樹，聊寄鄉心。」

行行復前行，船過玉帶橋，就往訪現任杭州市立中學教師的同學方燁卿君，惜未遇，便留條而回。舟入岳湖，參謁民族英雄岳飛墓，那時有許多童子軍向之致敬，我也對着這位先烈行最敬禮，仍趁小舟經蘇小小墓而到「西泠印社」，內有書畫等陳列，父親在此留戀不去，終於買得數件，我也買了「唐詩三百首集聯」和名勝風景百張。

時已近午，我們到孤山「樓外樓」吃醋溜青魚，飯後游中山公園（公園前有牌坊寫着光華復旦四字），並到隔壁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參觀兩小時，得益不少，現在將參觀所得，大略地寫在下面：

近門的幾步，貼着一二八滬戰史，國恥紀念表，和死難的烈士遺像，我向像前行沉默的敬禮後，就看陳列的滬戰勝利品，可巧碰着萬心端先生，一齊往「歷史文化部」參觀，這裏的陳列，可分（一）宗教藝術（二）書畫（三）文玩（四）外國貨幣（五）銅器（六）量衡器（七）書契（八）雕刻藝術（九）玉器（十）兵器（十一）瓷器（十二）古錢（十三）日用器（十四）陶器（十五）石器（十六）雜器（十七）雜件（十八）瓦明器（內有唐代殉葬的泥俑和生肖俑）（十九）陶瓷和殘件。

至於這裏的「文瀾閣」則可分（一）地質礦物陳列室。（二）動物陳列室。（三）植物陳列室（有明末未會腐化的男性老者木乃伊一具）。（四）博物教材陳列室（可分植物器官

模型、人體模型、哺乳動物模型、和脊椎動物骨骼的比較等。暢閱一番，仍乘舟，經白堤的平湖秋月，和斷橋，便上岸往訪同學吳文慶君，蒙設宴歡迎，縱談往事，便回旅館就寢。

四月三日，上午，天雖未雨，仍未見晴，我們在正興館早點後，父親往清泰門外訪友，我也陪他去，同時祇有九點鐘，我們就向旅館對面的浙江國貨陳列館參觀，館前用白布寫着「全國手工藝品展覽會浙江物品初展會陳列所」。裏面所陳列的盡是道地的浙江國貨，有佛像、瓷器、都錦生絲織品、竹籃、西裝和女子大衣、五彩色扎線、名人字畫、紗簾、竹黃椅、溫州刺繡、國樂、輕質碳酸鎂、飛機模型、軍人魂（即短劍）和中國藥物陳列等。這種實地的觀察，獲益不少。路遇舊友，就同往國華小吃館午餐。飯後，依原定的游覽路程，坐四路公共汽車直至虎跑寺，從此而上，到六和塔，見杭州鐵橋正在建築，山地正鋪鐵路，工程的偉大，實在驚人。我們到六和塔後，父親費了四元買杭州風景連框一座，並登塔頂觀錢塘江全景，下塔後，仍乘汽車直達雲棲寺，該處竹林叢密，令人有出世之想，歸來往城隍山，步行而回。

晚上閒游，在湖濱路六藝書局買西湖古今佳話、影梅庵憶語和西湖楹聯等。

四月四日，天氣放晴，父親欲步行蘇堤，我就陪他去，從迎紫路走到清波門，跨映波橋，以將近午，到自然居午餐，遇見本校同學游船到此，飯後，緩步蘇堤。兩邊桃柳夾植，

紅綠迷人，加以本校同學之坐在划子內的，高歌曼唱，形成天然的圖畫，父親到了岳坟。以天氣很熱。身體覺得疲倦，就乘車回旅館。我仍然步行過裏湖，見「西湖大禮堂」裏走出許多小孩子，門前佈了童子軍崗位，才知道今日是兒童節，到了湖濱路，又遇見友人，小吃於知味觀（該處的雞蝦餛飩與小湯糰滋味甚佳），晚上大家同吃於太和園。

四月五日，風和日暖，放車到赤山埠，沿途見攜木匣的，問問他們，知道今日是清明古節，他們去上坟的。我們從法相寺訪烟霞洞，越烟霞嶺、翁家山、獅子峯，而至龍井寺，在寺內小食，以當午點，休息一會兒，看龍泉古洞，並試龍井茶。

此後經九溪十八澗，澗水忽左忽右，水聲風韻，奏成天籟。我們行在兩山之中約一條小徑，好似入了畫園內。每過一澗，非跣足不可，我們就索性赤着腳過澗，行了許多時，才到了楠木叢叢的理安寺，休息一下，行了約八里多的楊梅嶺，而至水樂洞、石屋洞，經滿覺隴街，而至四眼古井。時已六點鐘，便在「素香齋」吃素菜，並往湖濱公園游玩，以夜色沉沉，月兒不見，拖着重的脚步回到旅舍。

四月六日，天氣仍晴，續游北山路；乘汽車到玉泉寺，觀五色魚，步行到黃龍洞、紫雲洞，折至岳坟的杏花村午膳，就登葛嶺、初陽台、寶叔塔等處遠望，歸時買杭州櫂、香榧、家鄉肉、藤杖、宮粉、豆腐乾、茶葉蛋和佛手等。

晚上整理明天早上的歸程行李。

次日（七號），在火車中，路過嘉善，買風涇丁蹄數包。

這次游的時間，祇有六日多些，而得益甚多，尤其是西湖博覽會和國貨陳列館參觀之所得，足抵我們平日讀死書一年。同時我們考察杭州市面的狀況，杭州可說是中國的新興都市，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可是該處通行用大洋，生活程度，好似較上海高些。我個人希望，能築茅舍數間，載書數卷，寄情山水，以養我的天年。可是環境不允許，此志只好留待將來了。

劍雲與故事哥哥

許 瑾

春掘發了地的心，遍地滿鋪着紅紅綠綠；春掘發了人的心，也遍地滿鋪着紅紅綠綠！可是可厭的天，散着春寒，散着春雨，散着煩惱到人的心間！

在這困人的天氣裏，讓人苦苦地思念着一切；思念着久別的友好，思念着已往的悲歡，並且還思念着故事哥哥，——被推入陰暗而悲痛的深淵裏的故事哥哥呵！……

我知道，劍雲固然不一定是他，但我却說作者寫得有點像他，——「當我第三遍讀完那六百五十多頁的巴金的家以後，我就打算給他寫信，向他說那一類的話。可是給別些事件

打詫掉了。

當我讀到文叢裏的家的剖白時；我才明白，不料連他自己也曾這末地向作者說過：「劍雲固不必一定是我，但我說寫得有點像我，——」由這裏有一股激流的熱情來推動我的筆尖。

雖然作者說：「……只有你，你永遠是那麼謙遜，你帶着絕大的忍耐讀完了我那六百七十多頁的小說，你不曾發出一聲怨言。甚至當我在那書的末尾準備拿『很重的肺病』來結束劍雲的『微小的生存』時，你也不叫出一聲抗議。……（文叢一三六頁）」還有「……你和劍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你們的性格裏絕對沒有共同點。那是個柔弱怯懦的性格。劍雲從不反抗，從不抱怨，也從沒有想到掙扎……然而他連他自己所最寶愛的感情也不敢讓那個女子（琴）知道，反而很謙遜地看着另一個男子去取得她的愛情。你不是這種人。（文叢一三七頁）」

在這兩頁的對照裏我說：故事哥哥和劍雲並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至少他們的性格還有一點共同點，自然故事哥哥並不柔弱怯懦得像劍雲的每一部，故事哥哥雖不會如劍雲一般地從不反抗，從不抱怨，也從沒有想到掙扎。然而故事哥哥也偶然有過那種懦弱的性格，當家的作者準備拿『很重的肺病』來結束劍雲的『微小的生存』時，故事哥哥也並不叫出一聲抗

議。這就證明故事哥哥具有了劍雲的謙遜，具有了劍雲的不反抗。不過在無論那一方面看去，故事哥哥決不會像劍雲樣地柔怯得那末利害。

的確，故事哥哥還有健全的性格和信仰，在一些朋友中，我却深深地感到故事哥哥是值得我崇敬至死的。故事哥哥給我指示了光明的路綫，給我介紹了許多開卷有益的聖書；讓我認識了「自由人」，使我有了一個信仰。又爲我講解「人生」的意義是玄奧到不可言說。故事哥哥還說人是應該向着光明邁進的。人應該有一顆「鷓的心」，像愛羅先珂的童話裏所說的。

然而故事哥哥自己卻把從前曾經保持過的鷓的心遺失掉了！

這樣，我就在故事哥哥的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的來信裏找到了他的悲憤而忘掉掙扎的語句。他說：他不能坐視她病着，然而他又毫無辦法，因爲他是無產者哩。在時間上、經濟上、精神上，那都是他心的重担。那重担如果負擔不了時，他會……

在某一個時候，故事哥哥會興起這樣一個不應該的念頭？當時我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去安慰他，而且我恨，我恨我沒有那力量；來垂着長長的繩子而施以救援！然而我彷彿還記得他曾經跟一個姑娘說過：「……我願意天天有你在一起，你會是我的安慰！」這力量該會使他得救吧？可是他又對她說：「……我又怕，怕我們太親近了會不大好的。……」

這豈不有點像劍雲對琴一般地謙遜的性格嗎？

很久以前，我還滿以為故事哥哥是個倔強的人，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明白故事哥哥還多少帶着一點柔弱，尤其當他喊着：「何處求援？何處伸訴？……」時，我的心兒就像船兒觸着了礁而破裂了！

然而我要揀起那破的船板，在我的信念中提着一股勁兒蹶過一切的危難。然而我也還具有一種援救人的雄心，只要我的信念堅實，總有一天會抓着一個機會吐露出我的心懷的怨憤的。

不過我相信故事哥哥還可以站起來，他還有力量努力做一個播穀散種的人，雖說劍雲會被家的作者用肺病去結束他的生存，但我却要鼓舞他征服牠。

我的心情，故事哥哥的確很能瞭解，而且還深深地明白。他也曾向我說過：教我「慎言」，然而我做到了；教我讀書，然而我都讀了，僅僅是人與醫學這書，我把牠遺忘了！但是倘若過幾天有時間的話，我一定靜心地讀完牠，以彌補遺忘的憾事。

最後，我願故事哥哥丟掉劍雲的性格，奮圖他的環境，從悲哀的深淵裏站起來；拾起「人是應該向着光明邁進的鐵棍」向前衝鋒。

——三月十八日

沒有日記

吳景崧

抄，沒有日記可抄，寫，也沒有事好寫。日記於我無緣，生活也差不多是呆板的一套。幾杯水，幾枝煙，幾張稿紙塗塗，幾封信拆拆，到了放工的時間，沒命地逃出那無形囚牢，如此而已。

這可以概括我四月十號接到編者徵文以前每天所過的生活，這也可以概括四月十號以後每天過的生活。這就夠了，再講下去已是多餘的了。

日記摘鈔

何植三

廿五年九月十八日

晴。晨七時行昇旗禮，半旗誌哀；竟日茹素。午後打中覺一時。詠沂寶鑫赴南昌來辭行，稍談即去。四時打球。傍晚與潔生克標宛春往小西門閒走，風大肚痛先回。

廿五日

晴。昨夜歸寢宴，今日甚倦。午後四時打球，未至一小時而罷。晚與潔生芝蓀散步至體育場，看非溪明月景色，八時許回。

十月九日

晴。午後看中華通史半日。潔生芝蔴往杭，樹模回京。晚，獨已往街閒走，買糖果數種，悵悵歸校獨享。

十六日

晴。晨大霧。午後四時打球。五時獨已散步至體育場，本里壯丁方在場訓練，校工阿大亦在其中。歸校，看教職對春二排球賽，躍躍欲試。晚，教育廳來信，令備國幣二元，往領中師教師無試驗檢定合格證書。

十一月十日

晴，較和。下午從芝蔴往街閒走，于舊貨鋪購胆瓶印石各一，瓶爲日本產品，圖案疎落有致，另具風趣；歸校，採野菊一束，供之案頭。印石由芝蔴攜去，擬爲刊「植三啓事」四字，作寫書柬之用。傍晚無聊，看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夜中，芝蔴來室談話多時，後去。爲學生作少年團入伍式答辭了，即于枕上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之研究入眠。

廿一日

晴，西北風。晨起改著駝絨。午後習自行車一時半。久之來室，盛稱豫興館牛肉湯葱油餅之美，即偕往嘗之，四時歸校。夜，樹模送來王江涇栗酥，即招芝蔴共嘗。話機一開，直

至丙夜始散。

十二月一日

晴，夜大風。江蘇淮安縣新安旅行團來校放映教育電影；該團宗旨：謂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團員十六人，最大者十八歲；已歷經安徽各埠及南京上海等處，不日將往杭州，由浙贛路入贛；除自求學問，兼宣傳國難教育，以喚起民衆；其志趣與精神均足佩服，但不知所求學問究屬何如。

十日

陰。夜來見武兒，憨笑一如往昔，在一不辨面目者之手中，作張手欲就我懷之狀，醒後大痛；午後，寫哭武兒文，酸淚時欲奪眶而出，不勝悲苦而罷。

一月一日

陰。晨六時四十分團拜，偷睡不及參加。午後同芝籜往東園吃茶，遇友人多人；李巖承君以嘉區文獻一冊見贈。五時往安東旅館，賀張馥哉先生長子結婚；七時宴畢，在館前看本埠各界堤燈大會，由大街歸校。

二月廿六日

晴。晨早操，跑八百餘米，微汗。午後讀周譯希臘擬曲，極饒詩趣，肉感頗重，類莫泊

桑作品。夜，往東門洗澡，八時回。填寫教育定期儲蓄免收所得稅申請表。時大雨。

三月廿三日

午前九時大雨，聞雷。午後晴，燠熱。櫻桃已謝，玉蘭盛開。妻來信，閱之甚喜。傍晚，至公衆運動場散步，少時即回。見蚊子三匹棲于鐵絲窗上，蝙蝠一隻飛于空中。

四月一日

晴後陰。晨五時，駁船到埠。起岸搭楓上火車，七時餘抵楓橋。改坐黃包車，九時抵家。上樓小睡至吃中飯。午後挈阿禹阿惠往桃山看桃花，坐山頂片刻。下山遊瓦窰廠，帶便至武兒墳前一看，欲占一詩未成，悒悒而回。夜早睡，甚適。

一月二十九日

盛煥明

這兩天我開始注意到琇廬宿舍門口的那兩隻狗，牠們在戀愛呢，常常總在一起。雄狗的確長得不錯，雌狗却太瘦。這種結合希特勒是要反對的。那隻雌狗在兩個月前養過小的，一胎養了七八隻，現在牠已比那時胖些了。牠倆常在一道。昨天我看見牠倆在河邊散步，雄的很會體貼，當雌的停下脚步亂嗅時，它也停止了；嗅了一下，側首旁睨一下，好像說：

「並沒有什麼氣味，你多疑了。」但它還是很耐性，等它開步，才跟着走。

一天的日記

劉麟生

廿六年四月十一日，星期日，即廢曆三月初一日，晴美且煖。

往時在家塾裏做文章，——做些經義策論——賈潛庵先生（前清優貢）最注重起首一段，說：不可冒犯下文，又不可不籠罩一切；要警透，又要渾成。於是我們小子的文章，做成以後，其餘部份尙好，總是起首一段不成，非改不可，當時詫爲咄咄怪事。現在再來一段起首，如何？

每天做日記，做得不間斷，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於此我們不得不佩服曾文正公文恭公李蕤客諸人了。我從前使用商務印書館大本日記，用了兩年，後來覺得難乎爲繼，改用袖珍日記。一天所寫，不滿四五十字，却能繼續努力，數十年如一日，居然我的日記，也將近二十冊了！

瞿兌之君一天問我：「如果你將來要做自傳，有沒有日記可以參考？」我說：「寫日記寫了十多年，可惜簡陋得不成樣子。」兌之說：「有了綱目，通鑑便好著手！你的毅力，我還是很欣賞的。」奉勸青年同志們，要做日記，還是下走的辦法爲是。第一條件，就是要一天不間斷。

上午十時，謁見某要人，攀談五分鐘即出。（朱子引服虔傳：攀亦作扳，高攀也。）或者他不是要人，但是我心目中，以為他是要人。所以請讀者不必胡思亂想，省得在下局促不安。

十一時半，往青年會，賀李冠儒君與舒春芳女士結婚。儀式簡單隆重。我代表沈壽字君做證婚人，和江眉仲諸君，談得很痛快。我送李舒二君的聯語如下：

且願春芳長作嫂，

不信儒冠多誤身。

上句借用九章「播江蘼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的意思。下句用杜詩「紈綺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意思，而反其意。壽字後來由蘇州趕到，說道：「怎麼到現在，你還是相信讀書，不相信杜老的名言嗎？」

是日朱敏章兄由杭州來此，加入為賀賓。予等飯後，遊兆豐公園，想看看垂絲海棠的芳姿，可惜海棠並不多，緋桃紫荊，却是開得很爛熳的。其中有白碧桃一株，淡妝多態，別具風格，令人想起彭甘亭先生的四首七律詩。邵泉士兄說：「這根白碧桃，是兩柯合併的。」壽字笑道：「你真是采葑采菲了。」吾等不禁狂笑一番。

五時半，沈達時伉儷，相約到百樂門茗敘。座中多沈夫人的東吳法科女同學。東坡詩

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我真是自媿不如了。

七時到沈亦復君新居晚餐。冠儒的新居，即在鄰近。新夫婦也翩然蒞止。大家鬧酒，鬧得很起勁，十時返家。

我一天的日記，平時不能如此之長，否則日記的作法，是難乎爲繼的。這是結論。（文章要有首有尾。）

最好的宣傳詩

汪靜之

十餘年前魯迅先生曾在什麼文章裏說鄒容的革命軍是清末革命黨所有宣傳文章裏最富於熱情最能感動人的一篇，我當時便設法覓得革命軍來讀，果然是一篇痛快淋漓之至的妙文。隔了十多年，今天重讀革命軍，才覺得附錄的奴才好、逐滿歌、革命歌也是一切宣傳詩中最通俗最有宣傳效果的三首詩，這三首詩不知作者是誰，奴才好一詩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某文中也曾引用，都不曾說及作者，但可斷定是民黨革命志士所作的宣傳品。這三首詩的作者比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詩更早十年或二十年便寫了三首最好的白話詩，而且二十年來的幾十幾百位新詩人所作的幾千幾萬首新詩，竟沒有一首能望見奴才好、逐滿歌、革命歌的腳底板。我這個比較是用什麼做標準呢？便是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曾用過的標準，凡是好詩必須是婦

孺皆知的，詩的好壞應與懂得的人的多少成正比例。這也是托爾斯泰用過的標準，藝術是傳染感情的工具，傳染得最普遍的便是最好的。因此。難懂的象徵派的詩乃是詩中最下乘最無價值最劣等的詩。

最有價值的最高貴的詩必定是宣傳詩，而最上品的宣傳詩必定是最通俗的、最有宣傳效果的。

隨筆

羅烽

我讚揚事業，我讚揚人格，我不是偶像崇拜者。

我不重私情，我也不怕彼此間的冷淡。因為我不是靠友情而生活的人。

批評家的任務是指導作者，領導讀者的，然而，中國的批評家能够擔當起這兩樁任務的，實在不大多！多的是：無理的「捧」和無端的「陷」，讓讀者「墜」到「捧」和「陷」的迷魂陣裏面。

別因為知識份子的儀貌堂皇，就給他以很高的估價，你可曾看見過一頭金綠色的大蒼蠅嗎？

「努力幹吧！」這話不應當教給孩子們聽，如果孩子們真若學得這樣光明磊落的句子，

他將逢人便喊了。究竟努力幹些什麼呢？他不知道，至於如何「努力」和「幹」，他更是不懂。

好講穩健的人，就是掩蔽他自己消極的真面。

一個詭辨家的言論必有很大的矛盾，這矛盾，思想單純的人很難看得出的。

最浮淺的人，比常人多兩隻眼睛，多兩隻耳朵，多一張嘴，少一個腦子。

在「假」的勢力下的「真」，好像被厚土埋沒的草籽，若是衝刺的力量弱，永遠沒有嶄露頭角的一天，而將朽爛在地下！

自傲心不能像老虎，那樣將抹殺一切，唯我獨尊了。

好奇裝異服的人，大都是虛偽家。

好虛偽的人，自然一切都少真實性，而且多半是傲視人生的。

新舊禮教青黃不接的時候，狂妄的人最得勢。

「自白」莫如我一個最親切的朋友給「代言」真實一些，最好還自己老婆的供狀。

祇要有人揀，有人識貨，一隻好的蘋果，壓在爛貨的底下，並不算倒霉。

創作的時候，我能忘記了批評家，然而我却不能忘記了讀者。

當我被一隻「勢力狗」惡視的時候，我不禁向他吐一口吐沫，立刻我又覺得我的吐沫是

白白地浪費了！

因此，我聯想到目前文壇上「仗勢欺人」的文豪們。

我有這樣一個感想：當把稿費拿到手裏的時候，在那高價的紙片上彷彿透出讀者們的血和汗！有時，我很安心的；但也時非常不安，那多半是在發現自己作品不好的時候。

磨礱自己當像一個誠實的磨刀者，給人以持久的鋒利。

好加強外貌色調的是人，而不掉惜內在空虛的，也是人。

能真正感動我的，還不是音樂，而是人類的呼聲。

當你的經驗，可能應付「懷柔」的時候，你可以大膽地跑進人羣裏去了。

當他還不知道怎樣憎恨一件事物時，他不會了解別人憎恨的意義，而且他往往指人爲浮躁……等等。

多喜子的死

東平

一月十二日接渡邊多喜子病死消息。

兩君述說多喜子臨死的情形。

元旦，我（兩君自稱，下同）在從我們住所到郵便局去的路上遇見三個女子，一個是信

子，多喜子的妹妹；一個是學生，一個是多喜子。多喜子那天最漂亮，打大頭髮，像是別人，認不出。多喜子叫我，我纔知道是她。她說，（『又碰見了你！』又和我賀年，很歡喜，大概正要到別地去賀年。一會兒我走我的，她們走她們的。多喜子遠遠還揚手叫着，我也應着她。這一次不想就是和多喜子最後一次的訣別了。聽說那天中午，多喜子開始得病，肚痛，北條醫院醫生說是盲腸炎，但沒有法子制止她的痛苦，不知那邊醫生不在，抑是那邊醫生手術不妙，沒有把握，總之多喜子沒有進北條醫院，而進貴家醫院，醫生證明她是因為懷孕，已有二十日，胎子不在子宮內正當部門，成爲怪胎。卽施手術。手術完後，多喜子沒有痛苦，住在醫院裏，還會唱歌，大概還維持了一些時間，她是到了六日才死去的。第四日，多喜子熱度突然轉高，情形非常危險，我要去看她，給醫生拒絕。再過一天，多喜子下身陷入麻痺狀態，自知將死，精神百倍，要信子唱歌給她聽（這歌名忘記了），又說了很多的話，幾乎凡是和她生前有關係的事都說到了，並吩咐信子一定要把她死的消息轉告東平。到六日就死了。我去送殯，看她入殮。棺木像一個桶，長立方形。多喜子雙腳作跪勢。並用繩子紮實着，放入棺木中，膝蓋下有座墊着，放入時因棺木窄些，是用力壓下去，壓得多喜子腰骨和脚骨歷歷作響，又在胸口處放多量的布團，使胸口與棺木木板稍爲分離，頭卻用布裹着，裹得很大，使不致東歪西倒。那時有人叫我用手去摸多喜子的頭，和她訣別，並在她面

前燒香，我一生未曾燒過香，不想在多喜子面前燒過了。直看到多喜子的棺木上了蓋，並送她到墳地去。渡邊老人知道多喜子關心你（指我），叫我立即寫信通知，我回答他已經通知了。卅六年，一月，十三日，東京。

九月二十三日

宋雲彬

午，方光燾來。

覆孫應若函，告以章贈二十五史，係出誠意，不必固卻。

前讀徐乃昌清人絕句選，載陳恭尹讀秦紀七絕云，「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此詩蓋選自兩般秋雨齋隨筆。今日偶檢圖書集成經籍典總部，載袁中郎詩云，「諸儒坑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疏；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是陳詩乃據袁詩而改作者也。

前以定公句「著書都爲稻粱謀」倩錢今陶刻石章一方，今日交來，篆刻均佳，把玩不忍釋手。

晚七時，阿莊偕夏滿子及其母嫂等往威利影戲院觀電影，九時未返，傳言與淞路海寧路口有一日兵被殺，日陸戰隊大隊出動，交通隔絕，威利適當出事地點。阿莊等必被阻，爲之

惶感不安。十一時半，阿莊等狼狽而來，言被阻於威利附近，進退維谷，幸爲旭日堂（日人所設之料理店）主人邀入小坐，並多方向日兵疏通，且護送出戒嚴地帶云。盛意至可感也。

洪糾答來彬然家，小飲後作雀戰，以吳淞路發生事故，交通阻梗，不欲犯險返法租界寓所，遂留宿余家。

一九三六年

遺忘了的舊夢

曾虛白

四月十日。

聖約翰大舉一九一八年同級生在南京就業的竟有十餘人之多，前幾天寫信約我們在上海的同級生到南京去觀光觀光，真使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到南京去玩，並不足以引起我怎樣的興趣，因爲我在南京也住過幾年，最近也去過幾次；使我高興的，是分離了十九年的舊同學竟有機會再聚在一起，認一認別後的容顏，講一些離校後將近二十年各人生活奮鬥的過程，這才是求之不得的機會。

我們同級的，到現在爲止，已經死掉了四個，（辛振祥、吳遵源、沈學純、張文弼，）可是活着不死的，現在竟集中在京滬兩地；想着死去的容易，更感覺到見面的可貴，這或者是我們大家多已到了中年，免不了生此感傷，益覺有團聚之必要吧。

然而，我們大半是給職業支配着的，要全體都能騰出兩天工夫來做這職業範圍以外的感情活動，實在有些不可能，所以結果，我們上海應邀而去的祇有五個人，另外再加上一個臨時參加湊熱鬧的王錦城，他可不是「約翰生」。

一清早七點半，我跟錦城趕到北站，第一個遇見的是趙修鴻；十九年後的修鴻已經是理學博士了，在聖約翰做物理學系的主任教授，可是還像以前那樣白白淨淨書生的樣子。旁邊站着一位衣着入時的太太，經他介紹，才知道是他的夫人。呀，這樣短短兩天的分別，他夫人竟不辭遠道地從梵王渡送到北站，這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模範夫婦哩！我們匆匆忙忙趕上車，四處找，還不見同行伙伴的影子。挑着坐位坐定，讓趙太太多占一個位子。等了十分鐘光景，車窗外而晃過一個人影，腆着大肚子，晃着肥腦袋，修鴻跳起來嚷：「錫華來了！」果然，前任青華中學校長的陳錫華一個人在月台上東張四望地找人。修鴻打着窗向他招呼，他才掉轉身跳上車來。算一算，陳耀柱是昨天夜車先趕到南京給我們布置去的，祇剩了吳申伯一個人沒有來。申伯在學校裏是出名「家裏天天吃大餐」的大少爺，現在做着蠶絲改良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又是瑞綸絲廠的總經理，成了絲業界的一個領袖人物了，我切盼跟他見面敘敘舊。

車快開了，才見申伯領着一個脚夫，脚夫手裏拎着一隻小皮箱，肩上背着一隻大皮箱，

在人堆裏擠上車來。他不像以前那樣的瘦長了，魁梧地，肥胖地，穿着外國裁縫特製的西裝，有姿態地側戴着一頂細呢的帽子，真是一副新型實業家的氣度。可是他眼睛還是那樣閃閃有光，講話還是那樣滿帶着湖州土音，十九年前的申伯，還一點兒沒有走樣。大家怪他怎樣來得這樣遲，他還是以前那樣自作聰明地笑着說：「我是扣準了鐘點做事的，不浪費時間，可也不會誤事。」

車子開了，趙太太下車了，大家的話匣子可也就打開了。這彷彿把我們帶回到十九年前的學校生活裏去。雖然瞥見了彼此額上的縐紋，鬢間的白髮，眼前的現實偶爾也警醒了甜蜜的迴憶，可是人還是青年時接觸的人，聲音還是青年時聽慣的聲音，這一點已够我們迴味的了。

車子到南京，在十一時後。剛開進站，我就在月台上人堆裏發現了冒景璋的一張緊張的臉。他是一個最會表現熱情的人，在學校裏做話劇，我應急編就的劇本，他總能應付裕如地給它一個圓滿的演出。這時候，久別重逢，看他熱情地不等車停就跳過來隔着車窗跟我們拉手的那副情狀，立刻使我迴想到他當年舞台上的態姿。他做過駐英使館的領事，做過江甯交涉使，現在做着鐵道部的祕書，已是一個在政界中曾經滄海的人物了。

隨後我們就下了車，申伯的兩隻皮箱也叫脚夫背着走。在月台上，我才發現接我們的人

還不止景璋一個人。這裏是朱展宜，已是浙江興業銀行南京分行的襄理；那裏是陸品琴，已是正中書局的經理；展宜還是那樣鎮靜地彷彿永遠在沉思的樣子，品琴却是他的反映，活潑地跳來跳去，彷彿永遠有做不盡的許多事情。先我們一天來的陳耀柱也在人堆裏，他是我報館裏的同事，是被推做我們上海隊的總幹事的。

人會齊了，雖久別，却還用不着寒暄，大家一窩蜂；坐着兩輛汽車，開到安樂飯店，耀柱已給我們先留了一間房間。大家洗了臉，呷着茶，抽着煙，開始坐下來敘舊起來了。在座的還祇是我們一級裏的小部份，可是十九年的光陰，已把我們驅使到不同的環境，踏上了不同生活的旅程，到今日形成了不同職業的人物了。有的是教育家，有的是實業家，有的是新聞家，有的是銀行家，有的是出版家，有的是政治家；同樣是一九一八年級一家工廠的出品，竟在十九年社會琢磨的過程中，把這些出品，變化成這樣五光十色的形態，真是人類社會的奇跡。迴想當年讀書的時候誰又能想到今日這樣的定型呢！

青年時代的熱狂和愚蠢是我們這時候互相嘲弄的笑料；你那次偷出校門，給卜先生叫了去「吃大餐」；他那一次在走廊裏捉迷藏，剛剛抱住了卜先生，害得全級同學都記一次大過；高聲地講，轟然響應着笑，這還不是十九年前在宿舍裏的清狀嗎？

忽然品琴接了一個電話，是他店裏打來的，要他立刻到上海去；他匆忙地向我們道歉，

匆忙地披上大衣就走；做不完的事情驅使他做不盡的忙碌，他匆匆地去了。

我們驅車去到京中名勝地點觀光一下，說遊覽其實還不如說借這機會大家談談天。在車中，在中山陵前，在譚墓前，在後湖舟中，誰有心情去賞觀那些柳綠桃紅，一個個祇想在舊友身上找一些遺忘了的舊夢。

晚上在皇宮飯店是京隊歡迎我們的筵會。除了早上見過的幾位，我們又遇見了闊別在二十年以上的舊友秦瑜、吳坤厚和盧祖霈。因為他們沒有等畢業就離開了我們。秦是現在做建設委員會的秘書長，吳是現在做義興煤礦的經理，盧是現在做華安保險公司的南京主任。秦瑜在學校裏是一個臉色蒼白弱不禁風的書生，現在可變了，大大的變了；臉圓圓地發胖了，紅潤了，體幹也碩大了；當年沉默寡言的態度也變成了談笑風生了。吳坤厚却一絲沒有變，他在學校裏就是少年老成的樣子，現在到了中年倒反變成了老成少年了。祇有盧祖霈，特別見得蒼老，一見面我簡直有些不認得。

此外，我們又遇到了至今還是獨身漢的羅榮安。申伯說他是「處男」，他却辨正地說：「不娶是實，「處男」不敢妄僭。」難道他在不娶中別有領會麼？我們局外人不敢胡說。

不幸的是，耀柱在吃飯前突然發起燒來，寒熱高到三十九度，我們給他請了一個醫生，躺在床上直哼。席上沒有他是一個缺憾。坐間說話最多的是景璋，他對京中的遊藝界特別熟

悉，說得大家津津有味，席散後，他還嚮導我們作了一次有趣的巡禮。

明天，景瑋約我們在鐵道部吃中飯，秦瑜約我們參觀美術展覽會。我們定下午五點半的火車回上海。

我的日記簡則

胡行之

記日記，最難的是「有恆」。

我在中學生時代，也曾記過像樣的日記，每天寫着很工整的小楷，把日常的生活、思想、隨感，統統都記載下來，但爲着太講求完整，結果便覺得太麻煩了，因而只記過一年有餘，便中輟起來，直等到前年秋李，方才恢復記日記的工作，可是已整整的相隔了二十年光景。

我於這次開始記日記時，曾在篇首寫有幾句小引和章則，不妨錄給大家看看：

余在中學肄業時代，亦曾作過日記，嗣以事中輟，迄今已二十許年矣。今於九月來杭，住西湖之濱，誓讀書靜養，重新作人，故擬開始再記日記，永不間斷，以作日常生活之實錄。藉備考查，並資策勉。列簡則數條如下：

一、不尙空論，專重實錄。

- 二、記日月晴雨。
- 三、記所作之事。
- 四、記收發書信。
- 五、記訪晤友人。
- 六、記銀錢出入。
- 七、記其他備忘之事。

且於每月末作『一月統計表』，以便稽核。至於書寫則取行書，實錄務求簡賅，總使不太麻煩，而可終身行之而已。

丘遲與陳伯之書的感召力

曲澄生

梁書丘遲傳：「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從這段史文中，知道陳伯之的由魏來降，全係由丘希範一封書信的力量。一封書信而能收到如此巨大效果，自然這封書札，便要享負亘古未有的盛名，而受着後代人——自梁時到現代——不絕的讚誇與吟誦。這種現象，實在是應該有的。不過我們要問，這封書信真有這麼大的感召力嗎？如不，爲什麼陳伯之竟又投歸梁代呢？這

問題便是我們在下面所要討論的。希範與伯之一書的文筆，實在是够纏綿婉轉的，全文全從情字着眼，以君臣之情、妻妾之情、江南佳景之情動之，使任何人讀起來，也要受着感動。但受着感動，是可以作到的，由感動而冒着生死的危險，以歸復於昔會叛變之國，則當事者實在是要躊躇一番，決不能妄信花言巧語，而置性命於不顧。所以這樣說來，陳伯之的所以歸梁，除受希範的信的感動外，實有其另外的原因。我覺得希範此文，固然有許多卓特的優點，但種種長處，亦不是普通人所萬不能想到的。例如就其全文之結構言，不外開首極力恭維其如何勇武，如何志氣高邁；接着便極力挖苦他，如何卑劣，恭維挖苦完了，約摸對方已受接感動，起了反應，便再告訴他些順逆的道理，和如何值得歸降江南。這一骨節，先說朝廷向來寬大爲懷，不追既往；再說你的家庭和愛妾尙俱完存，而你不能來團圓，是多麼的可惜啊！再說你的同事，現在都大斗特斗，而你竟觀顏事胡，不覺得羨慕感傷嗎？引誘話說完了，再動之以威嚇，說胡人之如何不受天之保佑，終歸滅亡，你在這種危國，不覺得恐懼嗎？威嚇完了，再行引誘，說江南風景，如何美饗，古代名將之如何思念鄉土，以念鄉之情動之；最後再把梁國吹噓一頓，說牠如何具有統一天下的把握，此次出兵的如何勢力充足，恐嚇着叫他快點來降。全文的結構只是如此而已。這種佈局，我相信有許多人可以辦得到的。至於意思與辭藻方面，更有許多沿襲前人的。關於辭藻的原依，文選李善注中，言之甚

詳，恕我不費神抄錄，讀者可取文選卷四十三閱之可也。我今且於文選注外，指出牠幾點抄襲的地方，書中所云之「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實與後漢書張綱傳之文相類，范曄後漢書張綱傳：「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又所云之「見故國之旂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悵！」亦與魏志藏洪傳洪與袁紹書文字相類。（按文選李善注亦引此文，云出袁宏漢獻帝春秋，此所引，則出於陳壽魏志，較袁著爲早，且文字亦微有不同，故錄出之，）魏志臧洪傳曰，「洪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旂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擣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是其兩段重要情節，亦皆係因襲古籍，並非出於獨創。既然這樣就更無甚足奇了。那末，爲什麼陳伯之竟看了此書後，而幡然來歸呢？這原因的解釋，得從伯之的本身的行爲，和梁高祖的御臣態度來探討，才能得出答案。現在我們就從這兩方面來看看：

陳伯之是一個鹵莽滅裂的武人，換言之，就是頭腦簡單而不複雜。梁書本傳就這樣載着。「陳伯之，濟陽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投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

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勳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這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無賴油。他的得到官職，全由拚命換來的。

他作官後，處處首鼠兩端，毫無忠貞的觀念，所以叛變和歸降，在他是很不在乎的。他在梁開國時就是由齊叛降梁的，並且最初投降後，仍翻覆不定。《梁書伯之傳》云「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幘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卽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翻覆，密語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刺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

可見他的猶豫不定了。惟其猶豫不定，拿不住中心骨，便是野心政客捏造是非，妄加煽

惑的良好機遇。伯之因此便受了一般小人的愚弄，演出叛梁奔魏的勾當。內中經過是這樣的；（見梁書陳伯之傳）

「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紀室參軍。河南繕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繕獨不達，高祖卽位，繕頻造尙書范雲，雲不好繕，堅拒之。繕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葵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何遽滅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舉，悉共專之。伯之身旁所環繞者，盡爲一幫小人。而他自己又很愚闇，在這種情形下，要惹出亂子，自是當然的了。果然不久，便與朝廷生出是非。陳伯之傳載這段經過如下：

「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械，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

只在這點小齣齣上，伯之便稱兵作亂起來。反叛後以攻豫章太守鄭伯倫，久之不能下，而王茂前軍又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問道亡命於魏，希範書中所說的「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真是一點不錯的。

總上諸文看來，陳伯之的爲人，是個有勇無謀的愚闇人，生性反覆，把叛降二字，看得甚輕。既然這樣，用書信或言語去說他歸復，絕對是不會很困難的。只要是篇水平線上的文字，便可收指臂之效了。除本傳這些記載外，我們又從他處得知陳伯之之爲人。他的性格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梁書五十三沈瑀傳就這樣記載着，「瑀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既然這樣，當然他對於丘遲說的，「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要中心悠悠，而嚮往梁國了。

上面這些話，全是從伯之本身來研究他投降梁國是不很難辦到的。我們若再知道梁武帝的御臣態度，愈發覺得這是很可能的。原來梁武帝是個極寬弘大量的人，仇敵叛賊，在他都是一視同仁的。例如蕭子恪是齊王的子孫，也就是武帝的仇敵，而他毫不介意，仍隨才任職，且其子弟通貴滿朝。這是前代所未有的。梁史作者姚察評此事曰：（文載蕭子恪傳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熾焉，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

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這便是希範說的，「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陳伯之對這些情形都完全知道。自然於歸降時，不用顧慮這一點了。

從上列兩方面看來，伯之的性格，和梁朝的御臣態度，都很容易遊說伯之歸降的。所以我認爲丘遲與陳伯之之書，雖是一篇妙文，然其佳妙，是有限度的，因其感召力，並不如想像中的巨大啊！

作此文後，對文人的有幸有不幸，頗有點感喟。丘遲以作此文而聲譽鵲起，但也有同樣作此文的，而消沈史篇，罕人知曉。與侯景書，就是一個顯例。梁書侯景傳，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患，乃以書喻景，大體結構，亦悉如希範書，內中亦曾提及妻子的話說：「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辭意亦何嘗不深深動人心坎，但孰知侯景爲狼子心腸，不但不受激動，反振振有辭，回書答曰：（文亦見侯景傳）「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及。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葬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弄到的結果，是侯景仍仕梁未歸，而此書信亦因不生效而連作

者也不知道了。丘遲書如果也不生效的話，則恐只如劉瑤梁典所載：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而無「丘遲之辭也」五個字了。（四月十二日）

羅兒的誕生

徐仲年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我真愛小孩，太愛小孩！我尤其愛聽初生小兒的啼聲！世界上最美最崇高的音樂決沒有嬰兒啼聲那樣的純潔；因為一是天籟，一是人爲！我真愛小孩，太愛小孩！我的愛，不是受了家族觀念的影響，爲了要傳種接代而愛；它乃是直覺的、本能的，不爲人家打算，不爲自己計謀的，說句笑話：它是「獸性」的！

以前讀到了老友孫福熙兄的我初做了爸爸，讀到了老友華林兄的紀念生兒的文字，祇覺得文字的生動，情感的奔放。可是，我老實懺悔一句：我自己當時並未希望生個孩子。我對於生死問題看得很淡，我更不特殊地把自己抬到三十三天，自以爲了不得；所以，有個小孩固然好，沒有也無妨；正因爲我的愛嬰兒無利害成見存乎其中，故而不以切身需要爲生小孩的希冀。

然而，天下的事往往如此：你熱望着某物，它偏偏不來，你不希望它，它可又走來了！

我不希望有孩子，也不不希望有孩子；我在無可無不可中，居然做了爸爸！蘭勛呻吟了一夜，我也一夜未睡。到了今晨，我正在假睡，一陣清脆的啼聲，驚醒了我，奔向產房一看，羅兒已經下地了。

可憐的蘭勛！面上血色全無，却含了最大安慰的微笑！初次生產總是辛苦的，而做母親的吃苦與犧牲真叫男子們望塵莫及。脫帽致敬罷，她們是一切英雄豪傑之母，她們自身便是無名的英雄豪傑！啊，可憐可敬的她們！

是一個女孩子。我立在旁邊等待助產醫士抱紮。事前，我本來主張住醫院的；但，蘭，年齡輕，有全家人在身邊似乎膽壯些，我想祇須助產士請得高明，在家也無大妨害，所以便依順了她。現在一切都平安過去了。

我雖則活到三十二歲，雖則在自己家裏見過無數孩子，却沒有看到新生的小孩。怪可憐的小東西！頭，只有我拳頭那麼大！我的大指抵得過她的一隻腳！耳、眼、鼻、口，……一切都是小之又小。助產士為她洗「出了娘胎第一次」的澡，小肚皮在那裏一漲一縮地呼吸，頭搖搖擺擺的，皮膚紅潤而透明，好像一頭特大號的「肉老鼠」（新生未開眼的小鼠）；可是，小雖小，啼聲却很高朗，很倔強，四肢不停地伸張，大大不像「好說話」的！

助產士把她包紮好了，傳給我，叫我抱給她的母親看，放在母親身邊，我自然樂於服從

的；嬰兒在啼，我們在笑！助產士說：「讓小寶寶睡罷，說不定她一睡便要五六小時！你的太太也辛苦了，也應當休息休息了！」助產士說完之後，提了皮包便去；房間裏只剩有我們三人。真奇怪：由我們兩人一變變成了三個人！

蘭，自己倦得眼都睜不開，偏還留心我，喚我到小牀上去睡；「你一夜未睡，一定很倦了！」她向我說。可愛的蘭，我一夜不睡算得什麼？辛苦的是你不是我呀！我原想抱了小孩，讓她睡在我又粗又肥的手彎裏；不過，我怕她睡不熟，又經不起蘭幾次數番地催；我放下了小孩，上牀去睡。那裏睡得着？我閉了眼，騙蘭助。果不然不到一刻鐘母女都入睡了，我輕輕下牀來，輕輕走到母女牀邊，輕輕吻了蘭助又吻羅羅；居然沒有弄醒她們，我萬分高興，宛似建了不可比擬的奇功！……

翻開青年界來看

胡耐安

今天下午無事，翻開青年界來看。覺得青年界着實是中學生的恩物：從識見上，從學問上，縱的橫的，古今中外，在在，都替中學生安排檢點得恰到好處，不枉費他們的精力。換一句話說，青年界，是青年界必備的要物，他是青年的萬寶囊，同時也就是他們的良導師。

（四月十四日）

今天的日記

胡懷琛

四月十日早晨八時十分起身，洗了面，當天的報紙已經送到。把申報和時事新報略看了一遍，已是八時五十分。乘車往通志館去辦公。九時到館。今天是編輯年鑑，把各書店寄回來的調查表細細閱過，發現中華書局所填的二十五年份初版書籍的冊數略有錯誤。我覺得很困難。替他改正罷，似乎不便。不改正罷，又和前一年（二十四）的年鑑上所載的數目參照起來，彼此不能符合。便和館中同人商量。商量的結果是替他改正。一面通知他。好在我們的年鑑是由中華書局擔任出版的，我們有特別的關係，和外人不同。這個問題便算解決了。

正午十二時，上午辦公的時間已經完畢。同人中回家吃午飯的都回家去了。在館中吃午飯的都往樓下吃午飯去。只有我一人却徘徊不定。因為我在平時是不回家中吃午飯的。只在館中叫茶房買一個麵包當午飯。今天呢。因為有一本參考書放在家中，須往家裏去取，不得不回家一次。但家中沒有預備我的飯，所以徘徊不定。結果還是回家去。步行回家，沿薛華立路走，在路旁的小店裏任便買了三個麵包帶回家去吃。其中兩個共費法幣二角，又一個獨費法幣一角，一共二角，走了一回，又見小店中玻璃瓶裏的綠豆糕，黃帶綠的顏色，上面鋪着許多的紫色的小點，這些小點便是乾玫瑰花屑。看起來像是很新鮮的，顏色真是鮮豔得可

愛。便向店中問價。夥計說：每塊一分。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買了十塊，和麵包一併帶回來。到家後，接到北新書局趙景深先生的信，要我寫一天的日記。

看完了信，就開始吃麵包。吃到口裏，才發現麵包是很硬的，實在是不「適口」。另換一個試試看，也是一樣，再換一個，也是一樣。方才知道這麵包已太陳了，只好丟了不吃。再來嘗一嘗綠豆糕。吃了一塊，又發現糕的上面所有的乾玫瑰花屑，並不是玫瑰花，是用紅棗皮冒充的。因此便想起這糕的本身也許不是綠豆做成的，只是用麵粉做成的，不過是染上黃黃帶綠的顏色。這一定是不潔或者有毒（當然毒不死人）。這樣一想，再也不願吃。買麵包和綠豆糕一共費了法幣三角，却是沒有好好的吃到一口。這是我自己平時從來不買食物，對於買食物毫無經驗的緣故，除了怪我自己而外，也不好怪別人。這時很不高興，便也不想吃旁的東西。休息了一回，又步行到通志館去。

四時三十分，從通志館乘人力車回來。吃了一碗粥。休息了一回，六時正，動身往靜安寺路去。從弄門口乘人力車到亞爾培路福煦路，穿過福煦路，步行到靜安寺路。這是我最近新添的每晚固定的工作。這工作是修改他人的文稿。每晚規定三小時。六點半到那邊，做了三小時的工作，九點半動身回家。依舊是步行到福煦路，再由那邊乘人力車回家。到家已十時十分。吃過一碗粥，便睡覺，因為消化力弱，許多天沒有多吃東西，今天吃得更少，到也

覺得舒服。

日記摘錄

黎錦明

民國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情形很嚴重。校中教職員除我和楊建勳、湯銘和音樂教員鄒女士外，幾於全部逃走一空。……黨軍一連人包圍中校，……我和楊湯二人即囑校工一律出校舉青天白日旗迎接，與連長左某晤談。……軍隊入校。……

十八日

……我和湯楊二人至縣公署訪黨軍團參謀長武姓，陳述中校平時情狀，並推楊代理教育局長職。武姓極佳許，隨時發下委任狀。……

十九日

……與湯君至教育局，為楊助理局務一日，並決定我們二人先離縣城。……下午，與湯君到第三營營部，謁營長任姓，請派兵護送至汕尾。……

廿日

……行經蓮花山峽，忽有多數人影出現於山巔，上面槍聲作響，湯君之車夫頭部受彈，

血流如注，躡地不起。隨行兵士隨時鳴鎗反應，並伏息山間約半小時，無動靜，仍整隊出走。……下午三時，抵汕尾。……

廿一日

……大雨。赴仙和旅社第二營營部，訪營長李禹祥，李君係我與湯二人中學同學，晤談甚歡。……

廿二日

上午，再訪李氏，李氏坐寢室中，對我二人忽神色甚厲，出手鎗，似欲格殺我與湯君。在旁之隨軍宣傳員急目止之。或李君誤信人言，疑我等為某黨乎？我們很自媿，殊無此種毅力與野心。……下午，與湯銘著旅舍僕人送帖邀李君及其隨行宣傳人員等共譙。……

廿四日

……李營長發通行證二張授我二人，並親自雇划送到輪上。……七時，輪啓行。……
(附註——此本日記現從一存放家中的鐵箱中尋出，已被白蟻食盡了。現楊君在滬，服務大夏大學；湯君在京，供職於訓練總監部之某機關……。)

民國十六年三月五日

……七時，我隨宣傳部秘書二人及黃夫人侯女士等至新鄉，九時抵站，隨即至總部謁黃少谷，道去意，黃君意欲堅留，而我去志已決。我已很奇怪自己。爲什麼對於政治方面情形，皆懷然不通一竅，入獄八天，外間對此聲勢頗嚴重，而我則處之泰然，與同房族長阮某終日清談而已。我雖有志於行軍生活，然性格終不適；此其缺乏訓練麼？

七日

……下午五時抵洛陽，隨即來中山中學晤校長晁松亭。彼謂校中經費極支絀，只在請我幫忙。我慨然允之。十時至禮堂講演。……下午復隨同事入城……因校在城外；城外悍匪甚多且暴，夜間不防避，每遭擄架。……

我的日記

李長之

今日收到景深兄的信，說是叫抄出幾則日記，又說這次的題目很容易，我看却不然；不是沒有日記；却是日記不容易公開，固然「事無不可對人言」是件美德，然而有些話委實是有對公衆說的，有對朋友說的，有對二三知己說的，有對自己說的，哪那一律？日記者却只是對自己說的話而已，原本沒想公開，一則自己的「錦囊妙計」實不能公開，二則自己的「身邊瑣事」即使公開了也未必能使人發生興趣，那末，怎末樣呢？假的，又不算日記；于

是，只好挑檢了；別人發生興趣與否且不管，至少須公開了對我沒壞處的，本此原則選出二則如左：

一月二十三日（廿五年）

譯完新浪漫主義的文學史。收組湘信，即復。觀大濂子的畫。購書取來··Dilthey。尼采詩。

三月廿三日（廿六年）

今日大雪，下得我很滿意，只是後來有些晴意，化得不好了，路上好多泥，我笑着和明哲說上帝也「畫蛇添足」了。

閱上海大公報。見上週蔣方震星期論文，覺得這樣才叫學問。

精神不好，李白寫得一點。收實秋信。上午作失言的故事、消極症二短文。

四月七日

何德明

現在正是春光明媚的季節，可是氣候竟悶熱得如同長夏。上午打從學校授課回家，雖然只是一箭之遙的路程，可是居然汗流浹背得直叫我喘氣不止。

小兒擊弘因為傷風，整天咳嗽着，雖然到醫院去醫治過，但是並無效驗。回到家裏，本

想休息一會兒，還還各方的文債，免得得罪朋友們。可是剛剛坐下，肇弘就表示着要我抱，我便只好和他戲弄着了。這樣整個下午就都在幹抱孩子這工作了。

晚上有若十學生來，對我說要辦一個文藝的定期刊物，叫我寫文章，並且又要我代題一個刊物的名字。我對於他們年青人的熱誠，一向是讚美而加以鼓勵的，這因為自己也還是一個年青人的緣故。但是我到底對他們發表了一點意見：

「中學生喜歡文藝，是可以欽佩的。但是發表慾不可以太強烈，因為到底文章都還在學習的時候，說要求人指教那是可以的，至於說要就印出來問世，那到底還操之過急。文章以多寫少發表為最好，如果一定要發表，也還是先向校外的刊物投稿，不必自己化費那麼多的錢，去幹這準會受人漠視的工作。總之，創作慾是要強烈的，發表慾最好還是先加以抑制。」

這一席話，給予那幾個學生多少有一點不快，但是我相信也許會給他們許多益處的。

這一夜肇弘又啼哭頻仍，妻子維慈一夜不能安枕。我倒不知不覺地入了夢鄉。

五天的日記

老舍

四月十日 晴 稍暖

寫千餘字。買郵票一元。孔覺民君函約面談，函到過遲。致函莘田。接黎青函。晚飯請杜宇楊楓孟超式民吃「朝天館」，大餅捲肥腸，葱白鹹菜段長三寸。飲即墨苦頭老酒，侑子氣十足。

四月十一日 晴

寫完給西風的稿子。在耕春處吃晚飯。

四月十二日 風 冷

接劍三函。接老牛破車十本。早在市中講演。寄走西風稿。午後風大，又穿上棉襖棉袍！

四月十三日 早陰 過午下雨

早到山大，給靜農石蓀天侉甫送去老牛破車各一本。午後落雨，不能出門。接恢仁函——大哥十八開弔。函黎青及劍三。

四月十四日 晴 暖

雨後天晴，庭中草怒發，早到公園轉一圈，玉蘭正好，櫻花尙須三四日；已有茶棚。函恢仁。下午寫千餘字。接黎青函；小濟小乙都好了。晚看電影，沒大意思。明天該正經幹活了！買雞蛋四十，八角。

四月十四日

周作人

晴，風。

上午，寄文給談風社，係談李小池思痛記者，又寄周黎庵君信。得仙游陳嘯高君來信，云將爲其族人丙中立紀念堂，囑爲文并書額。丙中係燕京大學舊學生，在校時常晤談，文章思想均好，十五年投國民革命軍爲仙莆屬政治監察員，次年四月死於清黨之難。當時在語絲上曾說及此事，倏忽十一年矣。感念今昔，能不撫然。字不能寫，文頗想寫，但不知如何下筆，至哀極樂文不能達，不如弗作，其次情意雖本可達而筆不能副，則亦難免失敗，余於此未能自信也。宋君來訪，贈雨花台小石子及小白瓷盞。

下午，入浴。得杭州拜經樓書店寄西湖夢尋五冊。書目註云康熙刊本，金堡序未抽去，今查光緒中丁氏刻本序文故存，但署武林道隱，只缺金堡二字耳。此本有凡例六則，係陶庵孫禮所記，題康熙丁酉，蓋距陶庵之生已有百二十年矣，本文中每葉均有眉批，爲王自嶽手筆，頗有妙語，丁氏本皆刪去，殊可惜也。

四月中旬日記

錢天起

十一日（日曜）

晨起盥洗畢，又復睡下，閱周作人散文抄卷端廢名序文，覺甚愜心。頗羨其能不時遊談于周先生之門，深知一代賢者之心情消息！

十二日

昨晚睡大不適。下午出席周會，被迫演講水與空氣之相互作用，講得不很痛快。

十三日

數日來，心思煩亂，亟思赴X，晨得閩侯友人函，愈懸懸。飯量又減。夜作家書一通。

十四日

下午初二國文舉行季考，成績極壞。然當看見他們提筆沈思時，又頗覺罪過。三年以來所對不住者，惟此輩小伙子耳。

十五日

中飯時與同事門口，蓋莊生所謂以腐鼠嚇人者，殊使人增憤懣。下午改作文二十冊。夜十時就睡。閱青年界十一卷四號周先生文一首，忽念此公文須端視寂容危坐以讀，因又起坐。

十六日

晨十時後無課，擬改初三國文，迨開卷，心亂甚，凝視片刻不能着一字。晚赴大觀樓之無聊宴會。口中味，耳中聲，座中客，俱劣劣。

十七日

晨薄寒。下午代鎬城先生赴道中女中担任國語演講會評判。評判標準照例分國音、姿態、聲調、內容四項。內容也照例取自他書。事實上這只可稱爲國語背誦比賽，對於學生有什麼益處，似乎是很難說的。夜習梅花數枝。

十八日

午後赴靜安寺剃頭，開改造。三時旭滄請在大光明看密碼，笑不得，哭不得，中途出去不得，歸來相怨怒。夜在若淵兄家小飲，喫溫州菜。

四天的日記

洪爲法

四月十日

今天重閱查爲仁的蓮坡詩話，見到雪嶠大師的一首詩：「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喫苦茶。」我以爲這首詩如是豈明老人寫的，豈不大妙。很想寫信告訴他，可惜尙無一面之緣，只得作罷。

十一日

這次遊泰山的第一快事，便是在經石峪看金剛經石刻時集的一副對聯。聯云「有著有作，無德無能。」並且還集了橫額四字云：「如是爲法。」今天寫信給戒希百伊時都將此事寫上，並且說「這看是自嘲，實是自憊。」

十二日

文人的故事愈集愈多，鈔寫實在來不及。我想：假使有個書記——但是這祇可「想」，事實上誰能做我的書記呢？除非誰個能全盡義務，不要一星的報酬。

十三日

今天發出七封信，寫得手都酸了。這是疏懶的教訓。去年中敏曾有「一日一信」的宣誓，我從今天起也要這樣的宣誓一次。可惜沒有監督人，好！就請硯台筆墨來監督罷。

泰山是遊過了，泰山行一文却未動手寫，終日不知忙了些什麼，做教師猶之糊猴入布袋，真有來日茫茫之感。

一二西堂日記鈔

傅惜華

二十六年二月三日晨起，盥漱畢，校曲海總目提要二十餘頁。午飯後，隆福寺書賈張君來，攜彈詞五種，皆爲余家已經入藏之本。詢其書價，則較以前所購奇昂。關其彈詞南詞一類書，向罕收藏者。近年不意竟有如此行市。下午因有孫子書兄之約，繼續觀余所藏戲曲，故未赴國劇學會。四時餘，子書始來。閒談片刻，乃出以前子書兄尙未進目之藏曲，計：萬曆刻仇實父繪像本千金記、康熙精鈔鈕少雅訂本牡丹亭、乾隆鈔本朱氏撰錦衣歸、乾隆鈔本鄭小白撰金瓶梅、乾隆刻本程枝撰一斛珠、舊鈔本吳寶鏞撰太守桑、乾隆鈔本無名氏撰兩生天等。觀畢，復出數月來購人之善本小說，有：明刻原本今古奇觀、萬曆三台館刻本皇明諸司公案傳、萬曆萬卷樓刻本海剛峯居官公案、萬曆大業堂刻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順治醉耕堂刻陳老蓮繪像七十回本水滸傳、康熙原刻本西遊真詮、醉月山居寫刻本宛如約、花軒刻本梧桐影等。又天啓刻本之唐秦玉詞話。六時半，幼山兄來，詢雁聲近况。子書兄乃稱謝而辭。晚飯後，續作碧葉館藏曲志稿。十一時寢。

二

三月五日晨起後，整理李笠翁年譜稿。十一時，廠肆書賈孫君來。明刻本李陸二南西廂之書價，今日方與孫君言妥，將款付訖。按李日華及陸采之南西廂，近世傳本，汲古閣六十種曲本以外，當推崇禎間閔遇五所刊六幻西廂本爲最早。然李日華之南西廂，余家已藏有

萬曆富春堂刻本一種；今又獲此萬曆周居易校刻、屠隆評本之李陸二南西廂，欣躍異常。余家除古本南西廂外，更有萬曆起鳳館刻、王鳳洲李卓吾合評之元本北西廂。棉紙初印，圖像精絕，足稱珍籍。有此北西廂與南西廂之佳槧，余之書室，可勝曰二西堂矣！下午至國劇學會。晚間赴杜博思（Jean-Pierre Dubose）家宴，並爲其參訂編印寶繪集事。歸家時，已近午夜，就寢。

三

四月四日 今日起甚早，盥漱後，校青樓集十頁，復整理舊京徽班提綱總錄稿。書賈相繼而至，所攜之書，類爲習見或已入藏之本。淮廠肆胡君出示一書，係天啓間閩門葉敬池刻本、馮夢龍纂輯之古今談概。諦視之間，不禁狂喜。余蒐集馮夢龍著作，已非一日，但此古今談概久未訪得，而竟獲於今日，是亦緣歟！書值雖昂，亦即購入。馮夢龍著述考一文，即可着手也。午飯後赴國劇學會。今日下午，清華大學谷音社，舉行第六次公開曲集。余因友人至會中參觀，故未能前往清華參加。七時歸。晚飯後，與家兄芸子，閒話東瀛漢學界近況。閱馮夢龍之太平廣記鈔及古今談概。十二時寢。

杭州日記

節錄一月

錢南揚

二十年來，南北車馬，短衣塵沁，每至一地，所作日記輒冠以地名，以爲識別。余所記者，大率魏理堂撰孟子正義日記爲尤簡，登臨山水，瀏覽典墳，間或記之頗詳，然又不在手頭，無以應景深兄之命，祇得以此流水帳簿塞責矣。

廿六年二月

五日，晴。下午，動身來杭。與彤史書。

六日，陰。下午，東亞理髮。再與彤史書。

七日，微雨，上午雨止。晚，聯華看電影。接阿惲書。

八日，陰晴。下午，至省立圖書館，以王芷章清代伶官傳贈之；兼訪張慕齋夏樸山陳豪

楚諸君。晚，旗下購物。與韻剛兄書，並匯洋二十元。與張郁庭君書，並寄贈清李鳳岡隱語

彙編初集二卷。

九日，晴陰。下午，弘道看琬兒。接彤史書，答。

十日，陰晴。晚，攜珂兒琬兒麟冠生園。午夜，爆竹聲四起，蓋陰曆除夕也。

十一日，陰雨。下午，明光看頭本西遊記。

十二日，雪，下午，北風起，漸有晴意；甚冷。

十三日，晴。下午，與李文政崔伯能二君同往買花盆，店鋪未開門。接彤史書，答。

十四日，晴陰。下午，與李君再往，仍未開門。

十五日，晴。下午，東亞理髮；弘道看碗兒；龍李耀二君再往，仍未開門，詢諸鄰右，言賣花盆者方自宜興販貨歸，尙在船上，沿河覓之，不得。晚，瞻冠生園，聯華看電影。

十六日，陰晴。下午，搭車回家。

廿四日，陰雨。下午，動身來杭。接張郁庭君書。與彤史書。

廿五日，晴陰。下午，旗下購物。傍晚，琢如兄來，同出，瞻冠生園，聯華看電影。接球兒書，答。與阿惲書。

廿六日，晴陰，晚雨。接燕京大學寄來宋金元戲劇搬演考單行本。

廿七日，陰雨。晚，明光看六本西遊記。接阿惲書，答。

廿八日，陰，午後又雨。午，至陸藹堂先生宅曲叙。余久不彈此調，僅與滬上某先生合唱相約一折，不俟曲終卽行。是日京蘇滬來會者三四十人，度曲三十四折，聞至翌晨二時許始散云。

三日間讀書瑣記

葉德均

四月三日

又是好久沒有寫日記了，打算從今天起按日寫下去。

上次買來幾本書，昨天晚上又看完了。今天大概又要臨到無書可讀的日子。自從離開上海以後，讀書真成了問題。在內地買書實在頗不容易，那裏除了一折八扣之外，幾乎是無書可買。假如要讀新書或雜誌，唯一的辦法是郵購。近幾年上海書店都有了代辦部，而內地的郵局、銀行也可代購或免費匯兌，較之以前雖是便利，但等到收到書，至少要有半個月之久（照路程計至多六天就夠來回，其餘的時間都攔在代辦部，這不能不佩服他們辦事的慎重！）如果是看了目錄去買雜誌的話，等到寄來時，下一期已經出版了。有時為迅速起見，託上海友人代購，結果有出乎意外的遲緩。至於向別人去借，不僅專門學術著作不易得到，即一般讀物也頗難得；理想中線裝書在內地是易見的東西，但事實上一班的收藏者也快要把牠們換柴米換光了。這樣，真令人有內地讀書難之感！因而許多人在無書可讀的時候，便不得不「飲鴆止渴」地讀一折八扣書。

飯後，翻閱前人筆記，在胡應麟甲乙剩言中，看到有這樣幾句話：「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字，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前定命修）這雖不能說有關彈詞史料，但棄之又覺可惜，終於抄了下來。所謂「市井盲詞」大約是指明代的「淘真」一類。七修類稿、堯山堂外記、西湖遊覽志餘、通俗編諸書，頗多關於「淘真」的記載，但牠的意義以及

和講說的「平話」之區別，都沒有說清楚，而近人的論述中也少涉及，祇有青木正兒語物底源流略有敘述，但也未得其解。據我看來，所謂「淘真」、盲詞、彈詞名稱雖不同，其實是一種東西。例證是七修類稿所說：「閩閩「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又西湖二集劉伯溫荐賢平浙中的入話說：「那「淘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時嫌官小，離亂之時怕出征。」」這七字式的句子，正和彈詞相同，當爲一物無疑。又胡氏所說雖沒有指明盲詞也是七字式，但從語氣上看來，也可說是肯定的。至於「淘真」一詞的意義，今已不得其解，或許是明代的市語吧？關於明代盲詞的記載，除上列外，徐文長佚稿（卷四）中也曾說及：「……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爲彈唱詞話耳。」（呂布宅詩序）前幾天報載商務將刊行中國俗文學史，這書中對於這些問題，諒必有獨到的見解。

四月四日

昨天說彈詞，忽然想起阮吾山茶餘客話中也有記載，檢原書十二卷中有楊幼堯爲盲女演彈詞條，說：

「盲女琵琶，明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閑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堯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

其飲饌，筠籩盤盞，窮極豐腴。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唐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頗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翟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按阮氏爲乾隆間人，大約楊幼臆也是和他同時的人，其生平不詳，查府縣志也沒有關於楊氏的記載。可注意的是在彈詞之類俗文學中，很早就有職業文人了。楊氏的寫作，現在已看不到，推想起來總是馬如飛開篇一類吧？

下午收到北大歌謠二期及上海來的書籍二批。五時從郵局取來。書是：風雨談、海市集、李卓吾評傳、世界原始社會史等五六本。

晚間寫信給上海友人×君，託他向書店代索中央研究院出版物目錄，看看北平風俗類徵出版沒有。同時想檢查李家瑞論彈詞一文刊在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第幾期，據說這篇著錄彈詞書目頗多，俟查到後買來一看。臨睡前，讀風雨談畢。

四月五日

天煥熱。白天有他事，沒有看書。

晚讀海市集，其中一半是早經在自由談等刊物上看過的，這次祇看以前所未見到的幾篇。其中西門買書記、海上買書記二篇，是生活實錄。介紹一首詠山人的山歌是介紹馮夢龍

山歌中的山人那一首，文章大約是在傳經堂本未刊行前寫的。山人歌見馮氏原書卷九「雜詠長歌」，馮氏於其下注道：「或云：張伯起先生作，非也。蓋舊有此歌，而伯起復潤色之耳。」前天翻閱筆記，見王世貞賦不賦錄也說到山人歌，又抽出一看。王氏于論山人條末說：「近有人作山人歌曲者，雖若傷浮薄，而模寫之巧，亦足令快人心。」王氏所說大約即指這一首。按王世貞與張鳳翼是同時人，所謂「近有人」云云，大約便是指張氏的。

春假日記

梁乙真

四月一日（星期四）晴

預定這次春假，不再回泰安。清晨起來，鄧師語唐兄送來濟武汽車半價票二張，回泰之心又動。加以語唐兄的催促，便匆匆收拾行李踏上了漫漫的征途。同車許多暈車的，車剛出惠民城，便嘔吐大作。我不敢看他們，也不敢嗅，只是眼直回望着窗外，瀾漫的黑煙，滾滾的黃沙，隨着車輪的轉動，綿綿不絕。車到夏口鎮「打尖」，我這時才得下車舒鬆舒鬆換了口氣。下午一點車到黃河北岸，過河時狂風又起，浪濤滾滾。使全船乘客，心緒爲之不寧。

到濟南住北洋書社，經理陶質夫先生招待客氣。不一會曲盪生隋育楠兩兄都趕來。質夫在宴賓樓飯莊爲我洗塵。雅意可感。

我打算夜車南下，育楠因為要同女師學生旅行博山，先早別去。澄生送我到津浦站。車到尚早，我們在候車室談了些近來治學的興趣，澄生現在正看二十五史，他想從這浩渺的史籍中，尋求些人所不注意的文學諸問題。他在華光上刊載的桃花源中的劉子驥就是他讀晉書的收穫。

和澄生分別後，火車十二點到泰安。敲了很久的門，君實才聞聲起來。而僮僕們鼾聲方濃，記得東坡詞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鬢鬢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今夜情形，鬢鬢似之。

四月二日（星期五）晴

清早起來，略進點心，同君實和小兒迅程往北關外戚家。次女君楣正住外婆家，見我們來，出門相迎，「呢呢兒女語」，爛漫活潑可愛。

泰安城氣候較惠民為暖。「頹牆左側，小桃放了，沒個人知。」我們折了幾枝，歸插小瓶中。

許可風女士病得不成樣子，近就養外戚家。她的寶珍姑娘在榻前侍病，她們看見我都簌簌淚下。我也不勝難過，勸她靜靜地調養。

四月三日（星期六）陰，微雨。

「淡雲微雨養花天」。君實叫起我來，種花，栽樹。蓉軒兄贈我小桃五十株，側柏一百株，掃帚柏四十株。我們指揮用人，開闢了一小園。將掃帚柏植前院走路兩旁，小桃樹分栽後園，並種了些草花，雨越下越大，正午方停。

四月四日（星期日）晴

新雨之後，天朗氣晴，同君實攜帶子女，往泰山踏青，因為快到清明了，遊山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各地的香客。他們都是不遠數百里而來給泰山娘娘燒香還願的。他們這一行人中，有白髮的婆婆，有龍鍾的老人，有年輕力壯的小夥，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婦，他們一行是有組織的，受領袖的指揮，還有香客店派人作遊山的指導。君實說：「香客們以夏曆正月十五前後為最多。據公安局的統計，今年遊山的香客，總在十萬人左右，香客們帶來血汗所得的鈔票，花給泰山上各廟宇以香紙的消費，回去時帶些泥娃娃小皮鼓一類的兒童玩具。

據說泰安城內有許多商家，完全仗着多地的香客們作他們的傾銷的對象。」

出北門在岱宗坊西皇宮院苗圃閒逛，春天的泰山實在是可愛，茸茸的綠草，點綴着金黃的菜花，蝴蝶飛來飛去地無事忙，記得李東溟柿園詩稿一絕云：「桃花欲落菜花黃，小步畦邊麥似秧，蛺蝶與人如有意，隨風故故撲衣裳。」正可為我今天的寫照，小孩們看到蝴蝶拚命地追逐，但是一個也捉不住，採了些黃花插了小孩們滿頭，便唱着歌步行回家去了。

午睡既足，整理剛從郵局寄來的叢書集成。

四月五日（星期一）晴

今天是清明佳節，買了些點心鞭炮之類，同君實領着小孩隨着劉伯母到山麓掃墓。在劉卓吾女士墓前行一鞠躬禮。卓吾諱瑛，北平師大畢業，十六年北平市黨部派往鳳海衛秘密工作，十七年四月被張宗昌所害。年僅二十七歲。她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性的女子，她對於史學有深湛的研究，濃厚的興趣，可惜這樣一位有為女子竟不能施展她的才志而歿了。劉伯母每提到她的慘死，卽老淚橫流，我們亦當然爲她老人家一灑同情之淚。

卓吾之墓的北偏，是亡女燕魯的小墳，她生前聰明伶俐，小時因她的母親在上海讀書，他便被劉伯母所管養。二十一年冬我在惠民她就病了。病時我和她母親都沒有守着她，病重時問我們那裏去了，等到死，我也沒有見她一面。死時剛才四歲，真是「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今天來到你小小的墳前，內心的責罰，說不盡有多大的難受。奠汝一杯水，享汝一塊餅乾，並在你墳前的小柏樹上放一串小鞭炮，你有靈嗎？你知道嗎？鞭炮亂響，紙灰飛揚，我們走哇！你的母親，你的外祖母，和你的妹妹弟弟，猶屢屢回頭低低地叫你也！

歸途中看許女士病，愈加沉重。

四月六日（星期二）晴

朦朧中家僮來告云：「許女士病重，徹夜沒有睡。」不一會又來告云：「許女士於今晨死矣。」許女士是君實的三姑，幼年讀書北年慕貞女學。已生過二男四女，因為丈夫別有所戀，憤而脫離家庭，執轡於泰安仁德小學，以所入教養子女近二十年，現在子女多能獨立謀生，可是當她彌留時，却只有小女寶珍姑娘小兒弘章隨侍在側。她也是一位有志氣的女子，終身勤儉，待人非常謙和，自己捨不得吃穿，作了一輩子兒女們忠實的馬牛。聽說她遺囑薄葬，大有魯迅老先生「埋掉拉倒」之概。我和君實跑往，見她已直挺挺的躺在牀上，寶珍弘章出來給我們叩頭，就放聲大哭，說：「我們從此沒有母親了！」我也不禁掉下淚來，君實當然更哭得痛。

我們在靈前開了一個小會，給他在瀋陽的長子，天津的長女，湖南湘潭的次女，安邱的三女，打電報喪，同時這裏也組織治喪處。

四月七日（星期三）晴

靜等著瀋陽的回電，上午連來三電說是明日到泰安。三姑娘翠華來了，跳下洋車，攬着他媽的屍身號啕大哭，慘不忍聞。

天氣已熱，大家主張先入殮，便於下午五時蓋棺。

四月八日（星期四）晴

假期已滿，打算今天回校。

許女士喪事有健二廣林兩兄照管。

上午十二時到許女士棺前作最後一次的憑弔，並獻鮮花一束。

告訴劉伯母說下午三點回濟南，君實領着迅程送我上車，臨別的一剎那間，四歲的迅程說：「爸爸往惠民教書去了，掙錢給我買糖，給我作新的花衣裳。」

從泰安上車的很多，只香客們近千人，車中甚為擁擠，晚宿蔣程九兄寓。

到東方書社買北新出版的列代詩文選註和景深的小說閒話，預備明日回校。

飛陀子傳

周貽白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晴。

早起已成習慣，雖然是星期日，仍照平日醒來的時候醒來，七點鐘似乎還沒到。

記望着昨日買得的那部飛陀子傳。一面吃早點，一面便就案頭翻開來。

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小說，全部以揚州方言纂成，一事一物，都用俗語借譬，如几名「安分守几」，椅名「不得而椅」，櫈名「冷板櫈」之類，處處令人失笑。而筆鋒尖刻，對

於世態極盡譏嘲。因之，想起中國小說，多有此種體製。魯迅編中國小說史略，似未注意及此。雖然他曾爲何典作序，借題發揮了大罵了一通。

關於這一類小說，單就我個人所見，更有好幾種。這似乎是一種風氣，前些時，我購得一部常言道，也屬此類，書中人名如時伯濟（時不濟），錢士命（錢似命），施利仁（勢利人）；地名如摸奶河（沒奈何），無天野地，空中樓閣。亦極盡諷喻之能事。

何典爲張南莊著。因有劉半農等爲之張目，已爲今日熟知之書。嗣後又有郭友松的玄空經的翻印，但無何典通行。至於平鬼傳和九才子鍾馗捉鬼傳。雖經世界文庫刊出，實爲易見之書。坊間石印本一見哈哈笑中也有一個短篇，名叫債精傳。債主名長該或白討，債權人名定後跟，與飛跔子傳尤爲相近。

據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載：「鄉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跔子書，……性溫噉，寡言笑，偶一雅謔，舉座絕倒。爲打油詩、黃鶯兒，人多傳之。後患噎食病。鬻棺，自書一詩以題其和。」

作者事跡可考者僅此。但已很够。近日出版的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收羅頗備，而不載此書。或因太不經見的緣故。其實，這一類以俗語借譬的諷刺小說，其體裁與寫實的譴責小說又不同。當更容易流傳衆口。而且，既有多部，儼然自成一系，在中國小說史上，似應有

其他位。至少，比較一般才子佳人，發跡變泰的陳套，已另闢蹊徑，具有更多的社會意識。認識了中國小說的另一面目，這一天似乎沒有白過。

剋齋菜

顧隨

四月十四日（星期三）

昨夜作了不少的夢。早晨起來，頭目也不大清楚，知道又該疏散疏散了。今春還不會與齋菜，到太廟去剋齋菜去。坐電車到天安門下來，走進太廟，想是太早了吧，人很少。有一位在太廟門外空場上練習太極拳，兩位坐在旁邊看，不知是在欣賞，在觀摩，在指導。有一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挾了厚厚的一本書匆匆的在面前走過去。我也忙忙地跑到後河沿。這裏人更少，茶桌子都空着，連看座的影兒也看不見。路旁不少野生的齋菜，於是便用自帶的小刀開始剋。清明已過了十天，有的齋菜竟開着小小的花，顏色是紫的。這個以先我不知道。

邊走邊剋，不覺已是一大包。蹲在地下仍舊剋。風吹着，太陽曬着，很舒服。『喝茶嗎？』茶役出現了。說是喝，就見他跑回老遠的一間小屋裏泡了一壺來。出來時忘記喫點心，喝了兩杯茶，餓了。問茶役要喫的，回答『沒有。明天才有呢！』『爲什麼？』『明天黃獎在這裏開彩，您來吧？』我的肚子裏直響，假設明天得獎，此刻也受不了，而且我並不會買

獎券。終于託茶役到廟外買了兩套燒餅麻花來喫了，肚子裏才得太平。看了看剗來的茶已經不少，開了茶錢，便出來。天已快正午了。午飯之後，照例睡一小時。醒來還是不高興工作；不是春假嗎，玩玩吧。

晚飯吃的薺菜餛飩水角子，很香，不由得喫多了。今晚怕又睡不好，而且還得作夢。

一星期的日記

陳柱尊

北新書局出版之青年界，向我徵求日記，爰摘一星期以應。做

日記體例，凡授課閱卷等工作，皆不記入也。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宋內府本急就篇一百四十四字。

溫尚書。九時到十一時編撰十萬卷藏書畫跋。題爲鄭谷口隸書唐人詩手卷。下午赴大夏授課，學生有持禮記大學篇來問，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此「命」字應直改作「慢」字否？余答曰：「不應改字。古金文曼字作𠄎，見齊子仲姜罇。慢之省文爲曼，𠄎之省文爲命。故大學以「命」爲「慢」也。下午五時半至六時半讀漢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文章雍容典重極矣。此兩月內擬專讀漢碑，並取原拓本讀之，參以兩漢金石記等書，每篇必期能背誦，既收文章之益，並收習隸書之功。飯後讀

古詩，翻閱古碑帖。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宋內府本急就篇一百四十四字，溫尙書。九時至十一時編撰十萬卷藏書樓書畫跋一篇。題爲翁叔平行書四屏。下午二時至五時，編老子韓氏學。五時半至六時讀漢西嶽華山碑。以藝苑真賞社影印長垣本、商務書館影吉林本校讀。大兒一百來晚膳，酒後觀古書畫，披覽黃賓虹所作四川山水長卷。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宋內府急就篇一百四十四字，溫尙書。下午至大夏大學授課。某生持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來問，謂文法不甚清楚。余告之曰：「而有」之「而」，本當爲「不」字。篆文不字作「丌」與篆文而作「而」相似，故致誤。編撰十萬卷藏書樓書畫跋，題爲元楊宗道臨各帖及跋。長女松英及姪孫千鈞來晚飯。酒後觀覽碑帖，定成楊宗道臨帖題跋。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史晨碑。余二十年以前喜臨漢隸，最專於石門頌。自民國十年即專寫散氏綬、毛公鼎。而散氏綬較專。自民二十一年春，即學章草。臨松江本急就篇，參以流沙墜簡，及長芝八月帖右軍豹奴帖等。並涉及趙子昂宋仲溫所書。凡古來章草，無論石刻影本真跡，無不收羅以學。至是五年有餘，無日間斷。去冬于石任先生惠贈影印宋內府本皇象急就篇，比松江本尤覺多隸意。數月來皆臨此本也。近

以讀漢碑，遂復稍臨漢隸，既藉以益章草之隸法；亦欲使二十年故技，不致盡失也。史晨禮器二碑，筆勢大抵相似，擬各臨數十通，再臨其他。七時半，溫尙書。下午一時至三時，擬撰十萬卷藏書畫跋，題爲明吳小儂山水長卷。三時撰老子韓氏學。四時半出席交通大學教務會議。飯後看古書畫，與諸子女展視陳白沙中堂真蹟，及康南海中堂真跡，因與諸子女瑤談書法，溫古詩。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史晨碑，約百字，再臨內府本急就篇約百字，溫尙書，九時編撰十萬卷藏書樓書畫跋，題爲傅青主書杜詩手卷。下午撰老子韓氏學。五時，讀漢夏承碑，以商務書館及藝苑真賞社本校讀，商務影本最佳，此爲漢隸第一。二十年以前，余曾臨之。余於隸欲以夏承碑石門頌爲宗；於篆欲以毛公鼎散氏般爲宗。嘗謂漢隸之有夏承，猶金石文之有毛公也；漢隸之有石門，猶金文之有散氏也。一極莊嚴，一極飛動。要俟章草成後，各分年課之。飯後看古今書畫，披閱黃賓虹先生桂林山水長卷。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史晨碑後，再臨宋內府本急就篇。編撰十萬卷藏書樓書畫跋，題爲明董其昌十七帖長卷。以二十一年前所書「則明分爽，觀象洞元」一聯，及「汲古得脩綆」五字重付裝池。每字大約一尺五寸。余二十一年前所書大字僅存此而已。「汲古得脩綆」下聯爲「盪胸生層雲」，今已覓不出，恐佚之矣。裝而存之，

以紀昔年學力。下午撰老子韓氏學。五時讀漢石門頌，以家藏舊拓本，與藝苑真賞社石印本校讀。長女松英、姪孫千鈞到寓晚膳。酒後與諸子姪觀覽元楊宗道臨各帖，並以筠清閣石刻校閱，以見真蹟之可貴。

三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六時早操。六時二十分，臨史晨碑後，再臨左軍豹奴帖。爲人寫散氏般聯，章草屏條，十時三女憲英往黃賓虹先生所習山水，余亦同往，得觀其先德鳳六山人鄉居潭渡圖。下午將一星期內，詳細信件，一一答覆。清結一星期內未了之事。計劃下星期應辦之事。大兒一百長女松英均來晚膳。席間與子女談詩文書畫。

三月十五日

葉鼎洛

早晨起來，天晴了。昨天刮了一天黃沙，今日忽然晴朗，我的身心也晴朗了。上午照例沒有事，靜坐半小時，覺氣血尙和平。讀書半小時，吃飯，所謂飯者實非飯，三個燒餅，一碗片兒湯而已。下午，到利汴園散步，堤岸上許多工人掘土，使我神往，覺得這纔是真的生，但我沒有這個福氣了。柳樹已放葉，嫩綠可愛，流水頗急，有捉魚的人。

這地方太小了，總覺就不下去，但又不得不就，這倦怠的苦，成了慣性了。想乘這幾天到華山去，又沒有錢，也只能神往而已。

胃痛的時候到了，回家歇息片時，翻讀圓覺經。只想撥一個地方，獨自一間房子，靜靜地就在裏面，養養情緒，但這終於做不到，執筆的事，且只能再緩了。

晚飯後照例上街散步，在行宮角十字路口仔細想這些人們的來源去路和他們的心理，覺得全無罪，可是全糟。從書店街繞回來想買一本書，也沒有買到。一個小化子向我乞憐，給了他拾分錢，但不久另一個小化子追上來了。我已沒有分錢，只得急急走，這樣，我到成了無理的人了，本來，誰有理呢？誰都有理，誰都沒有理。回來後，又該是睡覺的時候了。

一九三七年日記三則

艾蕪

其一

一月一日（星期五）是新年元旦。但左右隣居，都沒過年的氣象，我們也興奮不起來，正如孟子所說：「獨樂樂，不如與衆同樂。」想去看戲，但覺影片不大好。又計算一下錢，一人兩角，便要四角，合下車錢，也就使人不十分有勁，遂作罷論。給旅居漢口的潮一信。又回仰光阿黃信，只寫一段，因他來信很長，很熱忱，回一兩張信箋，又覺不過意；要寫長，我又沒時間，便只好作爲幾天來寫。

其二

一月卅日（星期六）早上去買菜，購雞一隻，雞販子的秤，是三斤四兩，要一元三角半，這是由夥計叫的。接着，又叫老闆娘稱，因她忙，不知夥計已叫過價，便開口一元二角半。由此一點，可見做夥計的，比老闆狠一點，因他處的地位可憐，不得不討好主人。隨後，我就借別個買菜人的秤來稱，只重天平兩斤十四兩。雞販子的秤，其不可靠如此。難怪精通買東西的，都必帶秤一把。我們向老闆娘還價一元，繼添至一元五分。她無論如何不肯賣，後來她問老闆，老闆點點頭，生意就講成了。我想開始就同老闆交涉，絕不會費這麼多的周折吧？

其三

二月十一（星期四）天陰。舊曆元旦。一早就聽見到處放火炮。我們對於舊年元旦的風習，多已忘記，就有記得的，也不實行。但娘姨却處處提醒我們，房門一開，她就說聲恭喜。並身穿新衣，四十多歲，還頭戴紅花一朵。妻也爲之動容，忙開箱子拿新衣來穿。娘姨就說，開不得呀！但我們笑而不應。我們年倒願意過的，只是不管一切的舊規。

煩惱的日子

臧克家

今天的心胸簡直成了淫雨的天。上面瀰漫着一片烏雲，是煩惱。心悸，頭昏，手脚酸

麻，我怕病，然而我真是病了。我不願意病，我討厭病，因為我的身子不應當和病魔廝纏。它還有更大的用處。

病，我明白，不是爲了別的，而是起于心理的矛盾和感情的波動太劇烈。

她，負氣而去，幾年來的感情，覆水似的一傾而不可收拾，推拒不開往日的種種，而一個靈魂又不能沒個安排處。使我煩惱的還有一般青年近中的來信。他們異口同聲的在責斥我，在關心我，在痛惜我，他們的話正中了我的心病，敲着了我的創疤。是的，在一個古城的土室中一盪就是三年，什麼人還完不了？不必說對不起國家民族的那一套大話，這樣平凡的活下去，詩泉怕也要枯涸了。「振衣提足吧！」然而這兒的一切，幽靜的校舍，熟了的同仁，親熱如弟兄的學生，我却又捨不開，一想到走，心先酸楚了。總之，這幾天來的日子，在生命史上應該劃一道深的印痕。

廿六年四月十七燈下。

不寫日記的話

向培良

據說美國有一位工程師，計劃建造玻璃屋；他之有此擬議，不僅是改良建築材料而已，他是要施行澈底的改革，滅除人間的一切私生活。青年界此次徵求各人的日記，或者也是想

建造玻璃屋罷。

但這也太偉大了的理想，幾乎超出我的想像以外。易卜生主張撤消第四面牆，已經大受
人攻擊，視為怪物，他不得不寫國民公敵自衛。假如把四面牆通通去掉，那會是一種什麼樣
的生活呢？

我的房子不過四方丈，底下，左右都住着人，隔一堵牆或僅薄薄的一層木板，聲息相
通，語笑相聞，我們卻是老死不相往來，甚至不會目睹。我的房門長日關閉，而窗外所看見
的也只有牆，街上所看見的只有遮了一堵牆的容貌，則我便要寫日記，也無從下筆。趙先生
勸我試一下，似乎要請我到玻璃屋裏住，而我則仍舊縮在我的牆裏面。

假如非寫不可，則我只好寫道：今日晴，早起，披衣洗嗽。七時半出門，上課。十二時
午餐。下午，上課，五時歸。晚間十一時就寢云云。若嫌簡單，我將說衣食住行，盡在於
斯，此外再無可記。

也許人們終久不讓玻璃屋建築成功。但若有一天畢竟成功了，則那時候也就無須於日記
了。青年界的編者自以為出了個最容易的徵文題目，事實上卻是出了個最難的題目，像我這
樣就只好偷空取巧，塞責交卷了。

錢君匄日記抄

錢君匄

四月三日，晴，至京第二日。晨起與之琴、川谷、真如，同赴國民大會堂參觀教育部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自進門至出門，各種展品所給我的印象，只是「官辦」二字。

四月十八日，雨，到黃渡弔汪家箴女士喪。沿路雨景迷濛，慘綠滿眼。歸途因京滬車擁擠，買了三等車票僅能擠入四等車廂，站立在人叢中。假若持三等車票而入二等車廂，必照等級補足原價，方能息事。今持三等車票而路局只給四等車廂與我乘坐，却不能找回多付的票價，豈不那個！望路局能注意到這一點。

四月廿一日，雨，電車罷工第三日。苦煞了我輩以電車爲「行」的工具的人。

日記斷片

金溟若

三月二十四日 水曜

六時半便醒來，陰沉沉的天氣。把零星的東西整理就緒，兩位送行的朋友，都已先後來了。我們原決定搭十時的快車，九時餘雇車到北站。綠華的一位女朋友和一位同鄉，在車廂中談得出神，竟被火車拖到南翔。出世以來一直在上海長大的杰兒，扳住車窗望那向後退去

的原野，直快活得不肯安靜。車過蘇州，細雨夾雪，好像飾着白粉；到橫林時，變成一片一片的鷺毛了。下午四時抵鎮江南站，地上的雪竟已積到半尺以上。風雪撲面，氣候較上海至少相差十幾度，早上動身時已穿襪絨衣服，這裏竟同嚴冬。幸父親偕校役在車站上等着，說已爲我們在招隱寺裏預定下一間房子，即雇汽車到招隱山下。

飯後，擁着和尙送給我們的炭爐，傾耳聽晚鐘衝破冰凍了的空氣，我們的心中留戀着上海寢室中尚未拆除的煤爐和多餘下來的煤炭。雪，越落越大。

三月二十五日 木曜

晴，風大。天寒，室內氣溫僅 0.7° 。

早上醒來，滿天井的太陽；雪，已在溶化了。

這裏，在翠山環抱中，說不出的一種鮮甜空氣，使我這不健全的肺部，像海綿含了多分的水量一般膨脹。

下午，陳楚淮自黃山來訪，談了些不相干的閑天。

曝了一天的太陽。體溫如舊，最高 0.37° 。

三月二十六日 金曜

風和日麗。今天精神稍佳，步行下山，一直踱到黃山鎮江中學。適陳脩仁約楚淮等兩三

同事要來看我，便與他們漫步而回。

黃昏時，父親也來了。綠蔭開了些從上海帶來的罐頭食品，並屬寺僧燒了四碗素菜。他們衆口一辭的贊美和尙的素菜做得好，罐頭葷菜反而無人顧問了。

他們回去時，已經入夜九時。月明如水。

三月二十七日 土曜

在蕭統讀書台前曝太陽，寺僧來閑談，說現在我們住着的這間橫軒，就是古時蕭統選文的故址。

寫信兩通：一致商務出版週刊，一致溫州新報，通知改寄刊物。

今天是陰曆二月十五，入夜月色甚清；寺裏的鐘聲也就格外美妙了。

三月二十八日 日曜

天氣一天暖似一天，絲綿袍子都覺得重累了。

昨夜失眠，今天鎮日昏昏沉沉的不舒暢，昨天消退了的體溫又回復原狀，昇至 0.37°C 了。

醫生注意我：不要看書，寫字，不要呷濃茶和吸紙煙；而且連走路都在被禁止之例。這還成嗎？——簡直是廢人的生活。可是，爲了以後的健康，決心靜養，從明天起除了簡短的

日記外，決定不多寫一字。

星期六日記

容肇祖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這日天氣澄明。這是星期六，我向例是沒有功課的。家兄容庚已約定早上到我家裏，七時半起，整整桌上的書籍，澆漱及食早點畢，翻開何心隱《鑿桐集》，看了幾頁，已到了十時，家兄和張蔭鱗先生果然來了。談談雜話，張有評說我的呂留良及其思想一文（輔仁學誌五卷一二期合刊），說黃宗羲的反抗滿清的不徹底，給我發現了。因同到胡宅，訪傅斯年先生，胡適先生亦出見。稍談了一會，辭出。又訪陳垣先生，因他忙于上課，即辭出。又同到故宮博物院，我購了啓禎、野乘及吳承恩、射陽先生文存各一部。又同到東安市場，隨到東單福生食堂，因為葉公超、謝文彬兩位先生約我們到此午餐的，到時恰十二點。昨天葉先生告訴我，是為請一位廣東來的老者，他是喜歡食西餐的。我預先向家兄和張蔭鱗先生說及，他們都覺得奇怪。到食堂後，有一位某君是從廣東新來的，他大說廣東教育的弊病，中山大學的課程的不適宜。我心裏暗忖道，「我來時是很不滿意于這些的，為什麼這時也尚有大大的毛病呢？」後來他說出了許崇清先生的禁中小學讀經，以及中山大學的一些狀況，我暗暗覺得欣

慰，悄悄地向張蔭麟先生說道，「他的嘆息，和我三年前來北平時的嘆息一樣，可是他所嘆息的，正是我所引爲安慰的。」餐畢，已二時。我獨自往玻璃廠遠雅齋，購了范鄴鼎著廣理學備攷一部（康熙間刻本）和余永寧記金先生講學記錄一部（明萬曆刻本），因即回家。回家後細查金先生爲何人，書中只說他是作兵備道的，和曾見過焦竑。因此翻看焦竑的澹園集，後來在澹園續集的卷首，看見了金勵的一篇序，放在第一的，末題「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儒甫撰」，因知所謂「金先生」，即金勵，字季儒。萬曆辛亥即萬曆三十九年，而這書所記是萬曆三十八年在旌陽講學，以及三十九年余永寧在池陽問學的事。據太學進士題名碑錄，金勵爲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河南開封府陳州西華縣人。至余永寧則爲一講學記錄的好手，他是楊起元的高足弟子，爲羅汝芳（號近溪）的再傳門人。他於萬曆二十五年在南京見李贄（號卓吾），記所聞見，爲永慶答問（李遺吾遺書本）。又於萬曆三十四年，聽焦竑講學於南京，記爲明德堂答問（澹園集卷四十九。）真是一位筆記的好手。這晚題記在這書上。

映桃軒日記鈔

谷鳳田

日昨接景深兄來信，囑爲青年界日記專輯撰稿，爰由近作映桃軒日記中，鈔摘一段，借

答景深兄的雅意。

四月十二日（星期一晴）早七點起，盥漱畢，即用早點。七點半赴校上課，到校後，工友送來一信，是段先生由濟南寄來的。內言我作的中國歌論史略一稿已收到，准在二卷十期的進德月刊上發表。末後並囑將中國散文通論草成寄去。

八點上課，講詩經蓼莪篇，和白居易燕詩等，借以激發青年學生的孝弟思想。果然是聽講的學生們，惻然興感！本來蓼莪一詩，詩人寫得太沉痛了！讀後沒有不受其感動的。相傳王褒每讀蓼莪詩時，則必痛哭！後來他的及門弟子，致爲之廢蓼莪詩，由此可知詩歌感人之深了！

十一點課畢回家，飯後閱申報。適友人李君來，我以午後無課，暢談良久。當時和風煦煦，正宜春遊。便與李君登城頭散步，精神爲之一振！後因風勢漸大，塵土飛揚，不便久停，又和李君同返我家。

我家後院，植有盆桃兩棵，海棠一株。這幾天的春風狂暴，呼呼不止，海棠雖還盛開，但是桃花却已殘了！我和李君徘徊在桃花面前，海棠樹下；只見一片片的花瓣，飛滿了庭院！這象徵着美人遲暮。我和李君都動了惜花之感！李君鼓勵我賦桃花詩，便仿照古詩體，作桃花篇。此詩只求其能够抒情達意，至于詞之工拙，韻之叶否；全不管他。詩成之後，李

君說是還有趣。詩云：

『灼灼紅桃花，綠葉蔭其間。花紅何艷麗？豈如美人鬢；葉綠亦可愛，裙帶傅玉環。花美味尤香，芬芳遍塵寰！一夜東風起，吹殘桃花瓣！春光日漸暖，桃花日漸淺；緣何胭脂紅？變爲梨花淡！東風吹又吹，桃花飛又飛；落英繽紛舞，飄滿開庭院！我本惜花人，花落情堪憐！何由留花住？一開億萬年！花自常美好，月自常嬋娟；人壽雖有限，亦足慰心願。』

把這首詩鈔寫在日記裏以後，我又贅上了幾句跋語道：『中華民國念六年春，寓有盆桃二株，雙雙爭艷。余每朝觀賞，心有所樂。然三五日後，風姨肆譁，而桃花殘矣！因賦此詩，用誌我感。』

晚飯後，李君約我去看戲。我因爲正在寫作中國散文通論，未能前去，只得辭謝。李君去後，我仍繼續草散文通論稿。直到夜十二點，方才就寢。那時的風姨狂妄，還依舊在呼呼不止呢！

日記選鈔

謝家玉

二月二日 星期二

午後三時自鎮抵京，在和平門下車。即乘公共汽車入城訪候故舊。

晚，應銘三、韶成諸兄之筵。席間遇炳海、德成、祖源、家驊、茂芳諸兄，德成兄自德國返後，此尙初遇，祖源兄聞亦新自美國回來。在座者，半數以上，均相別十餘年矣。久別重逢，相見甚歡，與祖源、德成諸兄暢飲數十杯，大醉而罷，晚宿銘三兄之新居。

二月三日 星期三

晨八時起身，稍食稀飯，即辭出，急乘公共汽車赴下關，渡江至浦口，趕上九時四十分之平滬通車。

車中先遇同事陳張二兄，繼又遇S女師之丁孫二先生及K女士。今日乘客擁擠，坐位難找。余與陳君輪流站立，稍可調節，K女士徘徊車中，許久未得坐位，後由各人讓坐，輪流休息。一路閒談，頗不寂寞，據聞K女士有袖珍西施之渾號，袖珍言其小巧玲瓏，西施言其美豔，頗爲確當。題此名者，亦頗有小巧之天才。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氣候殊寒，上午八時，余尙未醒。哲、激兄入我臥室，弄我鬧鐘，余均不知。九時餘方起身，吃陳夫人所贈之元宵，飽而後已。在辦公室與諸同事圍爐而坐，稍談國事校事等，即閱徐報，僅一頁，且記載甚略。今日爲舊曆新年，習俗難改，若須廢止，應自各報館始也。

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讀鳳城兄來書甚快。鳳城與余同難集美，爲時雖促，亦將二年矣。鳳城任職上海市社會局，編輯讀書青年，風行一時，近更兼任務本女中教務主任，任課六小時，忙碌幾倍于余，但仍能偷閒寫稿，著作甚豐，以余比之，真覺慚愧，余每比之普通一般人，自信豈可不落人後，及今思之，世人之勝我者正多，豈僅鳳城一人哉。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天雨路濕，步行不便，課後，僱車赴陽春池洗澡，同伴有十人之多。新同事桂先生深知相術，所相各人，均甚中肯，余亦蒙賜青睞，不吝指教。云余四十五六後，必可致富，聞之不免莞爾一笑也。余對金錢，素不重視，雖一貧如洗，但濟貧周急，慷慨解囊，不落人後，故金錢到手即空。他日可富，實未敢深信。姑將所語錄之于此。

三月三日 星期三

午後四時，參加學生足球練習，自覺行動不甚敏捷，奔走廿分鐘，即氣喘不已。回憶十餘年前，率領全隊健兒，馳騁于京滬一帶，參加各方比賽，賽後全無倦容，及今思之，真不堪回首！

晚飯後，約同事十餘，訪陳君伉儷，探視伊掌珠之疾。方知係尋常感冒，不足爲慮，但

此一數對賢伉儷，已寢食不安數日矣！

日記的意義

蔡振寰

我自從寫日記以來，已有十幾個年頭了。中間因爲生活流動的緣故，曾經間斷了三年，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件無窮的憾事！

據一般人說：『寫日記最沒有意義。』他們的理由是這樣的：每天寫些天晴天陰午晴晚餐早上起身晚上睡覺的一套老調，如此，根本沒有一點意義。

又有人說：寫日記不如寫週記；因爲週記可以把一週間的重要事情記錄下來，那就比較寫日記有意義得多了。

上面兩種論調，我以爲都不精確，因爲日記和週記同屬記事，毫無軒輊，我是主張寫日記的，因爲寫日記，不但可以使文章進步，而且可以把日常的生活景况記載下來，作一比較。譬如：『在十年前的我是如何？現在的我又是如何？今後的我更將如何？』想到這點，無日記不足以備考。

所以我說：『日記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日記。』而日記的意義，也由此可見了。

一個教師一天的日記

汪震

四月三日，星期六。

今日上午六時半起床。上廁所，鋪牀，洗臉完畢，已經快七點半鐘了。原想，離上課還有半小時，可以看一看書，但是昨天微雨之後，早晨空氣那樣新鮮，那能不走到操場裏呼吸點新鮮空氣呢？在操場裏看了看學生們運動：有踢足球的，有跳高的，有擲遠的，有練杠子的。這半小時就這樣的過去了。等我回來，想看書，已經來不及了。吃了豆乳，就到教員預備室去。

上午上了三時課：國文兩小時，論理一小時。有一小時空堂。一小時是五十分鐘，因為是在吃午飯之前，要五分鐘以前到飯廳，所以有十分鐘是白費的。又看了一刻鐘的報紙，只剩下二十五分鐘了。我就充分的利用這二十來分鐘，狠狠的看了二十來分鐘的書。我現在研究阿德洛(A. Adler)的心理學。這幾分鐘真是爲我自己的時間了。我想，每天最快樂的時間，除了睡覺，便是這幾分鐘的讀書了。

下午教了一堂選科心理學。躺在沙發上睡了一小覺，想拿起一本書來讀。聽見叩門聲，一位幾年前畢業的女生求見。寒暄了，才知道她休息了幾年。她說：

「我病了，白天不能讀書，晚上不能睡覺。在協和醫院醫治數年，根本無效。後來給我用的精神分析法，把我說的話全部寫下來了，也不知道他們如何分析的。最後他們贈我一本書，就讓我出院了。這本書是弗洛伊特心理分析。」

她又說：

「我病好了，我就考入X大學哲學系。我知道哲學與心理學有極大的關係。我去問我們的教授，但是他們說：「學哲學可以不用管心理學」，這立時又使我失望了。」

我安慰了她，我老實實的告訴了她，中國學者能貫通的太少了。他們都是太狹窄，所以他們很難有什麼發明與供獻。詹姆士若不能貫通生物學、醫學、心理學，他能成這麼偉大的哲學家嗎？我對於這些小學者失望得很。

客走了，球場裏也乾了，打了一陣網球。晚餐後，溜了一趟夜市，買了一角錢的冰糖葫蘆來。冰糖葫蘆味真美，吃下去有水菓的功用，價錢比水菓賤得多，又比水菓好吃。真是中國獨一發明的美妙的飯後食品！

晚九點鐘後，刮了鬚子，預備明天星期日好會客。看了點中國舊書，寫了點講義，改了六篇卷子，寫了一封信：已經十二點四十分鐘了。趕緊洗脚，刷牙，鋪牀，上牀上做這一天的好夢。

兩天的日記

陶亢德

四月二十二日 舊曆三月十二日

天仍雨，但不好再留在家裏一天了，一則上海的事務不能不去料理；二則有點怕人家笑話，說從前不帶老婆回家來，至多住一星期，現在帶了老婆回家來，一登就登了十多天，說要走了要走了却仍不肯走。

臨走時叫妻抱了孩子躲到鄰家去，爲的怕孩子拉住我哭着叫着要一同走。妻和兒女還要留在家裏八九天再走。

在車上忽發怪想：大人看見狗叫狗就是，孩子却總得加上汪汪成爲汪汪狗，叫一聲汪汪狗比單說狗美麗動聽得多了。又如多，我們只說多或多一點，而孩子却定說「多多」，或「要多多」，也是孩子的說法可愛。

這樣胡思亂想，就對於車上的任何一個孩子，不管是醜的醜的都覺得可愛。

四月二十三日

社中事務待理者實在不少，單說來稿與信，已積有二百多件，邊看邊覆，眼也花了。老舍信中說：「孩子們都住姥姥家去了，剩下我一人，好不寂寞！」我呢！憶君信上說：「某

報說你坐汽車住洋房，真的嗎？」回他說：「沒有這回事。但即使坐了住了，又有什麼？洋房汽車既然供人住坐，我既是人，住住坐坐又何妨。下次再來信應說：「你這人何以還不住洋房坐汽車，」才言之有理。」

四月四日

李輝英

北平的這一天，早晨半陰，但過不一會就完全放晴了。

風還不算小，因為是春風，不比冬天風勢冷人可怕，反倒感覺着可愛。這一天正是舊曆清明的前一日，到郊外上墳的人，確乎不少，還有些坐汽車上墳的呢。

看到這情景，就想到我的故鄉，淪陷的故鄉，簡直等於深埋土內的死者，有誰還在這日子想到它的被強佔、被戕傷之後的死亡？故鄉的淪亡，大概是不可挽救了吧。不，我們一定要把那片土地從惡魔的手中收復回來，

桃花含苞未放，在大野之上招搖着，它們正在放散出微微的粉紅色來，觀着那綠油油的樹芽，真是別有風味。這全是春的賜與。

北平的學生，這天有一個集體旅行，地點在香山，人數有一二千，這勾當還是創舉呢。他們在春之郊野上，高歌着救亡的歌曲，扮演着有關救亡的戲劇。他們真是不辜負美好的春

意。看到他們那雄壯的神情，力的表露，又深深地感到了莫名的興奮，——未來新中國的主人公們，不是正在這裏參加着集體生活而鍛鍊着身心與意志麼。只要有他們年青人存在着的話，中國的後事就可以不必悲觀，——新的青年新的中國正在朝前生長着呢。

節錄二月九月的日記

楊 騷

……
前進的作家，是革命的一種特殊羣衆，他們的力量在乎藉文字影響一般羣衆；因此，他們要始終忠於革命的信仰，不能因革命政策的改變而稍有和向來的信仰違背的表現……

革命政策——路線，常常是彎曲、迂迴、或暫時底、突飛底，甚至是錯誤底。一位前進的作家若被迫着跟這種臨機應變而常常要犯着錯誤的路線跑，無疑地將有一蹶不振的危險。因爲他不能夠像職業革命家那樣，拔一根毛可以變成一位臨時應用的孫行者；無數的讀者羣衆始終在凝視他，他非始終是一位嚴肅不苟的關雲長不可……

文士日記

周楞伽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

我終於又在上海灘上安居下來了。最近這半年來，倘照星相家說法，則一定是命裏交了「驛馬星」，正所謂「脚跟無線如篷轉」，時而上海，時而蘇州，時而宜興，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奔波忙碌些什麼。但就在這半年裏，我確實也被一羣正在努力向上爬的不凡之士排擠得厲害，而今半年過去了，我還是我，許多不凡之士却都已經被剝去了金裝，露出其中不過是一包糞土，甚至竟有自己動手開剝者，真可說是洋洋大觀。

晨起讀報，見有希望半月刊行將出版的廣告，其旁有聯語一副云：「去年今日，魯迅徐懋庸筆戰方憩！今年今日；徐懋庸先生信筆縱橫！」此「方憩」不知是否係「方酣」之誤。惟去年今日，魯迅徐懋庸筆戰尚未開始，不論「方酣」或「方憩」，均談不上也。

作文藝寫作小話兩篇，寄立報言林。

午後，續作短篇小說青年賈伯玉，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典型的青年人物，以救國為幌子的自私英雄，這種人物我見過不少，採作題材也頗適宜，寫到晚上十二點一刻完全脫稿，備寄青年界發表。

嗚呼！文字生涯，抽蕉剝繭，此中甘苦，寸心自知，惟年復一年，不知何時方已耳！

梅雨日記

黑嬰

四月廿一日，星期三。

小雨點打在玻璃窗上，淅瀝的聲音把我喚醒了，因為昨夜睡得太遲，現在還有點疲倦，但是再也不能睡了。

沉鬱的雨天裏，讀勞倫斯底查泰萊夫人底清人第九、十兩章。這本書是傅彥長先生送給我的，因為疎懶，和心情太亂，到現在還只讀了一半光景，勞倫斯底長篇，這是第一次讀。

午後冒雨赴南京路新雅，是和老徐約好了的。我們談得很多，特別是我們底生活問題，我們一致覺得應當加緊嚴肅起來。我說下月初想回南洋去了，明年春天再來上海。這決心我是有了的，便一同去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去問了船期，說是五月十四號有意郵赴星加坡，不過家裏不知道能否將旅費於月初寄到？

和老徐一同在光華看弗烈特馬區主演的愛的測驗 (Death takes A Holiday)。這是一部三年前的舊片，知道它好却没有去看，所以趁這重映的機會去看了它。這實在是美國影片中少有的一部，有着豐富的哲學意味。

回家途中，雨還在不停地下。

四月廿二日，星期四。

晨十一時乘車赴華懋飯店，因為從好萊塢來的 Sol Wurtzer 住在那裏，想和他談談電影

上的問題的。他是二十世紀福司公司底名製片家。但去得太遲了點，沒有會着，只好上青年會去吃了中飯。

心裏計劃着寫一篇小說，但總不敢提筆，往年那多產的勇氣，現在不知道消失到那裏去了。

讀查泰萊夫人底情人，至十四章。

讀文叢五月號曹禺的原野第一幕，和靳以的小說同根草。

夜應友人之約赴 *Libro Club* 小坐，但我沒有興緻，先告辭出來，靜安寺路浴在迷茫的
雨霧中。

雨什麼時候才會晴呢？

一天的生活

王家楫

——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晨六時起，外面下着霏霏微雨。洗臉後痛喝濃茶四大杯，這是日常的功課，非此似乎難於開始一天的生活。早晚後，繼續譯俄人庫卜林的小說雅瑪。此書是描寫俄國娼妓生活的名著，現實而悲慘，簡直是一幅令人看了發抖的圖畫。據一九二九年作者自跋，連歐美各國的

譯本，已銷二百萬冊以上，實非倖致。陣卜林的作品，國人極少介紹，其實不應遺忘了這位絕大的天才。我譯此書，開始於去年秋天，爲別事打攪，時譯時輟，到今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希望能快快竣事。十時許有客來訪，閒談一小時餘，午飯而去。他約我同去看影戲，婉謝之。送客後，脫衣上床晝寢，讀徐青甫經濟革命救國論，盡三十餘頁仍沒有睡着，只好起來整衣洗臉，自覺擾擾可笑。天下徒勞無功的事，大率類此，而且多得很。繼續譯書。五時攔筆。喝高粱酒兩盞，一面讀左傳。因向不寫日記，燈下爲青年界拉雜記此一日生活。

鴿籠日記一齣

孫佳訊

身似苦駢追馬後，

人如病鴿住籠中，

四月十四日，雨後天晴，早上接到趙景深先生徵文的信，信中附還李汝珍手札的照片，知已製版完竣，再掛鏡花緣傳說大概在青年界上快要刊出來。想起前年陰曆年底，大小圍門，人在窮鄉冰窟中，忽得趙先生匯來該文稿費十七元，全家都爲之驚喜。

替學生改卷子最討厭的，莫過於改筆記，本本都是一樣，枯燥已極！幾個六學級女同學幫我改五年級的國語筆記，越不要她們改越要改，拿着紅水筆，一板正經的，儼然以小先生

自居，改得非常起勁。好，改吧，我也樂於叨這一點閒。

下午，謝璞生先生來此閒談，坐久不去。他說，「新浦這地方真寂寞呀，都是商人，可談的真少！」此老舊詩做得很好，今天五十七歲，還同我一樣，不知世故。他的詩，我最喜愛的是：「一生去住惟心在，萬里飛騰有夢長。」兩句。近因常和做舊詩的人往來，自己也做了些舊詩，但說得過去的，祇有兩首：「上清十二迴廊路，起看春宵欲斷腸！露溼紅闌人已睡，一天雲氣月微黃。」鈔得春痕夢十三，如烟如霧記鸞鬢；靈心乍轉空明夜，細看長天帶月藍。」寫示璞翁，亦認爲空靈可喜。茫茫的春天，心是沒有着落的，讀詩作詩，祇愈感蒼茫耳。

天天推磨，忙得要命。校長跑了，校董主席又是個不負責的傢伙，三個月祇用了一個月的薪水。窮得沒法，跑到新海報，發了一個大牌氣，大喊副刊不再編下去，才嚇了五塊錢來。

當此而後，不冷不熱，心裏想，假如此時能在雲台大淵旁，臥櫻桃花下，聽高崖水落，清脆滿耳，這是何等幽適！但偏偏要推此窮磨，編此無聊的報紙。讀黃仲則「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難」，這兩句詩，便感到自由自在的生涯，不可再得！

二月尾

葛賢寧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陰

今晨八時，從D縣回鎮，天落雨，心境異常憂鬱。做事，一年來有點厭倦了；女人，也有點厭倦了，心中煩膩得慌。假如這次江蘇政局沒有變動，從現在起，即着手赴日經費，能够讀三年書，專一在文學上研究，也許藝術的興趣會使生活變得有意思點吧？

我日夜希望着，不，是夢想着能够再過幾年讀書生活，把知識儲蓄得更多更豐富些。

二月廿五日 星期四

今天起身很遲，因昨夜失眠。

上午趕作一篇播稿，又訂了一個長篇的大綱，即日起着手搜集材料。俟珍事定，房子租好，先寫一兩個短篇，再開始長篇習作。

晚訪Y氏，彼未回鎮，頗悵悵。歸作快信一，明日寄南京，珍事還未定啦。

兩日來寫作之心情很熱。

懷念着珍，愛她又憐她。

有許多朋友，熟人，都反對我待珍好。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她一不漂亮，二無才能，三她

家太窮。但我始終認爲兩性間的結合，只要感情好就得了。講到漂亮，我過去曾經認識幾個所謂「美」的女子，後來因爲她們的心靈並不如外表的使人傾慕，甚至於，醜態不堪，結果都一個個的分開了。不美，是沒得關係的，但珍也不能算醜；至於才能，我相信珍是有的，珍的天資很好，祇可惜家庭環境太壞，過去所受的教育也不高明，因而學識平平，我想她做普通事，還可以應付得過。最後談到窮，這與兩性間的真情結合，更沒得關係。我知道人世上有許多男子是靠著「裙帶」去升官發財獲得社會地位的。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上面去。我覺得「生」是可貴的，「愛情」更是可貴的，在短促的生的過程當中，尋找伴侶，應該絕對以心靈的喜悅爲主，否則對於「生」是大侮蔑。現在讓朋友們反對去，我絕不能對她有所變心，我對一切人，尤其是女子，我是絕對的真實，坦白，但人家懷了異心的時候，我是即刻掉頭不顧的，對珍也是這樣的態度。

二月廿六日 星期五

珍事已定，往正校擔任職務，待遇很薄。

璵哥往安徽就大通煤礦公司職。上午十一時四十一分搭飛快車往南京由京轉蕪湖。我送往車站，在候車室坐了一個多鐘頭。他對於往皖職務是並不喜悅的，在浙江長興煤礦礦場，做了五年煤師，經濟方面，當然富裕得多。但所歷危險也不少。在礦穴下工作，同兵士上前

線一樣。時刻都有生命的危險，而他就如機器一樣，一向是沈默地工作着。去年離開長興歇了半年，回憶起礦中生活，就不時吐露出「不願再幹」的意思了。去年歲尾，到鎮江來，訪了幾個熟人，想在省會謀一個公務員位置，可是機會非常少，不，是沒有得力的人，結果還是到礦上去做事，有許多學礦的同學，他們現在都關起來，做了官了。可是他是好靜的人，見了人家面是說不出話來的，有時，我真爲他奇怪，已是四十歲的人了，爲什麼還訥訥如處子呢？要是別人，早已去尋那關同學，謀點優好的差使做做了，可是他，有權力的不肯去找，沒權力的又不能幫他的忙，還是礦界的朋友，送他到礦場去。

我懂得他的心，連家庭方面都勸阻他到礦場去的，只爲他已是四十歲的人，不應再做冒險的工作了。臨行的時候，他特別顯出高興的樣子，可是我幾乎流下淚來了。

二月廿七日

晚，精神很壞，讀吶喊數十頁、死魂靈三十頁即睡。

二月廿八日

Y公來，下午往訪，談赴日事，他要我再做一兩年事，多寫作點，再赴日。同時，他要我替黨方做些工作，我只覺得在這兒工作太重，待遇太薄，簡直不够生活，巴不得一日離開這裏。這意思，他也明白。到日本的經費，我一個人還容易維持，但把珍撤在鎮江，又有

許多不放心處，她一個熟人都沒有，又是太老實，怎麼辦呢？爲着珍，我又有點躊躇了。

現在，我祇希望能夠多讀點書，多事習作。自己太無成就了，但這裏，環境太不好，做了兼人的事情，薪金比人家還少得多，心中想起來就覺得不高興。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

賈祖璋

下午闖家至XX公司購物遊玩，時局緊張之中，此真巢燕游魚之樂耳。

晚檢閱書籍，擬擇其緊要者裝箱運至南市友人處，免蹈往年滬戰的覆轍。但翻了一下，雖然祇有二三百種，却都是五年來精心購買得來的有用的參考要籍；還有幾套完整的期刊，看似不值錢，實則搜求不易，尤屬可貴。「不全寧無」，拿那幾冊好呢？決定一冊也不撥，讓牠們像前次那樣全部變成灰燼吧。況且那裏難道一定是可靠的安全地帶嗎？

竹頭木屑

易君左

民國二十五年日記

一月

本定元旦或二日赴京，一因雪阻，一因應酬，遂決定不去；又加身上無錢，去亦徒然；

故索性不去，俟稍有錢時再去。（一日）訪×於太平巷，環而繞之者皆求事者也。轉車訪×，談甚久，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南京）文人筆墨賤如狗屎，非自立一局面，無由替天下筆桿子出一口氣！（九日）復信無慮十餘封，有代人問託者，有約人撰稿者，皆預定非寫不可之信，一筆掃清，痛痛快快！（十三日）最沒有辦法的是窮，妻囚之而急，國家如此乾癆，何況一家耶！（十七日）人生爲幾個臭銅錢所苦，真氣死人，接×信，天下文人卽天下窮人，同聲一歎！（二十三日）人入中年，何以如此無聊？心緒何以如此悲苦？到了老年，豈不大糟特糟！（二十五日）×來信。謂如再無辦法，卽將到「沒得問題」的地方去，怒焉憂之！（二十八）

二月

星期日實無聊賴。（二日）文字上所欠之債與經濟上所欠之債等。（四日）燈下與諸兒童明星像取樂，亦萬無聊賴，遂啞戲。（八日）爬山，登一高峯巔，看演手溜彈。（十七日）奇寒。隔房有胖子打鼾，影響睡眠，人生最怕逆旅，逆旅最怕打鼾。（二十九日南京）

三月

余自信有一點尙對得住自己，卽爲人謀而忠。余輕諾而多信，爲人謀較自己尤忠。（五日）行經一宮殿新廈，乃×氏宗祠，其旁有難民百餘，狼狽不堪，兩相照映，抑何不平！

(八日) 輓又聯：少年意氣各雄豪，熱淚行間救中國；異域情懷原黯淡，輕歌聲裏度人生。
(十一日) 近日心緒不佳，且多思慮，夜夢尤多。念及兄嫂在家，連棉被都當了，益覺酸苦。(十九日) 頭痛劇烈，請假一日，不敢用腦。平常把他偏勞了，今天特請他休息一天。
(二十八日)

四月

在梅花中談教育，大便時望太湖。(三日無錫) 見報載公務人員不能用公共信紙信封，即購無銜者多種、備應用，因為信較多也。(四日) 贈又新婚聯：齊家第一勤和儉，娶婦成雙愛與專。(五日) 春日午後呆坐聽講陣中要務，最易打瞌睡。(十七日)

五月

兩賣花者各說各自的花好，互相排斥，毫不客氣，同行嫉妬，是國人最大病根，余均拒之。(三日) 憶往年轟轟烈烈之一幕，而今奄奄沈沈無復有生氣，世運推移耶？個人墮落耶？(四日) 報載阿京為意軍攻陷，阿王出亡，畢竟抗敵精神抵不過飛機大砲。(五日) 祖父日記同治二年者閱過，因感黃牛救吾祖母，擬以後不吃牛肉，至少亦應少吃。(七日) 阿比西尼亞亡矣；然有不亡者存；中國未亡，而有亡者在；可哭！(十日) 翔兒赴京，一家人皆難過，母及妻均哭，余忍淚，因男兒志在四方，放開些想好了。(十九日)

六月

晚飯不飽，最大苦惱！（二日）凡人皆比我有城府，我則太直率，有什麼說什麼，一秉至公至誠。近來編書，常與古人接近，覺自己心性宜於學象山，而厭朱子之繁瑣。母疾，赴省府與諸友研究，親購藥而歸。（三日）X來訪，余最怕其梅瘡，又無法以拒絕。（十一日）X約今日下午晤談，余冒大雨往，以不失信；而X亦冒大雨來，不失信於余；結果均未晤及，然精神可嘉！（十五日）近來每飯與母合食啤酒一瓶。率家人拔園中草，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信然。（十八日）在江陰無酒可吃，亦不想吃，因劉伶杜康二幕均在此，不敢飲也，一笑。（二十二日在江陰）

七月

X太太來，X介紹東北教書。近來忙於替人寫信介紹，或保存原飯碗，或製造新飯碗，而兩下皆無若何把握，寫自寫，用人之權在人，亦聊盡心而已！客去後，入房進門碰一泡，晦氣！（五日）最怕查字典。（十四日）家人有反對熱鬧者，余曰：寧可使家庭如市場，不可使家庭如古廟。（十五日）出外購物，遇X，訪我談國選事，而香氣撲鼻。（二十日）一上午會客九人，X謂：這些人好像約集今天上午來會你的。（廿一日）各方託媒教員者甚多，皆無辦法。（廿二日）夜間乘涼，仰觀星月，靜觀雲電，不禁有感！宇宙茫茫，乾坤一

片，人何渺小乃爾？（廿八日）閱書及培根生活學術。（三十日）

八月

聽女角×唱打鼓罵曹，甚穩，扮相亦好，曹操則太糟糕，比我尚不如。（三日）閱諸子治要，嵇康養生篇尾二句，殊爲名言，而何以自身且不保？（五日）×君卽×之姪。凡患難之交，卽道義之重，余始終不能忘之！（十二日）無論若何小事，均須以獅子搏兔之全力赴之，始克有濟。（十三日）妻慨然謂：論天理良心，人情世故，我決不致落選。然而現在世界誠有如曹操所言：「哎！那裏有什麼天理良心！」則淡然置之可耳！（廿二日）人生能接近大自然一分，便多得快樂一分；（念三日）接家電，余已獲初選。赴西門看×病，見一×女士典型之看護。（三十一日）

九月

隨身數載之自來水筆，忽在南京遺失，甚爲痛心！（六日）至×處爲妻取大衣，伊正演玉堂春姿勢。（九日南京）上午將七八柄扇面一氣寫完。（十二日）謝×贈食物：滿盤白糯珍珠肉，一碟紅椒瑪瑙魚，慰我舟車千里路，勞君筆墨八行書。（十四日）入官齋，隔壁一胖子鼾聲大作，改臥一室，余常遇胖子打鼾，亦一奇蹟！（十五日江順輪）贈×咖啡店聯：華年深怕風吹皺，小飲提防月暗窺（二十八日長沙）

十月

親友各方招待盛意固可感，只是肚皮有些吃不消，倒不如在家吃燉巴巴大鯽魚，下廡花，嚙雞荷梗，風味無窮！（四日漢壽）在家悶居，如失業者之等差事。（八日）親族中窮得不堪者，滿目悽涼，安得廣廈千萬間？（十日）乘輿返城，憩於株木山，一當壚婦與一老翁，探詢知是余，不禁驚羨。（十六日）月光照江面如銀練，賦詩寄內，有：「天風浩蕩吹人老，小別如何亦斷腸？」之句。（念八日長興輪）×戲謂余：國選雖停，但取得了一個候補道資格。（卅日）

十一月

有宴×界者拉余作陪，余以彼等應來拜會，拉我去陪，對不住得很，因回家閉戶寫文。（十一日）閱妻復兒書，有十年苦幹一語，頗打動我心；倘全家真能抱此心做去，克勤克儉，家道必然興隆。（二十日）遊棲霞歸，在車中做各種遊戲，消磨時間。能如此笑幾回，跑幾回，倒於心身有益。（念二日）今日大風黃沙天，若警告江南人以塞外荒苦而增其敵愾同仇之念者。（念八日）

十二月

余爲一最怕浪費時間之人，有日有人邀打牌，謝絕之。因打牌勞民傷財，實在無益，如

將輸之錢購一花，植一樹，買一書，吃一菜，皆較打牌好。（十日）有友見余著書如故，極佩鎮靜。余曰：「不鎮靜又有何辦法？」（十四日）今日一日，幾如開裱畫店，又如賣春聯者，題畫題詩極多。（十六日）余今年愈不怕冷，惟新有一耳鳴病，氣虧歟？非至大雪奇冷，不着絲棉袍，裘決不穿。（十七日）

京華讀畫

胡術五

萍踪偶記的一頁

十一月三日早餐畢，青年會參觀陶冷月畫展。多寫月色水景，法參中西，與攝景幾無二致，足見工細，返張府園，趁四路車至乾河沿，訪繼宣，少談。並出示其所藏康梁聯軸，和會熙汪采白等小畫。別後至華僑招待所觀張書旂畫展。花鳥二百餘件，設色生動，用筆挺秀，不覺留連過午。張浦江人，中大教授，用紛於色紙上作白菊、白鷺等幅，深淺如意，層次井然，尤難能可貴，其叔振鐸亦工國畫，筆致極相似，年前共事徽中時，曾於振鐸處，見書旂畫片，用筆之簡，布局之新，久愜心賞。今日更於此，一飽眼福，樂可知也。

八日下午青年會經張鄭書畫展覽會。經名亨願，海上名流，兼有中委頭銜。畫松爲多，略有霸氣，是學李復堂而得其皮相者。寫作尤惡。記曾於海上見其所作松竹長幅，頗不若

是，豈爲展覽湊趣，而非精心結撰品耶？所撰開會旨趣中，有「寫畫完全是興趣，博好他人，便爲苦事，……我決不敢自命爲畫家，隨便塗幾筆，……開展覽會，多少要標價作賣品，我極端主張切勿太貴，已經商得張鄭二君同意……」撇開書畫本身，前數語，自是名言至理，而後所云云，則殊見矛盾，蓋其所書遊黃山詩一小橫幅，尙標價五十元。所作松竹，類在三十元以上，墨寶無價，雖不能言多，然較陶冷月之山水，及張書旂之花鳥，均功淺而價高也。若非名流限大，當是中委價高。一笑！

張名善仔，川人，與弟大千以畫名海內，尤工畫虎，爲山君寫照，逾六十幅。窮形極態，雄健之氣，躍然紙上，黃山手卷多幅，及白猿、白驥等，用筆傳色，亦不同流俗。可謂名下無虛。

鄭名岳，字曼青，永嘉人，亦一時作者，殊不稱其名，所作花鳥，了無映帶之致。隨意點綴，用筆不簡而百病俱備，飛多斷翼，立多病足。八大青藤之不經意處，殊不若是。惟葵花端午景設色能潤，貓蝶一幅有遠神，爲不多見耳。

九日青年會柳子谷謝公展畫展。柳畫竹，極秀挺，水災圖寫波濤中，房舍人物坍塌愁苦之狀，亦淒惻動人。謝花卉設色濃麗，一如千年前，雖有佳品，總覺未盡脫儉俗。

十日下午五洲公園汪采白畫展，所寫多黃山山水，簡作花鳥，均清挺絕俗，確是吾鄉健

者，哲嗣 易子 家學淵源，畫筆亦不惡。惜此次附展翎毛數幅，用筆呆滯，且足趑拗折，多違畫理。未免爲全會美玉之玷：

安樂酒店 胡猷雅 個展，枯枝小鳥，簡古有神致。

十七日青年會方人定何遜李設聯合畫展，方純粹一東洋畫家，雖有佳構，殊覺刺目。何遜指畫山水殊拙劣。而畫虎多幅，筆墨滂沛有奇氣，可奪張氏兄弟之席。李設寫漢壽亭侯及鍾進士極多，各盡其態。其他人物，欲入瘦瓢之室，流連久之。

下午借錫民至第一公園觀趙安之個展，無所不寫，無一不惡。所作佛像、山水、翎毛、梅竹等，幾如初學塗鴉，不成點畫。而標價多在三四百元，真不可解！

十二月二十九冒雨往青年會觀汪方二鄭合作畫展，均臨時雜湊之作，殊悔虛此一行。

今年入秋以來，京市畫展之盛，風起雲湧。以上所寫，僅記憶中十之六七耳。最早如盧鳴治之賑災個展、及中間勵志社之賑災畫展、蒙古安某之畫馬等，均付闕如。除張書旂花鳥之精而富，何遜畫虎之非賣品，均不愧爲藝術而展覽外，餘多不免帶營業色彩。京市某報曾有「趕集式的畫展」之譏，概乎言之。憶十一月九日遇青年會畫展定件室時，滿地滿案，均有「某某院長助啓」、「某某部長助啓」等，書就待發之函。幾於京市要人，人有一函。令人繙想倪雲林傅青主輩之高標自賞，真有古人不再之感。

足痕

金葉

X月X日 雷雨

撕碎我甜夢的是一種男性發怒的咆哮，交組着另一種沙啞的嘶叫，我憤憤地睜開艱澁的睡眠，窗子上才蒙上一層魚肚白，這時，嘶叫聲已轉成慘厲的嚎啕，顯見事情很嚴重。

隔着紗窗，朦朧地辨別出這是兩個扭打着的人，後來才知道捉住了個小偷，哇地上兩隻破蘿裏凌亂地堆着的，正是已拔起的青菜。

種菜的是我底鄰居，他舉着顫抖的手，對我那個跑去瞧熱鬧的女傭，比着，訴着，他是個就靠着這一方地過活的窮人，如果誰敢碰壞他地上的菜，就等於奪了他的命，何況已被偷過兩次呢？受了一頓毒打後的小偷，「嗚嗚嗚」地號哭着，蹣跚地向東走去，我看清那是個襤褸的乾癟後生。

八點半動身上辦公廳，天空裏的黑雲醞釀着雷雨，這過早的夏季把所有的人都鎮懾住了，幾個剛南來的同事都在抱怨南方蒸鬱和多雨的氣候，北國晴朗的天空繫住了牠們的心魂。

六個鐘點研究所裏所謂的「辦公」，對於我感覺到的是時間的太匆促，回到家，卸了雨

具，把上午萍寄來的康斯坦佩標進版的蕭翁的短篇小說打開，看完了幾幅木刻插圖，又厭煩地丟下了。

晚上和琳去看鑄情，這影片在上海已映過好久，現在才到南京來，不知等慌了多少「莎翁迷」的觀衆。記得中國評論週報的記者，曾寫過一篇短評，推崇這影片比仲夏夜之夢有價值，在我看來，二者都不能充分地使我瞭解其好處，大約這就是我淺薄的地方。

泰山

馬子華

一九三七，四，十三。天氣未雨而陰。

昨夜下泰安車站時，我以為那連綿的春雨會連續到今天的。誰知早晨六時起床以後却沒有落雨。喜歡之極，自己叫着：「真是天緣！」

進豆漿時我們的山轎已經來了。那轎子比雲南的還要簡陋，不過便於力伋肩抬和便利旅客沿途觀覽倒是真的。

轎子由泰山山麓拾級以登，愈上愈陡。沿途木林蔭蔽，加以昨夜霪霖普施，枝葉更覺新潤了。山道紆迴難尋，起伏不定。瀑泉流乎山壑，形勢之秀麗與氣魄之偉大。吾儕雖稱山國，望之殊有愧色也。

自一天門抵中天門途中，回首下視。但見晨霧密鋪山半，不僅我們的來路已被掩蔽，那無數的小山亦不多見，僅留其最高者。佇立一看，那嵐霧如像海浪的漸漸移動。透出的山峯直似島嶼然。誠壯觀也。從前司馬遷遊名山大川以增文章浩然之氣，最近又有徐志摩吳組湘等文士的讚美。嗚呼，治文者可不登泰岱以擴其胸襟乎？

霧海被山後湧出的陽光輻射而下，其反光愈強；清風吹嵐霧隨旅客之後，其移動更速，四野迷濛，可愛可愛。志摩寫「日出」，組湘寫「樹林」，吾何不寫「霧」以成鼎足哉？一笑！

上山以後，乞丐甚多。每赤身露體立道側追索銅錢於行客者。有數齋婆上廟還愿，施以棉線一束，我問她們是什麼道理。內中有一個答道：

「這是習慣了，意思是說乞丐罪孽深重，心多妄想。施給他針線，欲使渠等以針線為活計，不必乞食道側也。」此善男信女的話給我的感想彌深。試想這些無家可歸的窮人是不是可以由一點兒針線謀生嗎？可是其謬誤若此。北中國之貧困「青天老爺」該救斯民！

載我的轎夫是兄弟二人，弟僅十六歲。頗具山東人誠直的性格，我憐惜其苦，下轎步行甚久。患心臟病，醫囑不能登山，爲了平生夙願，不之顧耳。及至南天門，心劇痛之至。

在南天門以雞蛋素麵當中飯，頗不適口，果腹而已。

南天門在兩峯之間，門臨高峻。仰視之幾不可見。然該地尙未至極峯。約下午三時許，乘驢登到玉皇頂，此處方爲泰山的最高峯。上有秦始皇的封禪無字碑。余不爲之信。

立於泰山之極峯，俯視四下，誠如「登泰岱而小天下」之言。然以冷風驟雨忽來，不得不急急下山。時萬籟寂寂，僅有轎夫小語及歸鳥聞噪耳。

書生日記

陳友琴

四月十一日（星期）晴

睡到八點鐘纔醒，想起來寫點什麼，終於又躺了一會，我近來似乎更懶惰了，雖然春天是最困人的，誰都願意在早上多睡睡，可是在我應該竭力矯正這毛病纔是。

起來寫了一篇短文，接着便看師二的歷史考卷，整個上午便混過去了。

午飯後，妻領孩子到新闢路看南京來的親戚去了，獨自看了一回報，耐不住寂寞，也想出去看看朋友，終於沒有興致，打消了念頭。把新出版的夜記拿着看了幾篇，這是許廣平替魯迅編的雜文小冊子，裏面的文章，大半都從各種刊物上讀過的了。于是把它拋過一邊，又另取一冊樂府雅詞來讀了，見葉夢得改蘇東坡「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等詩句爲一閃鷓鴣天云：

「一曲青山映小池，綠荷陰盡雨離披。何人解識秋堪美，莫爲悲愁浪賦詩。」
酒，透東籬，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記得隋煬帝的詩句「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秦少游曾取以入詞云：

「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如此引用前人之句，簡直是抄襲，然而有很多的讀者只知此是秦少游的名句，而忘却是隋煬帝的原作了。

像這樣改詩爲詞的例證恐怕還多，以後當留意輯錄，以資研究。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

偶然因買書走到街頭，看見一家綢緞店舖門口，高懸一旗，上面打着斗大的「狂賤」二字。（其實綢緞並不賤，更不至于「狂賤」，他們是在「報虛謊」）

「狂賤」二字，在我還是第一次遇見，在路上，忽然記起「如何濫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損挑」這兩句東西，不知從那裏看見的，大約是詠賣瓜的句子吧？濫賤的東西濫賣出去，到說得過去，爲什麼這家綢緞舖子偏要「狂賤」呢？「賤」而且「狂」，真有些像替上海的市民上「謚號」了！

書舖子裏的書雖未至於「狂賤」，然而一折八扣的書十分多，雖「狂賤」差不了幾何，不久，也許要像賣爛瓜一樣論損的拍賣出去了吧。

據報紙上記載，現在的市面漸漸景氣了，物價上漲，將來或許尚有「狂漲」的一天，但不知文人與書也有漲價的希望沒有？謹拭目視之。

後來在中華廉價部買了一大堆廉價的破書出來。乘黃包車回家，（平常總是乘電車的，今天破例。）到家，已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了。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二

連上了三點鐘的課，回到家裏，十分疲乏，還是讀讀詩消消悶。趙孟頫說：「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賈性之說：「折取一枝入城去，叫人知道已春深。」我既沒有到東城送客去的機會，而且即使到了東城，也看不見什麼春光，小東門大東門的景物，和我住的這地方正是一樣塵囂，那兒有「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烟絲」呢？至於鄉間的春光雖好，但離開舍下太遠，乘車去當然可以，但車費早被昨天買舊書買掉了，雖動遊春之念，也只索一口氣歎了。而又沒有好朋友是高人雅士，像賈性之一樣肯折取一枝半枝柳條什麼的，到都市上來報告我春已到來的消息。如此，春色雖已滿大地，却似乎與窮困在都市上做窮教書匠一類的人並不相關。

若說在詩句中也可以尋尋滋味，但是未免太寒酸得可笑了！

有朋晚上來

陳伯吹

連天的陰雨，叫人不敢抬頭望天，人們是怕看「失望」的。

開了窗，雨絲會飄進來，雖然它們每一個所需要的體積極小，然而它們來得一多，也會把窗檻弄得稀濕。這裏看出了「多數的力量」來。

心一橫，砰的，把窗子關緊。雨絲飄在窗上，却也嘩嘩有聲，似乎朱門外苦人們的嚶嚶求乞聲。然而，救濟了你們少數的，也不是澈底的辦法，於是我轉過頭去看帳子。這心境，正像在馬路上走時，不要看小乞兒在面前磕頭一樣。

「什麼時候能够澈底了呢？」

無言地把頭回過來，望着不敢望的隔着一層玻璃的天，天的臉色像一塊鉛。

無可奈何地旋亮了電燈。

朋友叩着房門。

大家握一把手，苦笑一下，坐下來，淡漠的彼此一句兩句，像才抱上手的一支六琴弦的初奏，琴——琴——地。

與緻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大家從「綏遠挺戰」說到「瑪德里戰爭中的國際縱隊」，我

們會心地笑了！我們都憧憬着了！

窗外，雨聲響起來，急起來。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忽然地老杜的兩句詩來到口頭，但是這兒一跑出門，便是吃人不見血的都市，何處剪春韭？

「朋友，喝一杯開水罷。」

臨時日記

董秋芳

青年界編者不棄，又向我徵文，這番題目據說容易了——抄日記。

我是不寫日記的，自然因為懶，但也因為沒有什麼可記；那末，照理，我是可以振振有辭地推却的了。

然而，編者趙景深先生却已預防到這一着，在信裏說道：「您不寫日記的，那就請您從今天起，寫幾天日記給我，或寫一天的日記也可以。」

我就寫一天的日記給趙先生。

下面就是。

XX日（星期X）

今天天色昏黑，但不落雨。

早膳後，兀坐無聊，往街上散步。在隣近教育廳的拐角處，坐着一位測字先生。

是個矮個兒，年紀約莫有五十左右。面色黑中發紅，活像上海的印度巡捕。顴骨突出得很高，因此使兩隻深陷的瞎了的眼益發見得深陷了。——天曉得，它們却能洞察別人的吉凶禍福呢！

他穿着一襲破舊的藍布大褂，坐在一張帆布矮凳上，兩手捧着一口小木箱，上下左右地搖動，發出囁碌碌囁碌碌的木籤轉動聲，同時嘴裏不絕地叫喊。

——八字好排，流年好測。

——囁碌碌，囁碌碌。

——吉凶禍福好問，妻財子祿好算。

——囁碌碌，囁碌碌。

于是引動了幾個人走近去。他們並不測字。他們却攀談起來了，並且，一忽兒竟已談得入港。終于那測字先生把那隻小木箱放在膝上，仰着那張嵌着兩隻深陷的瞎眼的面，感慨似地說了一大套：——

「這年頭兒賺錢真不容易！綢緞沒人穿，南貨沒人買。洋貨生意要蝕本，擺攤漢豈攤的倒灶也不少。你們瞧旗下一帶，看外面很熱鬧；白天，洋鼓洋號鬧得震天價響；晚上，電燈寬紅燈照耀得多亮多好看。可是骨子裏，不瞞你說，都要不得的。」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于是又結尾般的繼續說了一句：「看來倒還是我的生意經好。」

大家都笑了，隨即紛紛走散，仍讓他獨個人閉着眼在那裏搖着木箱叫喊：

——八字好排，流年好測。

——囑碌碌，囑碌碌。

——吉凶禍福好問，妻財子祿好算。

——囑碌碌，囑碌碌。

寫什麼呢

陶秋英

四月十八日

日記，寫什麼呢？要寫起來，無非是「悶，悶，悶」，三字而已。昏昏的睡，呆呆的坐，時聽窗外苦雨滴瀝，鳥語啾啾，無不困人情緒，好不悶損人也。又想到人是總有一天要死的，一切惟恐來不及，奈何奈何！

日記三則

慕 史

春 四月十一日

春到今天方始駕臨到辦公室裏來。

新年消逝時，我曾獨自站在窗前向空中的白雲嘆語過：「新年來了，新年又去了！我聽到她在馬路上活躍，我看見她在兒童底天真的臉上嫣然微笑。然而我呢？我始終沒有一觸她底纖手的機會，就像看見一架巨型機在天空翥然翻過，看見它底機身，聽見它底機聲，然而沒福乘坐。看它飛過，聽它飛過，並留下乘客的得意和歡笑！如今春又已行畢她底半程，我底辦公室中還沒有沾到她明爽的羅衣上溢出的，這使我已惆悵了好多天。

然而今天她畢竟駕臨到了！

雜亂的案旁板壁上給掛上的兩枝桃花刺入我底瞳孔中時，我險些叫了出來：「她屈就駕臨了呵！」

這兩枝桃花都祇有尺來長，花朵尙未盡綻。一枝玉白中略帶幾絲微暈，一枝則一色粉紅。花朵間又稍綴數瓣綠葉，顯得十分嬌豔，柔嫩，俏羞。她們底姿、色、香、韻，够使你沉醉，尤其是一個渴望着春的人。

夜晚覺得有些頸酸。——爲了頻頻顧盼她（紅枝）和她（白枝）。

桃 四月十二日

可憐的嬌柔的桃花呵，有幾朵纔含苞欲放呢！

昨夜沒有一絲風爲她們輕輕撫摸，沒有一滴露替她們蜜蜜潤澤，這已够憔悴。而又被我這殘酷者施予一種慘刑——沒有水瓶的緣故，將她們吊夾在鉛皮彈簧夾中。這夾子夾住我底臉皮尙要嚷痛，更何況嬌柔嫩弱如她們！今天的她們，白的已無限蒼白，紅的也萬分昏黯；花瓣似害了一場大病，軟綿綿地而又起了無數皺痕。她們衰了，她們毀了！

我把殘枝丟在字紙籠內，然而又十分不忍，因爲我還愛惜她們。我把殘瓣由輕輕撫弄而至使力揉捻，眷戀地放到鼻端嗅聞，覺得香味變了，桃花特有的清香竟變爲杏仁汁的說不出的芬芳。丟下她們時瞧見一瞥憎恨。

春在辦公室中僅僅兩天便消逝了。

夜 四月十三日

本來已把昨天的事完全遺忘了，然而在晚上又給勾引起記憶來。

晚飯後八時許，煩燥得很，照例不愛喝白開水又不抽煙，便起身向戶外走走，想藉此發泄一下燥氣。今夜沒有月，然而撒滿一天星斗，儘在閃呀閃的擠眉弄眼。天色和月夜不同，

沒有晶瑩的柔光透射過雲片，深深地像一疋「摩登藍布」。「吹面不寒楊柳風，」拂在臉上和暢可愛。

煤屑路旁的兩行不知名的樹苗，雖種植的日子已有好多天了，幾次走過都見不到一些生機，使我爲之焦燥得很。今晚在星光下看見它們已抽了好多枚小葉，它們在暗地裏偷着變把戲呢！看到它們生長，心中愉快得極。

不知幾時一隅的桃樹上底花朵被風輕輕一吹，招展了一會，香韻狂襲鼻孔。使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拾不起頭來，臉火辣辣地。我相信我底臉色一定比桃花更紅，虧得在黑夜裏。

聞見桃花在刺刺地冷笑！

人間三日

呂紹光

四月十八日

晨起，懶懶的撥開窗帘，一縷闌珊的春意，感動了我寂寞的心弦，情不自禁的低吟着：似水的年華，帶去了我的天真、活潑，燦爛的青春，也被摧毀了！

如今憂慮困倦的心田，老是噙着一朵酸辛的苦笑。

生活的重担·緊緊地壓彎了我的背脊。

「勞心」更「勞力」，像一隻牛，日夜辛苦的工作着。

我想：「死，」才是我安息的時日！

童年的美夢，青春的熱戀，……

像春花般的零落，飄渺了。唉，往事如過眼的雲烟，

在無聲的太息中，我打了個人生的寒顫！

吟着，吟着，窗外一片落英，幾朵飛絮，悄悄地飄上了蓬亂的髮際。

哦，這是春光臨去的秋波呢？還是調皮的戲弄？

十九日

午覺正濃時，忽被妻嬉弄小萍（將近四月的女孩）的欣喜的聲音所驚醒。

「母女的愛情，是多麼的熱烈、誠摯、純潔、偉大呵！」當我看了妻的眉宇間愉快疼愛的色情和小萍呀呀喜笑天真可愛的狀態時，我獨自的想着。

但一轉念，我又意識到：我已是個有了孩子的爸爸了！

在這個動盪萬惡的社會，做父親是多麼的不易呵！

去年今日，我活像一隻自由的小鳥，今年今日呢？……

晚間，伴友人赴國泰看影戲，散場後由霞飛路信步而返。

“Hello, come on, my darling!”忽然一陣嬌淫的聲音刺進我們的耳底，舉目細察，才知XX弄堂口有三四個白俄女人，打扮得妖妍異常，那一副勉強做出的勾迷人的狀態，令人看了實在可憐而又可嘆。

流浪異國的人兒，生活的鞭子迫着她們操着這無恥的勾當呵！

像她們一樣出賣肉體靈魂的可憐蟲，上海一隅正不知有多少呢！

二十日

我和妻踱進法國公園時，正當東方的太陽吐出羞澀的光，清晨的空氣是異常的新鮮，黃鶯清脆的巧弄着喉舌，遊人却很稀少。

踏着落花，嗅着香氣，清風吹來，遊目四顧，渾身似乎輕鬆舒爽得多了。

「設青春可攬而不滅兮，余欲贈天涯之佳人！」我歌着楚辭式的詞句。

「佳人？誰是你的佳人？……」妻撒嬌似的追問着。

「你猜是誰？……」

在各自會意的情態中，甜蜜的微笑浮上了每個人的面龐。

看了一會兒書報，方才回家，時已九句鐘了。

午後作詩一首，題爲賣淫的白俄女。

病後

朱曼華

四月廿日

病後無事可做，別說看書，連看報都頭痛。老孫居然還來邀打牌。我回絕了他。木齋，淑明，李一，他們都來看我，不能儘興暢談，勸我「靜養」就走了。

「養」也許還可以，但「靜」却不能。我這一嬌軀「每天是沈浸在無線電、麻雀牌、孩子的哭笑、小販的叫喊和汽車喇叭聲的當中。午後到臧伯庸醫師處注射「脾素」，體重雖還不能增加，但據說肺病是決不會有的。這臭皮囊放在世上，雖然沒什麼用處，但這樣死了，究竟有點不甘心，所以聽了臧醫師的話，我不禁感謝天，感謝上帝起來。晚飯之後，和妻閑談，聽她說了一個給彬彬聽的笑話，九點鐘就睡了，這是當新聞記者在五年以來最早睡覺的一天。爲了要紀念這樣的早睡，我特地記了下來。

日記

陳以德

三月廿九日

天晴。晨七時起身，八時參加本校「黃花崗烈士殉國紀念」典禮，並且又像煞有介事地做了一番興會淋漓的長時期的演講。除照例地大喊了一陣烈士們舍己爲羣的犧牲精神和堅忍不屈的勇敢精神外，並且把那爲要拯救世人、終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慈悲救世、苦修行的釋迦，主張仁愛而週遊列國、席不暇暖的孔子，主張兼愛、不辭摩頂放踵的墨子，以及爲了正義而犧牲性命的蘇格拉底，爲了真理而身繫囹圄的迦里略等歷史上這一大班傻瓜似的人物，統統搬了出來，站在烈士們的旁邊，分享了一點光榮。因爲我覺得在政治上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殺身的人，固然值得我們這樣大尊敬而特尊敬，但是在文化學術上，爲了追求光明，爲了追求真理，而痛苦犧牲，甚或以身殉難的人，也可以值得我們同樣的尊敬；因爲他們同是出發於愛天下愛人類的心理，同具有一種舍己爲羣的犧牲精神和堅忍不屈的勇敢精神，不過彼此表現的方面不同罷了。

下午，得立余兄來信，報告之零逝世的消息，並爲之徵求輓章。之零去世，上次在華的來信中本已得知，但早就想寫的悼文，却至今還未着筆；得立余此信，遂勉成一聯：「江南論學，江北論文，曾叨七載交遊，歷歷前塵，都成夢影，但猶記寒宵几畔，蕉葉窗邊，促膝忘懷，把盞挑燈商舊稿。」「天從其才，天靳其壽，今竟一朝恒化，茫茫人事，本似烟雲，

惟何堪客地愁中，鶉啼聲裏，傷心無語，檢囊揮淚讀遺篇！」預備明天寫好寄去。

晚間譯關吏的一日兩小時，又對春假的行止，作了一次無益的打算。

一天的日記

周木齋

我向來不寫日記，一天也沒有寫過。記不清有幾次想寫了，但都是念頭一掠而已，連「轉」也沒有「轉」過。這第一因為懶，第二因為不習慣，第三，有一點感想，不是淡忘就是寫了別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第四，覺得沒有什麼好寫，——雖然只要身邊瑣事，——寫了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因此，第五，過去了的生活，不願意再重過一遍，如寫日記。總之，這一半不像：「古之學者爲己。」——我想對日記的「記」字附會地訓話一下：「記者，己也。」——我說一半，由於「爲人」也是「爲己」。

想寫今天——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記，先就說了這些話，自然不得體的。但我第一次寫日記，而這些話總是今天寫日記時的感想，也可作爲今天的日記的一部分罷，寫了也就存下了。以下我約略地再重過一遍今天的生活。

早晨，看到報館的時候還早，便看新三卷第一期的譯文，看了一些P·安恩摩夫的憶戈果里一文，在兩處隨時發生了一點感想。一，「從一千八百三十年到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也

就是到了他起程到外國去旅行爲止，戈果里絕對地從事於一種思想：要在這世界上開闢道路，這世界，由於字句的誤解，一般人通稱爲偉大寬廣，根本上牠對剛開始的人永遠而且到處都是狹仄的。「我想，或者，世界對剛開始的人是偉大寬廣的，而以後逐漸狹仄的。二，戈果里說：「法國人給歐洲輸入那種風氣，對於一切的權威，輕率地服從，而又像兒童一般又把牠們推翻。」這使我想起紀德的從蘇聯歸來。

經過了在報館裏翻閱各報和編新聞的工作回家，下了電車，遇見同事徐德沙先生也剛從同一電車下來。一路而又並非一路走的，上車未見，車上未見。當時突然遇見，像有一個「靈感」。他說我比他先用館，我說他比我先用館。其實我沒有看見他出館，只是我出館時，已經不看見他。不知他是怎樣。

他說到他那裏去。我說「好」，跟了他去。他以前說常搬家，物件很簡單，果然。「所以你常搬家了，」我說。他問我「物件多？」我說只是書雜搬，負重。

這是我懶於搬家的想念。我像都市裏的農民。負重雖使農民流徙，但在別の場合，却會粘着，停滯，甚至壓殺。

以上是我一天的日記，最初的一天，——也許是最後的一天。

憶樓憶所憶

祝劍歐

二月十三日

批水滸征四寇元夜鬧東京宋江題詞李師師家事，決定此事在宣和元年。若謂在宣和四年，則宋江已於宣和三年二月投降，且授武功大夫職，分注諸路巡檢使。其從征方臘，執臘以歸，在宣和三年四月，方臘于八月伏誅，則征遼平田虎王慶諸事當在誅臘以後，而宋江亦以此功升授節度使，無爲張叔夜斬馘事，亦無矯詔賜馘事，且無爲蔡后厚，在鄆州戮降事，可知在李師師家題詞飲酒，必在天罡地煞星未全以前。

四月十五日

講宋史韓世忠破兀朮于金山妻梁氏親擊桴鼓一節。余因謂門人云：昔在甬郡觀大四喜班演高天蕩齣，頗能演出韓王夫婦威武，具見古人對外本領，發揚中國民族精神，極堪欽佩。其曲調全用南呂宮、北粉蝶兒、南泣顏回全套，以鎖呐吹合，極爲好聽。且以平劇藝員而唱崑劇，亦殊不易。梁紅玉例由刀馬旦起，不裝小脚；而此次係花旦王黛玉起，雉尾花冠，繡甲裝蹻，似亦別具生面。以巾幗而具此無畏精神，真中國女界之偉人也。轉憶民國乙亥，余自諸暨之榛嶽嶺回海道出杭州，往遊岳忠武廟。忠武塑像高大，端坐煖閣中，貌四十五左右。

向西龕內神像二十餘人，爲岳三房之次孫岳珂。向東龕內女像十八九歲，爲王女銀瓶小姐。東廊爲輔文侯張將軍憲祠，像年三十光景。常觀小說，張爲王未婚婿，人稱花袍小張憲，意必青年，今乃黑鬚。西廊爲烈文侯牛將軍皋祠，神黑面虬髯，頗見威武，似此狀態宜謚爲武，而反謚爲文，豈非怪事！後殿正坐爲岳王父母，側坐者爲王及夫人李氏。東廊爲五侯祠，祀王長子雲。年二十許，白面無鬚；次子雷，白面黑鬚；三子霖，皓首蒼鬚年臻耄耋；五子霆。其官階惟霖最高，雲最早。雷、霆、霆官階似出岳王上，不過封侯，未曾追贈王爵耳。西廊爲五夫人祠，祀王之五媳，長即雲配鞏夫人，年二十許，餘爲雷、霖、霆之夫人。霖夫人亦白髮蒼顏，年齡亦高，餘皆四五十歲光景。後岳傳謂王長子名雲次雷三霆四霖五霆，今廟中神牌所刊則長雲次雷三霖四霆五霆，次序不同。且霖之夫人爲溫氏，亦非蠻王李述甫之女。意者小說得諸傳聞，而廟祀得諸岳氏家譜爲可靠也。舊傳廟大門內有楊將軍再興像，今未見。天井內有石像六，爲岳王部將何元慶、余化龍、董先、施全。其餘二人腰牌所鐫名字磨滅，不堪復觀。興之所至，權作故事談可也。

日記的片斷

黑丁

——一九三五十月二日。星期三，

今晨醒來，時候已不早了。外邊落着微雨。

我躺在床上，圍着被角，在讀豐饒的城塔什干。

沙蘋爬起床來，到樓下把報紙拿上來。我除了先看看副刊外，隨後便把眼光注意到國際新聞欄內。於是這麼四行刺眼的消息現在我的面前：

阿國外部正式宣佈 邊境意軍開始挑釁

飛機越境機槍大炮開始轟擊 阿國決採遊擊戰術對付強敵

呵，法西斯蒂的咆哮，弱小民族的抗戰！亂鐘響了，戰雲密佈天野！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舊的世界，舊的一切眼看要毀滅了，從此將有一個新的世界，而人類建立下永恆的和平。

.....

和沙蘋去菜市買小菜，我隨着她溜了一條長街，買不到一點合適的菜，不是太貴，就是不中意。秋雨濛濛，身上冷得發顫。最後買了三條黃花魚。幾個銅板的蠶豆。又到油店買了一斤煤油。半斤醋。走回家來了。

又讀豐饒的城塔什干。

燒午飯了。沙蘋說今天多煮點飯，晚飯可以吃涼的，不再生汽爐了。

慌慌忙忙把飯燒好了，而且也吃過了。春橋來了，他說要到申報去送稿子，這樣我便託他把我昨天寫好的一篇東西順便給帶去。

我不想出門。我要安心多讀點書。我現在把豐饒的城塔什干讀完了。

書的結尾，密茜迦在痛苦中到了塔什干，他在籬邊下暈覺，吃些壞東西，爛蘋果，拉起痢疾來了。但他仍然是活着，他抵抗着窮的壓榨，終於找到了工作，用棍子打麥子，刈蘆葦，他掙了兩口袋，一口袋有四波特，他賣了兩波特當路費，他要回家鄉。到了家鄉，亞什迦和費迦沒有跑出來迎接他，已經病死了。母親也沒有迎接他，她是病了。密茜迦長大了，黑了，不像離開家那個樣子，母親摸着他的雙頰，幾乎不認識他了。

他把口袋裏的一塊硬麵包、蘋果、掬出來，向他母親說：「哎，媽媽，吃呵。」

豐饒的城塔什干，這確是一本有意義的書。密茜迦在飢餓的急迫中，他是如何地勇敢、倔強，和一個性情懦弱的小孩瑟琉吉迦從家鄉走出，要到塔什干去找麵包吃。作者涅維洛夫，他以這兩個小孩來敘述一個慘苦的歲月的狀態，我認為把密茜迦強調地弄成小英雄氣概，這是有些過分誇張的口吻吧？但作者描劃的深刻，生動，而對於小孩的心理的表現，却極爲透澈。我讀了這一個飢荒的故事，我不禁深深地想到我們失掉了家鄉的東北的流民……

晚上。我開始讀伊特勒共和國。一邊讀一邊使我捧腹大笑。

自從我們的文壇上有了幽默的刊物和作品出現時，一般人確實在瘋狂中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看來都好像得意。然而可惜我沒有讀讀他們的一篇東西。我不是偏見，我不想這樣做。

這伊特勒共和國，我想每一個人都應當讀一讀，尤其是我們的幽默作家。從這作品裏來認識幽默的所在，幽默所含的廣大的意義。

夜深。我不看書了。我和沙蘋在計劃明天的甚至未來的生活。

在上海如果不能够活下去，我們想再到別的地方去。

總之，我們要找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十二點，我隨着沙蘋的鼾睡聲，疲倦地爬上床了。

夜很靜。

參觀日記

羅根澤

景深兄讓我寫幾天日記給他在青年界發表，這在我是一個難題目，因為我不常寫日記，就是寫也不過是記載研究諸子或文學史的材料，枯燥無味。今年師大國文系四年級的參觀，主任錢玄同先生叫我領導，藉此看了幾個地方，倒比較有趣，鈔寄塞責。

四月十三日

參觀北平市立師範學校，使我感覺興奮的是全校的紀律；職員學生一色的光頭短裝，精神奕奕，具有新生活的習慣，與軍事化的組織。據學校概覽與訓育主任的報告，他們每年有一禦寒運動週，早五點幕黑起床，七分鐘，全校職員和男女學生，齊集操場，作各種訓練。令我肅然起敬，想到近二十年來的浪漫主義的教育。大概已成了「歷史的陳跡」吧？

四月十五日

參觀北平市立第一中學校，該校歷史很長，在市立中學中已成了老大哥了。圖書館中有很多的洋裝書。

四月十六日

參觀北平市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主任王先生，著有動的教學法一書，五六年級試用此種教學法，倒很有成績。看學生互相發問，互相解答，好像是開會一般，而課本上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

四月二十日

參觀北平市立第一民衆教育館。據說民衆教育館是一種綜合的民衆機關，各方面都要顧及，惟其如此，所以倒叫我尋不到特點記載。只是覺得以偌大的北平市，僅有四個民教館，頗覺不足。尤其是現在已成了國防的最前綫，而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一般民衆的國家觀念

與社會道德，都比較缺乏，一旦有事，危險萬分。所以民教館的普遍設立，區區認爲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清明日記

李慎言

四月五日 晴 午後甚暖微有風

是日爲清明節，校中職員率學生往地壇植樹。我因無事，帶盛兒在怡和園洗澡。洗罷歸來，改課卷一時餘，微覺疲乏，隨手拿起新買的海市集，閒看解悶。這本書是阿英作的，北新出版。內容論彈詞、小說、談山歌、傳記，以及明人筆記、清人雜劇，語多創獲，很可供研究明清文學的參考。

我向來是喜歡遊歷，喜歡看遊記的，裏面有一篇遊記文學論，自然更引起我的注意。看了一遍，知道述說的是郁達夫的屐痕處處、巴金的旅途隨筆以及鄭振鐸的歐行日記。這三種書，我原是看過的，他批評的話，和我的意見，大略相同。結尾說：『有人曾經反對過遊記的寫作，好像寫遊記只是有閒人們的事，只是一種消遣，這理解有商酌餘地的，遊記，一樣的是有它的社會性，只看作者以怎樣的態度來寫罷了。』我覺得這話很中肯，實足打破一般人看遊記爲消遣品的錯誤觀念。

後閱明人筆記小話槎菴小乘項，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五月下旬，杭書商某以大批舊籍來滬求售，我和大杰獨愛其槎菴小乘。我已經窮窘到不能應付生活，對此珍本，根本是不敢作任何想念。大杰也很拮据，幾次翻開書，幾次的搖頭嘆氣，頗有欲買不能之感。」這種情況，在我也經過許多次，閱至此，不禁爲我輩窮讀書人同聲一哭。子美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輩又「安得奇書千萬卷，大使天下寒士俱歡顏」耶？

正慨嘆間，忽然槎畫舖的徒弟把我上星期讓他槎的墓誌拿來。誌共兩種：一爲劉半農先生墓誌，係先生夫人朱惠女士所贈；一爲張鑑堂先生墓誌，係友人張子和君所贈。前者爲周作人撰，魏建功書，馬衡篆蓋；後者爲吳闈生撰，賀培新書，袁勵準篆蓋，魏書效晉人寫經體，雖不若劉半農、錢玄同兩先生的雄渾矯健，而秀麗勻淨，很覺可觀；賀書仿張廉卿體，雖偶有傷自然處，而精細謹嚴，亦屬可取；至周文的簡鍊有趣，吳文的詳贍得法，馬篆的圓潤周到，袁篆的瘦勁挺拔，也各自有各自的長處。

午飯後想到今天是給先人掃墓的日期，不禁引起了「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念頭；但我離家將近千里，不能親往祭掃，只好看看人家的掃墓，「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了。

「到那兒去呢？」我問。

「到陶然亭去好了。」英答。

決定了目的，走出宣武門，由菜市口經丞相胡同，到龍泉寺，沿路上墳的很多，紙灰飛揚，哭聲遍野，無名的悲傷，一時觸發，幾乎使我落下淚來。

再走里許，到陶然亭，四面一望，多是荒地。幸有一片麥苗、青菜，和一潭明淨的清水，點綴其間，尙可增些景色；否則，一定更要淒涼了。

陶然亭在土邱之上，三面環水，據說是清康熙時工部郎中江藻建的，所以也叫江亭。「陶然」二字，係取樂天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陶然」之義。亭址較城增高數尺，原是遼代的慈悲院。

進門，迎面牆上有王玉樹書「城市山林」四字，用意筆法，均尙不俗。拾級而上，到大殿前，有碑刻「陶然亭」三字，是袁俊寫的，筆姿雄健，更覺可觀。

北面有文昌閣，供文昌帝君。牆上懸許多木牌，書唐人詩句，說是可卜吉凶。曾記前年與友人來，爲取笑計，我抽一籤爲中上，詩云：

未歸天路紫雲深，眷分依依直至今；

終日垂釣還有意，一年勝似一年心。

我真不知詩中所指的是什麼意思？今天又打算抽籤，開個玩笑，廟裏的人說：「現在沒有籤了，您可說個號數！」我隨便說了個：「四十四號。」按號尋牌，也是中上。詩云：

萬人中竟似君稀，不用鑽龜與祝著。

這種模稜的話，益發使我莫明其妙，只好以笑置之！當時摩登男女猜號數的很多，甚至有先看號數是上上，再來猜的，那更有點滑稽了。

出文昌閣到後院，客廳裏懸着一幅劉海戲金蟾圖，情態很自然可愛。稚辛寫的那付「十朝名士間中老；一角西山恨裏青」的聯語，也可稱得起寫作并佳！

西院客廳，聯額更多，最好的要推翁同龢所寫的「煙藏古寺無人到；榻倚深堂有月來」一聯，和蔡錦泉所寫的「客醉共陶然，四面涼風吹酒醒；人生行樂耳，百年幾日得身閒」一聯。橫額最新的，是江亢虎所寫「風景不殊」四字，揣其語意，當然在暗傷「物是人非」。不過以我看來，不但是人非，就是物——風景——也大異於前。

記得前年秋天，張君邀我和李蘇二君在春明女校吃蟹，吃闌餐，大家酒醉飯飽之後，來此同遊。那時禾黍正茂，蘆花方開，清風徐拂。雪浪層層，景色是多麼可觀！彼此恣意談笑，無拘無束，又是多麼歡樂！如今呢，李張二君設教西安，蘇君求學東瀛，天各一方，聚談固屬不易，舊景又豈能再得？呈在眼前的只是一片荒野，幾簇冢墓，既無可觀，復無可談，惟有暗自傷嘆了！

出陶然亭向東北走不遠，見許多人圍成一團，近前一看，知是大名鼎鼎、聲聞中外的賽

金花的墳墓。墓爲圓形，高約二尺，直徑約四尺多，是磚砌成的。有一老者，身着帶油膩的緞袍褂，和他靠近的一位說：「今天這麼多人來看，可惜咱們的碑立得太晚了！」看他的神氣，很像個老名士；可惜沒有向他請教，終於不知他的尊姓大名？

賽墓西北方面的香冢、和鸚鵡冢，也圍着許多人，有的在讀碑文，有的在長吁短嘆。據說香冢埋的是個妓女，鸚鵡冢埋的是個鸚鵡。以妓女之賤，禽鳥之微，死後竟能供人憑弔，總可算得是生不虛生，死不虛死了！

又北行，墓碑更多，形狀各異，就中以康心孚的石碑爲最美。石係黑色，有白斑點，晶瑩似鏡，可以照臉，據說名叫黑山石，價值三四百元，是由上海運來的。碑文係于右任院長所寫，尤爲名貴。

旁邊還有一座同樣的碑，已爲當地兒童推倒摔碎。聽說現因碑主不在北平，肇事的兒童暫被看押，如何辦法，尙無結果，由此可見一般兒童的缺乏公德心，更可知義務教育的亟應推廣。

正要看石評梅墓，忽見尹國二君由南而來。他們是我的舊同事，現在體專任職。因爲離他們學校很近，邀我到那裏喝茶，不便推辭，隨往休息一會，參觀一遍。該校地址寬大，空氣清新，實在是修養心性，鍛鍊身體最好的地方。

這時日已將落，尹國二君堅留用晚餐，我因尙有他約，匆匆歸家。晚間同鄉楊君來訪，他現任朝陽門車站站長，據說係由大同調來。我們談了些關於雲崗石佛的事，又談了些關於親友的事，十時相別，我便就寢了。

四月二十六日

王萍草

這一週來，積聚下來的事情太多，簡直忙不過來，學籍表剛整清楚，而教局又催填各項報告表，預計又須一週的忙碌。工作好像一個無窮盡的連環，什麼時候能解得完呢？

高一的一班作文，已積下兩週了，無奈何，託易士兄代為改十本，並不是想把這乾燥的工作來苦人，實在真忙不開了，這樣活下去，我總覺人生怪沒意思的。至於說來實現教育理想，天曉得，在這樣環境裏能讓你實現理想的。上課時，學生說我開的課程太呆板，沒有變通，我說依我的理想，是做不到的，就不如照着法規，抄一個課程表為省力，為省事。

耶草老是吵着生活太平凡，但這種環境，那能不平凡呢？我勸他到日本讀士官學校，將來能有點武力，做事總可爽快一點的。我最羨慕拿破崙、楚霸王，像他們那種氣吞河嶽的生活，我們能有一分鐘的獲得，也死無所憾了。

我每次靜坐時，總覺自己可憐，同幾位朋友談天時，總覺得朋友們都可憐；上課時，總

覺一般學生可憐。這種苦悶的時代，把一般生龍活虎的青年，關在這古舊的院子裏，這是多麼殘酷的一件事。一到上課時，我總好發一些牢騷，把他們的美夢，毫不留情的粉碎，好像講台上放着他們每一顆火熱活躍的心，任我用刀子來宰割，自己確是太殘忍了，往往會連自己流出傷感的眼淚。

夜深了，深到沒有人聲的時候，我聽見大門上敲門的聲音，是學生呢？還是另外的人呢？耶草到蘇州去了，我應該到學生寢室看一下的。學生因為他不在校而更放肆，也說不定。

四月二十七星期二

學生學籍算呈報完備了，又是一大堆表格要填，當我把這繁瑣的工作交給書記先生去辦時，我真感到人生的苦惱，難道一些精力，都應該花費在表格上面嗎？

到僑光上課。講周易乾坤二卦辭，我不知中學課本選遺麼一章是幹什麼的。我講了一個鐘頭，學生一點也聽不懂。從前陳衡哲先生在救救中學生一文中，談到教學科太重，我的意思到以為救救中學生，是在取消讀經和過於古舊的文言文。

回來時，天還是下着雨，今天又臨到我看自修，在蒼黃的辦公室裏，一個人枯守着，真像一個入定的老僧。不相信自己還有什麼希望，我想另尋一條比較熱烈充實的道路，可是又

有何路可走呢？我決計改行，也許會新鮮一點的。

想到辛稼軒、蘇東坡、李太白他們的豪放，作文人應當如是，石達開亦復跌宕可喜，總之自己太可憐了。這生活，這環境，這時代，這一些些可憐蟲。我也是裏邊最可憐的一個。

番草來同易士耶草我們四個人清談了兩點鐘。的確，自己能够感到一點快樂的事，祇有好友們的暢談了。在雨聲浙瀝中，我抽空批改了十本課卷。自己真像一部活動的機器。回頭看看已經轉動了五年了。

日記鈔

路易士

四月十一日

到新詩社去訪了望舒，在他那兒吃了午飯。然後一個人到霞飛路去散了一回步。想喝咖啡，便走進一家叫做「文藝復興」的咖啡店去；看看報，聽聽音樂，坐了一個多鐘頭。到生活書店去買了一部耿譯的獵人日記，爲了要和日譯本對照了讀，這樣，可使我的日文有點長進。又在上海雜誌公司買了幾冊新出的雜誌。回到校裏時，正好趕上了晚飯。

四月十二日

昨晚寫了一篇文章，睡得甚遲，所以今天早上又起不來了，不但沒有吃到早飯，即紀念

週也未趕得上去做。今天祇有初二的一課音樂，還相當的輕鬆；但明天可不得了：上午兩課，下午又是兩課。

四月十三日

病了；雖不十分發燒，但一點飯也吃不下去，人也沒有力氣，站不住脚。早上還勉強地上了初一的課，可是午後就更不行了，祇好請了假。一個人在又窮又病的時候，牢騷自然很大，便寫了一首長詩煩歌行。還寫了一首夢。

四月十四日

雖則病已略好了些，但還是不能上課，便又請了一天假。躺在床上，翻開獵人日記來，看看屠格涅夫的獵裝像，又無心讀下去了。想起妻已好幾天沒有信來，朋友們也不來信，似乎人們已把我整個地忘記了，心中悶極。我想，星期五或是星期六，一定要回去一趟。可是，身上祇剩了幾毛錢了，怎麼成呢？上星期我已向校中支過一點薪水了，不好意思再去，便打了一個電話給徐遲，向他借五塊，他說有，要我明天到新雅去拿。晚上，萍草耶草二兄來看我的病，談了十幾分鐘，上自修的鈴子一響，又留不住他們了。

四月十五日

今天已完全好了。妻的信也來了，她要我下星期六再回去。但是我却歸心似箭，想在明

天課完了之後便走。我還沒有向洋草兄去請假，明天早上再和他說吧。從新雅回來之後，爲校中製了幾幅表格。製表格，這在我還是第一次呢。

平凡的一週間

耶草

一九三七 四月十二日

練了一會兒深呼吸，看看錶，六點了。學生們還沒全起身。

六點二十分監督他們上早操。這一課，每一天，每一個禮拜，甚至每一學期，總有幾個學生愛缺席。間或是爲了生病；但，以疾病爲借口而實際偷懶的確實使人難以原諒。

不上早操怎麼成呢？我們是需要康健的。一向我都對學生們說：一個人倘使能够每日勞動，多多洗澡，便不容易生病，會自然而然的康健起來。這是我七八年來的經驗，我愛勞動，尤其喜歡洗澡，所以七八年來不曾生過一次病。

早餐後隨意檢查學生的寢室，床舖多半還算整潔，有一個寢室太髒了；早應拿去洗的衣服堆在床面前，地板上，盡是落花生或甘蔗皮。看去心裏很不痛快。

我關照了伙役，教他們每天多掃幾次。

今天上了四課，辦了許多瑣事，夜裏還得監視學生自修，上床時疲倦透了，祇看上兩三

頁書便已入睡。

四月十三日

趁上午的作文課裏，給朋友們寫了幾封信。

原想在今天午後去看看幽蘭，寂寞的時候老是想和她說說話；可是，天竟如此的討人厭；風，一個勁兒向人間吹來，沙和灰塵的飛揚，簡直睜不開眼睛。我一直憎恨大風和淫雨的日子，往往爲了他們的降臨，我便停止了一切活動。

夜間，看完屠格涅夫的尺素書，動手寫自己的一篇散文，寫不到兩頁時，易士、番草、榮草來敘，攔下筆，隨便談着。熄燈鈴響了，大家纔分散，身子乏得很。

四月十四日

三天的日子就如一天一樣，機械而且刻板。

我想：今天幽蘭也許會有信或者電話來的吧！我等待着，真沒料到等待的結果是失望；什麼也沒有。晚上，一準寫封信給她，問她爲什麼不來信呢？上回分手時不是說過要寫信來的嗎？一個宛若紗廠裏小工一樣忙碌的人，寂寞起來也如像沙漠裏的旅人同樣的，對於一封富有安慰性的信函，是和朝陽一般的需要着啊！

一整個下午改了三十幾本卷子，累得頭昏眼黑。從前，在我中學時代，我的一個國文教

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改卷子是在喫屎！」

當時，老以為他說得未免過分了！而今身臨其境，方知此話不差！

有兩個學生打架，好容易纔替他們和解了。

四月十五日

昨天因為想給幽蘭寫一封信，白日又抽不出工夫，待提筆時已經熄了燈了。點着蠟燭，在默默的寫着，爲了這，我睡得很遲。起身却一若往日一般早，上課時精神略略有點倦意；由於多抽了幾支烟，喉嚨有點啞聲。

辦個學校，麻煩勁兒真不小，單是表格一項就很够人受用的。整個下午，除了午睡二十分鐘，所有的時間完全化費在幫同事們畫表格，填表格了。到晚飯開時還沒填齊呢！

想去看看病中的衛銘表叔，始終抽不出空來，很覺對他不起。

夜裏打算看一點書，可是不成功；許多事都急於要辦，並且，得預備一下明日的功課。久不寫家信，今晚再也不能遷延。

啊！生活！——連一點鐘空兒幾乎都抽不出的生活！真將我所有的理想和計劃一起壓得粉碎了！日子一久，誰能敢保障身體不也給壓得粉碎呢！

四月十六日

看了郭果爾的兩篇小說，惹起了自己的手癢，那篇散文又連續的寫了兩頁。假如今天不發生特別事故，加上明兒一個晚上，準可以將它寫完。

有個小學生到寢室裏拿東西。給失主捉住了。據說這個孩子犯這樣的過錯已經不止一次。同事們多半主張照校章挂牌除名；待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不得不將他們的高見割愛了！我認爲一個少年會有自新的時候；必然的，在他覺醒的當兒，便能够非常堅決的改除前非，做一個最有用的人。他的過錯祇怪我們的教育力量薄弱，他父母的家教不嚴。讓他的家長悄悄的將他領回去，這個打擊我覺得已經不算小了。

四月十七日

今天課少，事情也不多。到夜裏十一點鐘散文寫完了。心頭好像卸了一個沉重的負擔。然而，却給一種莫名的興奮刺激得老睡不着覺。

晨間，幽蘭有電話來，邀我明天午後到野外去散步晒太陽，我立刻答應了她。一週幾乎全是在空息的境遇裏打發着日子，到了假期；確實應該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我們是需要太陽的！

任何一個人，在百分之百的工作時間裏抽出五分來休息也不爲過分吧！明天上午，整理

整理屋子，洗個澡，下午一定到野外去。

如果時間分配得開，想找一個比較乾淨的戲院陪幽蘭去看一次電影。雖然，終年生活在所謂「頂好玩」的都會裏，但除了電影再也尋覓不出第二種娛樂了！

那除非，在幽蘭的故鄉，一個遼遠又幽靜的小島上。……

不是日記

陳白塵

接受編者的徵文，打算寫一天日記。於是提起筆來：——「七時起身；八時，早餐；九時，看報；十時，大便；十一時，訪友；十二時，午餐……」

天啦！我寫不下去。這篇日記是要給許多人看的呀！——那末，寫點抒情的散文如何？來！——「天是那末陰沉，像塊鉛壓住我的心房！」——「呸！太陽冒頭了，不行！」

我打算對國事感慨一番。翻報。於是有了：——「某國又唆使偽軍進攻綏北，媽的，幹！我非去當義勇軍不行！」——慢着！當真去當義勇軍麼？考慮一番才好。

算了罷，只要存心無愧，愛國自有天知。在日記裏不妨說得激烈點，只要有朝一日，別人讀起來「大為感動」，就算得民族英雄，還管它真個打仗與否呢？

可是問題來了：要使別人「大受感動」，必得先表現出自己偉大的人格。像這樣偉大的

人格，豈是卑小如我所可得而有的？……

又有了！據說會國藩之輩的日記都是幕友代筆，我何不也找他一位「槍手」？——然而，然而，我的隨從秘書何在呢？……

嗚乎哇！我做不了日記文學家，更做不了偉大人物啦！——而且，連這篇日記也繳不了卷啦！怎麼辦呢？……

四月二十八日晨

種菜蔬

許欽文

從朝到晚，吃中飯以外，今天我一刻不停的在院子裏弄泥土，爲的是種了黃瓜南瓜，又種葫蘆豇豆。在洗手的時候發見擦起的泡，才覺得鋤頭柄和筆桿，委實是兩樣的。

捏鋤頭柄固然很吃力，可是多握筆桿，往往神經痛，也要不得。我已握久了筆桿，也已捏了鋤頭柄，好好壞壞，同樣的做，無須怨恨羨慕了。

掘掉草皮種瓜豆，「焚琴煮鶴」好像可惜。但這是實利的；草皮只能看看，瓜豆可以充飢。

「賺得木主錢，丟掉棺材錢」或者以爲我不合算。不知道撰稿賣文，有些地方老是不

給錢，反而空費郵票；種了瓜豆的秧苗，個把月後總可以摘得來吃些。只是澆水拔草，隨時需要培養，難免陷於「無事忙」，從此賦閒不得閒！

廿六年四月廿七夜

京遊一日記

何家槐

——四月二十六日

來京五六天，差不多已把所有的名勝都玩過了。玄武湖的清翠，明孝陵的古雅，中山陵的雄偉，譚墓的曲折，莫愁湖的幽曠，雨花台的靈秀，都是使人留戀不置的。

因着遊興的濃厚，在返滬以前，很想再去玩玩燕子磯，雖則幾天來的奔波和幾夜的失眠已經把自己弄得不勝疲憊。到了上午十一時半，我們——我、青偉、尚發——才決定先趁公共汽車到和平門，打算在那裏雇輛馬車，可是爲了經濟和自由，結果還是「安步以當車」的。我們一路上談談笑笑，蹦蹦跳跳，的確很愉快。沿路的村落、樹林、廟宇，一望無際的水田，一片青蔥的豆麥，都使我記起久已忘懷了的童年時代。這種毫不拘束的小小遠足，那裏說得定它的樂趣呢！

將到燕子磯的時候，天竟下起雨來了，我們既不帶傘，又不坐車，在很快就變泥濘的

石子路上淋着豆大的雨點，這滋味，真可謂苦樂參半，但在翻過一座高崗，突兀玲瓏的燕子磯突然在望，江水彷彿就在我們脚下奔騰的時候，我們就完全給豪興佔據了。我們飛快地衝進市街，略加詢問，卽又飛奔上山，直趨最高的那個亭子。

啊，多偉大美麗的自然界啊！那江流，那風帆，那一片碧綠，那一種靜寂……我真想披襟當風，慷慨高歌！

在留園我們泡了三杯茶，和着清茶用了帶來的乾糧。雨落得更大了，從紗窗中望出去，是迷濛而又清晰的一幅圖畫，對此我們真有幾分飄飄然的感覺。這個茶室佈置很雅緻，壁上懸有馮玉祥先生的一幅對子：『窮經安有息肩日，抗日方爲絕頂人，』頗爲警惕。

磯上有奇石數塊，生得十分峻峭，俯瞰江中，使人喪魂失魄。天雨路又泥滑，青偉和尚發都勸我不要冒險上去，但我不聽，還是到那些巉岩上盤桓良久。的確我也有點害怕，防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那顫慄的樂趣實在不是平易的坦道所能換得。據說在這岩上跳江自殺者很多，不知在彷彿躊躇之間亦曾嘗到這種膽戰心驚的滋味否？

動身回城已是下午五時多，仍然是步行的。淋着雨，唱着不三不四的歌，鄉人多結舌相視。回到中央商場告訴青偉的同事，也大半不相信我能跑這許多路，他們看我穿得整整齊齊，總以軟骨瘋的書生相視，可是我的鞋子和一身沾滿汗泥的衣服，却是勝過雄辯的事實。

哩，

當夜腿發酸，有點僵硬，夢中也仍然依稀地看見那江流，那風帆，那一片碧綠……

新婚日記

朱成志

四月二十六日

下了課，趕快騎腳踏車回家去。

幾天來特別想着家。

坤英的脚疾未愈，一個人在屋子裏自然是很寂寞的。

上課時，心頭不時躍出一隻脚，脚背上一個像水餃似的高起了一層，水在中間滿滿地。爲了我，她又耍一跛一跛地拿了這弄好那。

昨晚上好夜課歸去，她已爲我預備好鷄汁湯，米麵已浸在面盆中，我到家時，面水已端好了，洗牙水也已弄好了，牙刷上也已放上了牙膏，另外，洗眼的水——這是她的習慣，每次洗臉後總得用一杯溫熱的開水用右手的無名指——說是無名指清潔些——蘸着水去洗左面的眼睛，用左手的無名指去洗右面的眼睛，她說這是從她爸爸那兒學來的習慣，說是洗了眼後，眼睛能明亮些，故要養成我也有這個習慣——也已放好了，我因爲現在還沒有養成這個

習慣，每次還要她似捉賊般捉住來洗；可是今晚我又忘了，又被捉住了，

「要吃麵嗎？」她問：

「不要，」我想現在僅是九時餘，並且又怕她困累了脚。

她呆了。

「那末，吃些粥吧」，似乎有點啞了。

我見了這樣的情形，知道有點不對，趕忙問了她，知道她僅吃一些稀飯，等我來吃麵的，我真懊悔自己煞風景。

「我是向來不會侍候人的，」她急了，「恨」抓住她兩條她自己常說的雌雄眉毛。

這分明是她有意來使我快樂，有意侍候我的，記得有一次媽在滬時她會將中飯延到二時半才吃，等我下課回家再吃一頓她親手買親手燒的菜，並且犧牲了一日的功課呢，我真懊悔自己的鹵莽，前幾天的晚上不是也同樣地在這時候她等我回家才吃飯嗎？

我撫慰了她，幾顆淚跳出她的眼眶落在床沿。我真該打呢！

「麵呢，我去買嗎？」

「喏，已放在盆中了，」她收了淚，低柔地說，平日英豪的氣概爲了做「妻」，她是在竭力地收縮了。

幾月以前她曾在信中有這樣的話……使你覺得和我處在一起也有「女人」的快樂，那末，坤英無疑地在向這條路上開始注意了。

我走近桌前一看，鷄湯已在鍋中暖烘烘地，米麵已漲得柔軟了。

今天天晴，柳絮在天空中飛，什麼時候去看看紅桃綠柳呢？柳絮已在天空飛舞了，想桃花爲了牠的子而憔悴了吧？

數節

黃衣青

早就聽見說過，真正的智識是和實踐分不開的，就拿我今天的澆飯來說吧！它又給我坐活上一個教訓。

母親常常笑着對老外祖母說：「這個女兒，她的將來我很替她擔心的，開水怎麼開，她都不曉得。」

的確，教科書和其他的書本上，都不會具體地教過我；可是，經了昨天一天的試驗，今天飯和菜都弄得相當好，密司王還讀着我呢！心裏很快活；如果不是迫於環境的需要，自然一輩子都不會知道飯是怎樣熟的！

想想，會吃雞而不會縛雞的書生是很可恥的，可是實際上就很少有教書生縛雞的學校。

午後，王的同鄉王陳二先生來，談些進學校的事情。

晚，洗碗，看月亮，聽樓下女房東的琴聲，禁不住有「低頭」之思了，寫一封信給姐。——四月九日

今天忙得可以，簡直沒有一分鐘的空閒。我們把規定的事情都做了，生活是像這隻方桌子一樣方。王說：「我們生活可以說是充其實了。」我點頭笑笑；王又說：「我們追求的是什麼呢？」我說：「學學做個人。」她也表同意的笑。

晚跑夜市，夜市是這裏的特色，大概和「日中爲市」相對的。到晚來這條街上不許車通行，各地來的商人，把很便宜的貨物，擺在街道上，在電光的下面，霎時間集了一堆堆的人，擁擠着，談論着，我們冒雨走，看見撐大傘穿和服下駄的人們，聽聽那雨聲，曹說很有異國情調呢！

這裏氣候是變得快，變得怪，才出太陽又下了雨，雨中還帶着月亮！真是和這裏的人事一樣的不可料測。——四月十日

梁很早就來，我們一同出發了；老早就想念過這裏的櫻花的，況這次又有團體去的機會。

到三里塚，換了兩次的車，人是擠得很，我們在車子裏整整的站了一個鐘頭，才到目的

地，已經是午後了。

這裏的櫻花，據說是很有名的，遠遠望去，天際紅雲一片，多麼使人心神爽快呀！我目不轉睛地看，很怕它會像雲般消逝；走近了來，樹下有醉人的臉，醉人的鼾聲，醉人的狂歌，醉人的狂妄。「春在這裏呢！」「這裏才有靈性，才有自然！」我們都不禁這樣喊着。

學說：「這才是真面目呢！雖然這時候他們帶的是紙的面具。却把那常時的假禮服，擺脫乾淨了。」

晚讀父親家園和仁的來信。——四月十一日。

綠色方格和黑字

段超人

二月廿六日 星期六 晴

上午完全有課，接連着上幾堂課——和開話匣子式的說幾點鐘的話，只覺得嘴裏乾燥，唾沫都發了白泡，吃飯沒有一點味兒，什麼叫做教員？簡直就是出賣「嘴」，幸而精神還好。

想到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明天就是星期日，我會立刻忘記了一星期的疲乏，高興起來。並不是因為不上課而高興，高興的是可以讀我喜歡讀的書，做我願意做的事，一個星期的忙忙碌碌，很少進修的時間，最大的希望，就是這麼一個星期日呵。寫到這裏，忽然想

到，以前某要人提議；取消假期，縮短讀書年限，幸而沒有成爲事實，否則連這樣高興的一天都沒有了。

吃完飯預備上街買點應用的東西，又想洗浴，也想到公園走走，結果被：「公事完了，再休息的理論征服了，」是的，應該先改星期一要發給乙班學生的六十多本日記，然後再刪改堆積着的作文。主意打定，先拉回這條高興的纏繩，和基督教徒祈禱一樣，閉了一下眼睛，祈禱興奮過的神經，鎮靜下來！翻開學生的日記，一本，兩本……的改着，希望趕快將牠改完，自己也記不清，曾經抬頭沒有？似乎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勻出？唯恐就誤時間呢。……好容易，廿八本改完了，覺得胸部沉重得和鐵塊壓着似的，自己明白，是坐了太久的原因，應該出去呼吸一下空氣。走出門外，黑點般的烏鴉歸巢了，那似乎不是烏鴉，是日記上的黑字。

晚飯後，隨便留覽了兩本雜誌，已十點了，十點還早，再改幾本日記。……五本沒有改完，連串的可欠已來報訊。

時間假使是一個人，我非揍他一頓不可。

人爲什麼疲乏，爲什麼要睡眠，又爲什麼非吃飯不可？

睡在牀上，一腦袋的綠色方格紙和黑字。

二月廿七 星期日 晴

有工作債，六時多就醒了，挨到七時半起身。

陽光從窗隙裏射進來，頗有春意，在工作室裏忙着的人們，是不會享受「春」的。

整整一上午，將昨日餘下的日記改完了。一分鐘的時間都不能浪費，不然工作會永久沒有清楚的日期，孩子叫一聲「媽媽」，我都會討厭，常常想伸出手來，重重的打他一下，可以出出疲勞的氣，難怪一些父母，忍心將自己的子女出賣，推在河裏，棄在道旁，甚至分食的事情了，在為生活忙碌着，或被生活困迫着的父母懷裏是沒有溫柔的。

午飯時，對着飯碗發怔，吃下去的不是飯，是一個個的黑字，食慾不旺，大約是缺少運動的關係，飯後決定去運動。打一二小時網球。

三位X小姐，一時左右就來了，抱怨我不代她們找出路，我乾脆地對她們說：「出路應該自己找，坐在家裏決計不會有出路，嫁人也不是職業。寄生，和依賴的生活是一種恥辱。」我告訴她們：誰都不願結交一些生活墮落的和沒有靈魂的朋友，勸她們利用豐裕的環境多讀一點書，（也許正因為環境豐富不肯努力）希望長進、實際上又不努力，這樣矛盾心理的人，何止她們數人？世界上的一切事，決計不是由取巧、偷懶可以獲得的。天才固然有，那兒有許多呢。

家庭的優美環境，造成她們不需要長進的習慣，現實社會的刺激，她們又明白一個人非長進，不能夠生存，有人格獨立的必要，被環境的柔化，又不能自拔，沉淪在這矛盾環境的人，太沒勇氣了。

她們似乎被我說得氣起來了，氣？痛快地走了也好，三人和橫屍般的躺在我的牀上，一句話也不說。

一天又沒有能夠運動。

儘管將時間，一分一秒地計劃着，偏會有意外的浪費。

日記選抄

周文

編輯先生來信要我選抄一點日記給青年界。在往常我可無法答應，因為我從前是懶做日記的；雖然我也覺得做日記的重要，而且還常勸別人做日記。本月初的某一天，我到某書店去，看見新出了一種日記簿，覺得好看，就買下一本，開始記起來了。我所記的，大抵是些自以為可以儲作創作材料的斷片印象，零碎感想；有時也記點身邊瑣事。照說，這該叫作「筆記」吧？因為只打算給自己看的，辭句的笨拙或錯亂，太簡單或太累贅，我是不管的，只是信筆記下罷了。現在就照抄幾條不同樣的在後面。——一九三

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文附記。

四月十一日

有一種人，當他能够「利用」他的「優點」時，他一定竭力利用他的「優點」來裝飾他的虛偽；到了他被人剝得精光，現出惡劣來時，他又會說「人非聖賢，都是有弱點的」，於是這所謂「弱點」立刻又變成了他的裝飾。

四月十八日

在會場上或幾個人坐着談天的場合，常常可以遇見這樣的事情：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爭論起來了，弄得臉紅筋脹，幾乎要動武的樣子。甲乙互相反對着，而其實兩個的主張正是相同的。

甲：人的面孔有麻子是不好看的，譬如某人就簡直不好看！

乙：你這簡直胡說！某人雖有麻子，但却是很好看的！

甲：你才胡說！某人好看麼？我們問問大家看！

乙：哼，我胡說嗎？如果他沒有麻子的話，那的確是很好看的！

四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在街上走着，當要穿過對面十字口的時候，忽然從我背後有兩個人很快的走在我

的前面，下了階沿站住。有一個把呢博士帽拿在兩手上。當我走下階沿，他就把拿着博士帽的兩手在我裝皮夾子的袋子那兒撞了一下。我趕快看他一眼，他却很鎮靜的仍然那樣拿着帽子，好像沒什麼事的樣子。總算幸運，我的皮夾子還安然躺在袋子裏呢。

不知怎麼一來，我忽然連想起了七年前的一件事情。雖然這件事情和所遇着的不大相干。

事情是這樣：我到南京大戲院去看電影，但時間還太早，我就在戲院門口站着看廣告，忽然有一支自來水鋼筆在我的眼前一晃，同時在我的耳朵邊響起了一聲：「先生，鋼筆要哦！」我掉頭一看，是一個襁褓的小孩子。他畏縮地然而緊張地向街的兩頭望望，又把筆拿向我眼前一晃，趕快又拿回袖子去藏着，同時說：「要哦？」這使我奇怪起來了。我點了點頭。他就把筆又拿了出來。我於是接到亮處仔細看。大概兩三秒鐘光景，他忽然奪去了，又畏縮的向兩頭看看，然後又悄聲說：「要哦？」馬上就好像要逃的樣子。我於是說道：「你既然要賣，幹嗎這麼慌慌張張的？我還沒有看清楚呀！」他於是又把筆拿到我的面前來了，悄聲說：「我這是偷來的。先生，你要買，就快些！」我從前曾經聽見人講，買偷來的東西，可以好便宜些。我的心不知怎麼一來，忽然動了。但我懷疑他，再拿來仔細看，見筆尖上刻有「Parker」字樣。但忽然他又把筆奪去了，又要轉身逃跑的樣子。我於是問他要多少錢。他

說：「先生，人家這筆要值十幾塊錢呢！隨你給我幾塊錢吧！我幾天沒吃飯了，等着用。」我又記起別人向我說，買這種東西的時候，頂好裝着並不要買的樣子，價錢要還得非常低，我於是把筆退他，一面說：「算了吧，你去賣你的十幾塊錢吧！這是連兩毛錢也不值的！」但他不接說：「先生，你總得還個價錢呀！」「兩毛錢！」「先生，你看看，這的確要值好幾塊錢呢！你就給我一塊錢吧！」我的心又動了，也想立刻拿出一塊錢來，但我口裏却說：「四毛錢！不賣就拿去！」他却立刻答應了。接了四毛錢，立刻跑了開去。但我仔細一看，筆是假的。朋友向我說：「你上當了！這連兩毛錢也不值！」

我現在想來，還覺得臉熱。

這種欺騙的事情，現在是更普遍，而且也更公開了。譬如甚麼「關店大拍賣」呀這些之類就是。主要的還是在人自身的底裏有着貪便宜的心思，也才有適應這心思而出現的欺騙，而且幾乎合理化了。人不從根本改起，欺騙是不會完結的。

四月二十七日

文藝越研究，越覺得難，越怕動筆。想起從前那種什麼都不管，一提筆又是一篇的勇氣來，真是所謂「初生的牛兒不怕虎」（文言裏大概是「乳犢不懼虎」吧？）不過，覺得難是好的，但還是應該隨時保持着「初生的牛兒」的勇氣。

不要在口上隨便評論別人，應該在腦子裏把他多多思索。

知道了的，研究過的，確信了的事物，才談，才回答別人；否則，就應該謹守沉默。

因為我需要時間計畫東西，和A冷淡起來了。於是常常聽見他對「文學」和弄文學的人不滿的話。我每買一些小說，他一翻看時，就臉上沒有表情地說：「喔，又是文學書！」但不久，那「文學書」他又拿去看了。

讀書日記

葉靈鳳

讀普希金的英譯短篇“Pistol Shot”。結構巧妙之極，深刻的寫出了主人公對於復仇所抱的強頑的態度。俄文原題不知是什麼，就內容說，這兩個英文字該是「穿在畫上的那兩個手槍子彈的彈孔」。然而前天我却見有人譯錯了。

許久不寫小說，對什麼觀念都變動了。再寫小說時，文筆一定有變動，題材也將廣泛許多。

該抓住人生，深入人性的解剖。已經到了以哲學作骨幹而寫作品的年齡了。將感情讓到

第二步去罷。

重讀擱置已久的路德維喜的歌德傳。太長，太沉悶，但一定要耐心讀完。

看了都德磨坊文札的序文，寫得極有趣，有空該將這書看一遍。都德的文字，簡樸而有生趣，是深入人生的作品。多年以前曾愛讀他的小物件。

充滿了熱情的沙佛，和他其餘以白描見勝的作品完全是異趣的。

讀德國斯特芬·支魏格的短篇黃昏。寫戀愛上的誤解和絕望。不能遺忘的遭遇，使少年人用冷酷掩蔽了自己的創痕，變成一個冷靜的人。我很喜愛他的作品。中篇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寫得好極。他有短篇集萬花筒，幾時該買來一讀。

讀了幾頁歌德傳。

歌德晚年和魏馬公爵也有了意見。他和悲多汶更不對。

想讀他的自傳詩與真理全部。不知那裏有這書的英譯本可得。以前英國的彭氏叢書有歐

德的選集，收了這書，但此刻恐怕絕版了。

翻閱阮无名編的現代名家隨筆叢選。據說本書出自阿英兄之手。不知確否。我覺得取材太雜，如劉復高一涵等人的都太舊，而且也不好。讀了徐志摩的天目山筆記、徐祖正的山中雜記，寫深山古寺幽靜出世的心情頗好。魯迅的隨筆照例是爽辣的，茅盾便顯得沉滯。達夫落拓牢騷氣滿紙，這正是他的本色。林語堂的見解始終是似是而非，有時精闢，有時又強作解人。前後翻了一遍，隨筆文章寫得好的真少。

讀歌德傳二十面。

歌德經理魏馬國家劇場先後二十六年，演過四千次以上的戲，排過四百多個劇本。但他自己的劇本上演次數極少，在德國及其他各處亦然。他的戲劇絕不適宜於上演，他自己也知道，曾說：「我所寫的正與舞台背道而馳。」他當時在戲劇方面敵不過同時代的席勒，正是此故。

翻閱了許多外國書店的目錄。都印得很好，而且有許多精緻的插圖。叢書目有時比讀一

冊書更有味，更有益。

倚在書架上偶然抽閱冰心的寄小讀者。覺得那時正是她散文的黃金時代，寫得極輕倩有致，有女兒氣而不帶扭扭捏捏的脂粉氣，這是極難得的。

傍晚到江灣路去散步。薄暮的秋郊，四野都籠罩在烟霧裏，草色已經有點衰黃了，遠樹帶着蒼老的墨綠色，襯着明亮的晚空，饒有畫意。

日記兩則

王玉章

廿六年一月十二日陰 是晚七時，應友人任中敏君邀，到任宅晚餐。冀野冰若兩兄已先我而至，四人圍坐一桌，中敏出詩葉爲嬉，詩葉一似竹牌，共三百張，每張一字，砌成方形，每人依次取牌十四張，把無用者擲出，另取他牌補充，必須琢成一聯語，方稱成局。先成者爲優勝，晚成者敗北，我們四人足足玩了一點半鐘，才算完成一局。這個玩意兒是中敏首創，用代打麻將牌的啊。至十一時，我們各驅車回寓。

三月十二日晴 午後，至萃秀堂訪友，其地在本市邑廟後門，地不足十畝，邑人稱北園，與廟左南園對峙，南園今已開放，北園因脩葺假山，謝絕遊人參觀，余以某友的導引，

飽覽該園山水，山不甚高，而突兀崢嶸，環圍周匝，極盡鬼斧神工之妙，山麓一泓流水，水上架石梁，玲瓏可愛；立梁上望最高峯，凡五出，相傳侯廬山五老峯而築，呂廟爲本市極擾攘的區域，那知其間有一極幽閑的園林，真出人意料之外，因戲占一絕以留紀念，詩云：

「池上衆山出，匡廬儼五峯，塵樊褪俗慮，幾祀一相逢？」將晚別去，復應某國學會播音演講。

無錫山川紀遊

白浪

景深兄來信向我要一篇日記，算是這次青年界的徵文。一想，自己平日所記的也很不少。但多半是些爲着柴、米、油、鹽之類忙忙碌碌的營生，似不宜給青年讀者們看。想來想去，才想到了去逛無錫的山川。好在景深兄的信上說「寫一天的日記也行」。

想來自己很慚愧，住在無錫將近半年了，但還沒有去玩過山水。想不到這種清福於今得之，怎可以不感激朋友呢？

二十六，四，二十八。天陰。氣候涼爽。

晨出發。僱了一輛人力車，議定連來回車資洋一元三角。經過老北門口，購得芮麟、楊一邨、倪厚齋、華天谷合編的無錫導遊一冊，價洋二角八分。十時到蠡園。門首有曾熙的題

榜「蠡園」二字。購券入內，每券大洋五分。園在揚名鄉，係邑人王禹卿君所建築。「臨五里湖濱，遠對長廣溪，形勢天然，風景入畫。」我坐在沿湖邊的水門汀靠背椅上出神了好一會。園的南面湖邊，正在建築一個游泳池。我不知道今夏有沒有機會到此地來沐浴呢！裏面有園主人別業，有旅館。這園還算講究！

蠡園旁邊爲漁莊。循例購券入內。券資亦售大洋五分。園係邑人陳梅芳君所建築。三面皆水。裏面又多池塘，倒是一個划船的極好所在呢。園內正在興建的很多，他日再過此地，想必可以煥然一新吧。此園特長，爲假山築成甬道，曲曲折折，別有風趣。全甬道長約一里有半。經過歸雲洞。出洞拾級而上，爲高士亭。更蟠旋而上，踏全園最高峯的假山。湖山在望。煙波縹緲，汽艇帆船，出沒其間，煞是好看。

在蠡園、漁莊二處，玩了很久。所以由漁莊動身已十二點半過了。預備到鼇頭渚去吃飯。經過號稱東南第一長橋的寶界橋，「長凡一千五百英尺，由邑人榮德生君獨資創建，」山色波光，風景亦佳。確實有了這座長橋，從蠡園到鼇頭渚遊覽便利得多了。

下午一時到鼇頭渚。車夫喊餓，給麵包錢大洋一角。自己在一個叫旨有居的裏面午餐。鼇頭渚在充山（俗名南獨山）脚下，因爲有一塊石頭，像鼇頭一般的，「深入湖中，作半島形，……故名。」我立在渚上，看看湖面上的船隻，聽聽脚下「波濤澎湃」之聲，胸襟頓爲

之開豁。遠處的青灰色的歸山、舜柯山、黃龍山、鷄籠山和華藏山，襯託出湖對面翠綠色的小箕山和大鷄山。這時候天空中雖有雲，但天氣仍很明朗。即使說這是一幅絕妙的油畫又何嘗不可呢？渚上面高處建立着一個燈塔，說是晚間照耀湖裏面來往的船隻的。

由渚南行，歷級而上，經過霞綺亭、飛雲閣、戊辰亭、一勺泉等處。一勺泉係三英尺寬八英尺深的一個水潭，裏面有一尺多深的清泉。泉池的旁邊石壁上刻有「源頭一勺」四個字。再過去爲太湖別墅。沿山麓走下去，經過湖邊石砌的游泳碼頭，旁有更衣室數間。再過去爲一荷池，據說裏面「種荷甚多」。荷池的一旁是一道很長的柳隄。柳隄的靠湖一面建築着一座深入湖中的紅色木橋，橋兩旁有碼頭。我坐在碼頭上洗着脚，但湖水太涼了。

因爲時間關係，可惜沒有去看看山半花神廟後面石壁上的石像。只好留待將來吧。在頭渚玩約二小時。

下午三點二十分，連同車、車夫擺渡過湖，渡資洋一角五分。到小箕山。因爲要趕上梅園和惠山兩處去，所以沒有進去玩。

由小箕山北行，到梅園約三里。梅園「在鎮山、獨目山之間，東山之上。……民國元年由榮德生君，就清初徐殿一進士桃園遺址所建」。園一邊有一所小學校，即榮氏私立公益第一小學。跑進去正中豎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梅園」兩個大字。裏面梅樹種得極多。如

果一個月以前到此地來，那麼紅的紅，綠的綠，才真是眼福不淺哩。無意間跑到石危峙旁邊，地面寬敞平坦，成一圓形。石危峙（約九英尺長五英尺寬的大石），正面刻着「小羅浮」三個大字。反面刻着一枝梅花，刀鋒、筆鋒俱老鍊，可惜未去辨認係誰氏所刻畫。從此地看太湖，似乎很近。煙霧迷漫裏，船、湖水、青山、綠樹都在望中。

最可笑的，在小羅浮地方遇到了一個某某民衆教育學館的姓王的學生，他盤問了我很多的話，原來他疑心我是一個日本人啦。後來在「再會」聲中相互點頭而別。他似乎很不好意思。我倒極佩服這樣的青年。

經過太湖飯店，走到原路上，一直穿出國門。其他如天星臺四圍的小溪、研泉、香海、誦幽堂等處，也只好留待將來去玩賞了。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自梅園坐車動身。六點一刻左右路過前橋頭，也給該處警察所麻煩了好一會。在此國防緊張時期，對他們這種服務的精神倒着實欽佩呢。惠山去不成了，這時候在暮色蒼茫中僅默默地向它道了一聲「再會」，人力車一直向東進了城。晚七點一刻返寓，已萬家燈火矣。

哀痛的開始

冰 瑩

母親逝世到今天整整地一個月零四天了！在這一個多月中，我從沒有寫過日記，昨夜雖然零零碎碎地記上了些創痛的傷痕。然而流下的眼淚，總比字數要多。今天接到青年界的徵文信，題目是日記，我姑且把三月十三日——接到我母親病危那天的日記抄在下面，作為哀痛的開始。十四日以後，要寫的太多，只好留待以後慢慢發表了。

五月一日就是母親安葬的日子，我不敢想到那時的悲哀，現在還能朝夕守着她的棺材，再過一個星期，她就永遠眠於九泉之下了，唉！……

三月十三日 晴

四月二十三夜冰盞泣誌

我們決定明早去衡山，先將住處定妥了，再回來搬取行李。爲了明天是星期，怕鄂芳回家來碰釘子，特地跑到民範女校告訴她這個消息。

也不知什麼原故，今天我像害了神經病似的行坐不安。一會兒怒火上沖，像要殺人的樣子；一會兒又傷心得只想痛哭一場。在民範，無意中遇到了利華，她和我並肩走着，我很想告訴她今天的變態，但又覺得太不值得了，說話不是要浪費許多時間嗎？

跑進廣東食品店，買了幾樣明天在火車上吃的點心，就匆匆地回家了。

進門，宋媽就告訴我：「太太，方才有人送了電報來了，他要蓋章，急得要命！」

「電報？」我的心像跳到口裏來似的驚了一下，連忙一腳踏兩步樓梯走進了書房，桌上果然擺着一個電報，我來不及看封面上由什麼地方寄來的，只匆匆地撕開封皮來看。

天！「母病危，速偕鄂歸。」這電報難道真是給我的嗎？我不相信，看下款是一個釐字，這是我大哥的名字。鄂是我的姪女，難道還有錯嗎？不信，我仍然不相信這電是打給我的。再仔細把封皮上的字一個一個念下去：長沙大王家巷十號謝鳴岡。這明明是我的，難道同一個門牌還有兩個同樣的名字嗎？

「母病危」這三個字像利刃刺穿了我的心。割斷了我的肝腸。我不覺地失聲痛哭起來，經過短時的昏厥後，我把宋媽叫上樓來要她立刻去平教會把特找回來。特一進門看到我的淚眼，又看到桌上的電報，他也着急得沒有了主張，只是握着我的手流淚。最後還是我告訴他：

「你快去民範找鄂芳，要她立刻回來。明早好同我搭車回去。」

「那麼，你也趕快將你的藥瓶檢好，清幾件換洗的衣服出來，不要儘哭，哭暈了，我又不在家，怎麼辦呢？」

我用淚眼望着他點了點頭，然後他飛跑下樓去了。

特回來了，我仍然伏在桌上流淚，他說鄂芳出街了，但已替她向學校請了假，託訓育主

任告訴這消息給她。

半小時過後，她回來了。

像幽靈似的，她輕輕地推開門，走進來就站在我的桌旁流淚。

「早知這樣，我不該下來的。」

她這學期剛從家裏來還不到十天，所以這樣的懊悔。

「不知我們回去還能見到她老不？」

我似乎預感到母親已不在人間似的那麼恐怖而傷心。

「姑姑，誰叫你不回去過年！……」

不懂事的孩子，又提起那句話來刺我的心了。

那是一星期前的一個下午，鄂芳從家裏下來，她一踏進門就說：

「姑姑，你不回去過年，害得祖母到大年初一還在盼望，你真不應該。」

呵，「真不應該」，聽了這句好像是法官給與囚犯一般的判決，我沒有回答，只是低下

頭來靜靜地懊悔着我對老父母的薄情與失信。

「祖母說，今年她的生日無論如何要我和你父親回去的，她說今年過了這個生日，也許明年就不在人間了！」

聽到這裏，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我恨不得立刻飛回去跪在母親的面前向媽懺悔，解釋我不能回去過年的苦衷。唉！僅僅相隔七天，而她真的要我回去了！

電報是下午六點鐘看到的，自然不能吃晚飯。特見我老是呆坐着流淚，他替我把藥瓶衣服都清好了。

爲了怕鄂芳不能早起趕車，我要她早點去睡。我自己呢，和特一直談到天亮。我最怕回去見不到母親，他却安慰我說：

「你這樣哭，是不應該的，也許等後天你們到家時，她老已經全愈了。」
母親，親愛的母親，但願我回到家時，能見到你微笑的慈顏，——即使是此生最後的一而也好！……

山村的十日

陳醉雲

四月十二日 晴。天氣熱如初夏，初聞杜鵑聲。

四月十三日 陰晴不定，晚有陣雨。友林兄弟二人，來助園中耕作，播下四季豆，春蘿，黃蜀葵。見莧菜已萌芽，即撤去覆蓋。又自作苗圃一區，播下翠菊、午時花、松葉牡丹等春時花種。身上流汗多，頗思洗澡，不料黃昏後「山雨欲來風滿樓」，頗須添衣。

四月十四日 陰。晨起，巡行梨樹間，搜捕臭椿象，但見被害的梨樹嫩梢，而不見這可惡的東西。轉而至桃樹間，殺了幾十隻象鼻蟲；間有逃去者，意猶未快，再於李樹上殲滅了一批捲葉蟲。也時時於枝葉間見到不少瓢蟲，心中輒深喜觀，如遇故友。正因要想保護它們之故，使我不忍用除蟲藥水，致良莠不分的累及無辜。（按瓢蟲能吃蚜蟲等害蟲）

四月十五日 晴。村中採茶小姑娘們，羣攜新焙茶葉求售。貨既細嫩，味亦尚美，價每兩一角，算不得貴，求諸龍井，當在二三角之間也。初意原想買二三十斤，送送友人而已；不料來者紛集，不便却拒，雖三兩一包，四兩一筐，並無大批貨色，但聚少成多，竟購下了七八斤。已把袋中摸得空空如也，而她們還說明天還有幾個人要拿茶葉來哩。聽中米糧尙無着落，却花開錢來買茶葉，既欲使她們不感向隅，也得多贈幾位朋友，倒也不失爲一樁樂事。

四月十六日 陰。戴了一頂草涼帽，用硫酸銅石鹼液噴射葡萄。棚架高，噴霧器小，頗不方便，還少不得備一副強力的大噴霧器。用這藥液防治梨樹上的赤銹病，已見功效，但不知能否防止葡萄上的炭疽病。倘果能用它代替「波爾多液」，則價錢要便宜到五倍以上，實是一種經濟辦法。一到黃昏，照例在燈下看報。吃罷晚飯，已經九點。腦中頗覺紛亂，因到後門口聽蛙聲：暫時悠悠然，但不久仍感沉悶，今夜又將大大失眠了！

四月十七日 晨有濃霧，霧後晴。昨夜輾轉不寐，聞杜鵑叫得很淒切。前人以「不如

歸」形容杜鵑鳴聲，據我聽起來，似以「子規」二音爲近。布穀鳥還沒有來，我寧願聽它們那種「割麥插禾」的愉快的聲音。在黎明前四時，又聽得從山寺中傳來的鐘聲。於甜睡之餘，聞晨鐘之聲，那是頗爲颯颯然的；但在失眠之餘聽之，似亦漠漠無興味也。起來之後，覺得看書也沒精打采。拋了書，記得梨樹葉子，間有被赤銹病傳染的，乃在家庭小藥庫中，檢得碘酒與疥瘡藥水，用毛筆蘸着，去在病斑上分別塗抹，以試驗它能否滅除病菌。

午飯後，照例午睡，但不久被人喚醒，是一個姓周的送花籽來，說是他兄弟從南京勵志社採得的。惟各籽已混雜一處，不管它，且籠統的種下去再說。

四月十八日 雨。今天原定往餘杭長樂橋，參觀杭北林牧公司，因雨，即作罷。

四月十九日 陰。上午，水亭來，說：「阿慈有田五畝，押在裕生堂藥舖，價一百五十元，年可收租穀二石五斗，現擬轉換戶頭，托我問問，不知你可有意否？」我即加婉却，告以我「一不放利，二不放租」的主張。下午，阿慈自己又來相勸。我說：「我靠着筆耕過活，從不作積貯之計。倘若寬裕的話，遇到田地多的人家願以餘田出讓，我倒也想弄幾畝自己種着吃吃的飯米穀田。但放租放利的事情，我是堅決不幹的。」他不瞭解我的話，以爲放租放利，不論鄉村中人和城市中人，都算體面事情，有何做不得。我想透透澈澈的解說給他聽，却因年來此間的地主富農，對我惡感已深，不願徒招怨尤，因即以各有各的信仰爲譬，

表示不能改易主意。他乃默默而去，仍然帶着不瞭解的神情。因思住在鄉間，自然環境給我以愉快，而社會環境却給我以痛苦。覺得思想行動，處處和他們相背馳。例如男女交際，在我，以爲事極平常；但在他們看起來，則以爲行跡不檢。反之，像放租放利，在我，是認爲極不應該的事情；但他們，却以爲行之而無愧。頗想撰一對聯以自明，但只有上聯，却對不出下聯。那上聯是：「小節不拘，大節不苟。」

四月二十日 晴。傍晚時，品泉、光德、一斐、慶亭等來訪。留他們共飯，開甕中自釀村醪，復採園中新結早豌豆及豌豆嫩葉，分別煮之，並以筍乾、筍豆、落花生、炒蛋，供佐酒之需。雖無魚肉，却還薄具田園風味。也沒有特別煮飯，即吃我們晚間所常吃的菜燒飯湯。

四月廿一日 雨。昨夜睡前，尚有月光；夜半後忽聞雨聲，間以雷聲。惦記着苗圃上未加覆蓋，便不能入睡。午飯時，見燕子來梁上築巢，看它們一點一點的銜泥，一點一點的銜草，辛苦締造，頗不容易。我國除蟲事業極不發達，除滅害蟲，鳥類實居首功。益鳥之需保護，確爲迫切問題。右鄰住有兩個客籍人，專以捕鳥爲業，所捕畫眉、繡眼、黃頭、竹雞等鳥，多時每日達數十隻，既害農事，亦傷生趣，對之久生憎惡。今日乃決意寫一信給鄉長，請他會同警察機關，前往取締。在細雨濛濛之下，庭院中綠意益濃；記起門

前溪邊，我所手值的楊柳，因往探視，則完整的只賸得五株了。去年春間，也曾種過十幾株，都被人摧殘淨盡，現在只有希望這五株能够日益壯大。晚間，本村東嶽廟中放映教育影片，因細雨不休，持傘往觀，究減興味，遂不往。

留美日記

王裕凱

一月五日下午二時應美國三〇團 (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簡稱 C. C. C. Camps) 克來蒙泰團部 (Claremont Camp) 馮可得團長 (Captain Van Cott) 之邀，出席演講中日問題，乘此機會，參觀該團，得知這種組織，是羅斯福總統爲救濟與訓練美國失業青年而設，全國共有五十八所，其辦法；卽一個青年，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三歲之間，倘若沒有職業，可向所在地團部登記，請求加入。除由政府供給膳宿外，每月尙可得津貼三十元，團部強迫寄家用二十五元，餘五元留作自己零用。在團內每日工作，爲築路、刈草、植林、造屋等事。同時授以職業科目；如汽車修理、建造術、機械畫、無線電修理、國藝學等。並討論如何擇業，如何得業諸實際問題，團長類多爲軍人，故團內一切軍事化，紀律化。青年可在團內留住三個月至十八個月之久，在此期內，如有相當職業，得隨時離開，請求加入此種組織者，全國不下三十萬人。一九三五年，團內青年經過訓練後，而獲得職業

者，計十萬三千四百五十六人。該團於每星期六下午，請人作政治或學術演講，並演奏音樂，以調劑青年生活，間亦舉行跳舞大會，請附近女校學生參加伴舞，因該團內皆男性也。

一月六日上午八時到美國白沙丁拿 (Pasadena) 城的鄉間去參觀四H社，(The Four H Clubs—meaning heart, head, hand, home) 按這種組織，在城市少見，但鄉村特多。表面意義，是在訓練青年有純潔的心靈、科學的頭腦、敏捷的手藝與美滿的家庭。但其主要目的，確在發展科學農業，即訓練青年，用科學方法，從事農業生產，自食其力，自給自足。社員多為中小學肄業生或畢業生。他們將平日優良出產品，於每年開秋成展覽會時，攜來比賽或展覽，以資觀摩，以求改進，主持社務者，類為各地方中小學教師。

鄧尉一日記

譚正壁

三月十二日星期五，天陰。

昨晚盛君約定，今日同遊鄧尉，車票他已買好了。今天七時便起身，匆匆盥洗早餐罷，便同盛君出發。我們坐的是八點卅分的首都飛快車，上車時險些沒有座位。平日聽說飛快車是按照坐位賣票的，可是今天並不這樣，有許多比我們遲到的人並沒得到坐位呢！

到了蘇州，便下車換乘蘇福路長途汽車，直達善人橋。這條路還沒修好，所以很是顛

簾，有個坐客竟因此吐得狼藉不堪。到了善人橋，離鄧尉還有十多里路，便到轎行去雇轎子。轎行裏雇轎的人很多，好久沒有買到票。當時有個轎夫對我道：向行裏買來回票須三元，我們只須二元四角够了，因為他們經了手須扣去六角，他們情願讓給客人，不叫經手人賺去。我和盛君果然不買票了，便直接雇了兩肩坐着前進。

善人橋到廣福的路基已鋪好，只是沒有鋪石子，大約再過一個月，汽車便可直達廣福了。我們到廣福已十一時半，便在鎮上喫了飯。這裏旁近太湖，魚蝦的風味頗不壞。飯後，乘轎到香雪亭，沿路梅樹杖杆，入目都是。香雪亭本是看香雪海的地方，亭已破壞不堪。二日前曾刮大風，梅花已零落十之五六，所謂香雪海，已令人覺得香銷雪殘，有美人遲暮之感。我們都以不曾早來為恨，在亭畔徘徊了一會。

下山，到司徒廟去看怪柏，果然奇怪異常，有許多人在那裏攝影。廟裏一個天井中，有綠梅一株，紅梅也有不少，這才是本地風光。可恨廟僧俗不可耐，進去時似乎極表歡迎，等到出來，因為不受他們的招待喝茶，便賜以白眼了。

出廟，直到玄墓山，中途經太湖濱，白波渺茫，塵慮為滌。玄墓山有聖恩寺，很大。有閣面對太湖，漁洋山在湖中排列如屏，令人想起詩人王士禛。也是我們的幸運，剛巧有個外國人領了他的幾個同國人來，他似和寺僧熟識，寺僧便拿出寺中寶物梅花圖和一個古磬(?)

深，我們乘機也得觀賞。聽說向來看這東西須出代價的，我們今天可算搨了便宜了。

在閣中飲茶罷，到寺後山上去。上面有石像假山，也有人在那邊攝影，我們也爬上去玩了一回，便下來，出寺到鐘樓去看古鐘。鐘是用銅和小石子鑄成的，上面刻有全部華嚴經，蠅頭細字，清楚異常。擊之，聲音洪亮，震腦欲裂。

時候還早，便和轎夫說明，乘便一遊穹窿山。山比較玄墓爲高，所以轎夫邪許之聲不絕。山上有道觀，規模極大。可惜不在香訊，遊人也少，所以連大殿都緊閉着。吾們出觀，走上山脊去。下有深谷，杳無人跡，遠望太湖半灣，明媚如畫。比在玄墓有太湖，別成一種境界。

時候已將五時，便下山到善人橋，候汽車入城。在觀前街芝陽觀買土物，恰遇友人顧君。他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市部主任，今天偕同人來遊雲岩天平，他也到此買些土物。在黑暗中坐黃包車到火車站，復遇顧君。等到坐車到上海，到家已十一時了。

在百忙中抽出空來這樣玩了一天，精神上自然大有裨益。但不是盛君約去，在目下我決不會有此一行。使我不由不感謝盛君呢！

下午與晚飯後

金公亮

廿八日。下午攜明清人書畫四幀訪顧翁，請其品題，不遇。出龍翔橋。有汽車司機與洋車夫爭鬧，司機恃勢陵人，出老拳撻車夫，車夫不敢與較，避其鋒，殆進逼不已，則亦以拳報之，司機竟亦懼而趨避。可見抱必死之心者，無事不可爲，此越王所以式怒蛙也。一軍服少年駕自行車過，厲聲喝止，兩人皆停。初意汽車爲軍部物，少年殆軍需之流，逼視其臂章則集訓學生之採買，來爲車夫鳴不平者。少年血氣方剛，猶有犇直之風。再越二十年者，血氣日衰，世故日深，人性漸泯，必不强出頭預他人事矣。車行匠人方羣聚觀，知少年爲學生，則亦嗷嗷不休，嗔其多事。警察既無敢奈何黑牌車之司機，而丘九又非易處者，爲狀乃大窘。幸車行經理解事，出爲調處，由彼賠修洋車了事，司機乃駕車疾馳去。

晚飯後，倦思寐。忽得王潤興電話，謂有宋姓客邀飲，客凡四男一女云。思此間無宋姓友人，詳詢之，則舉予姓名不誤。清河坊王潤興二十餘年不去矣，姑往覘之，則名流蔣公，來自京華；方與貴人汪君對酌也。訝其何爲變姓名，亦不知。監堂官夾纏二，兩處電話併作一處打也。

這也算是日記

楊晉雄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廿七日燈下，星期二，古三月初十，

有寫給自己看的日記，有寫給別人看的日記。寫給別人看的日記，如求闕齋日記類鈔、中學生日記之類；寫給自己看的日記，如魯迅小說中狂人日記，莫泊桑（？）小說中某法官的日記之類。

說到鄧人寫日記的歷史，却很悠久，十幾歲在高小時在國文科中讀到了一篇講日記之益的文章，就已開始寫日記了，直到如今，還在斷斷續續地寫。

我寫的日記，不是預備給人看的，更從沒有印出來的企圖：可是自己也不看，寫了之後，很難得再去翻閱。小學時的日記，中學時的日記，都已沒有了，記得有一次發了狠，把所有的日記都撕成粉碎，浮之於江，送給屈大夫去欣賞。

我寫的日記，雖然不是預備給人看的，而且也永遠不願意給人看，可是有人曾偷看過，那是在中學的時候的事了。他們不但偷看了，並且還要講出來。他們犯的罪，就這般地不打自招了。真是可惡。因想，偷看人家的日記不要緊，我以為；不過最聰明的辦法，偷看了還是不不要講出來，給人家知道你是沒有人格的人，要偷看人家的東西的。相同，偷看人家的情書，我以為也是不妨，不過最聰明的辦法，偷看之後還是不要講出來，使人家不知道你是個偷看情書犯。

其實我寫的日記，也沒有什麼好看。上至國際情勢，國家大事，下至家裏的黃狗昨夜闖

在門外頭，只要我想到，只要我高興寫，就寫了下來。也不一定記什麼事，不論什麼，譬如片段的感想，一時的情緒，信筆所之，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文章不管通不通，別字不管有沒有，因為我本不預備給人家看的啊。

我寫日記，也沒有一定的時候，不想寫的時候，一連八九個月不寫一個字，一寫至少非幾千字不可。年來因為有事做，難得有工夫寫日記。寫起來大概總在晚上一個人的時候。

上次回家，看到青年界徵求日記的信。文藝年鑑一冊到也不在乎，不過青年界幾次徵文，我不曾交卷過，覺得有負雅意，所以今夜特地抽暇寫一點，就算是日記吧。當然，這是寫給別人看的日記。不過我日記的格式，的確是這樣，並不因為這是寫給別人看的，就寫得好些。

本來還想多寫些，因為這幾天松江地方沒有電燈。寫起來很不便。其實上面的日記是在燭前寫的，前面月日之下我用了燈下二字是用錯了。

旅京一日記

倪貽德

四月十五日，早晨五點多鐘就醒來了，因為昨天和老謝約好了六點半鐘就要到他那裏去，會同着到北火車站趕趁八點鐘的首都特快到南京去的。起來匆匆的盥洗之後，又整理了

一番行裝，到學校已經將近七點，老謝早在等着我了。於是我們就僱了一輛出差汽車趕到北站，幸而我們所帶的行李都很輕便，車票也是昨天買好了的，所以一點沒有麻煩的穿過了月台走到車箱裏，但三等車箱裏這時旅客已坐得滿滿的，我真奇怪他們爲什麼會來得那麼早，沒有辦法祇有在已坐有兩個人的座位上軋進去，也管不了他們的討厭了。

清早的時候似乎是出太陽的，但此刻天色又漸漸的陰沈下去，而且頗有雨意，我深怕到了南京天下起雨來，一切都不方便。

車開動了，但也並不覺得怎樣快，大約所謂首都特快，不過少停幾個小站而已，速率和其他的快車也差不多。老謝說如果是流線型的火車，那速率才够快了，我說中國還不是行駛流綫型火車的場合，因爲現在中國一切現代化機械化的建設，還只限於幾個重要的都市裏，而鄉村中還保持着幾十年前的古風，在半開化的環境裏，疾馳着流線型的火車，不是太不調和麼？

一直過了無錫，車箱裏的旅客才少了一點，我們才找到了兩個靠窗口的位置，這樣我心裏才覺得愉快了點，因爲我每次坐火車總歡喜靠在窗口眺望着田野風景線的。這幾天正是暮春時節，好一片江南景色，而且那新綠的麥田和柳樹，籠罩在陰濕的空氣中，更覺得柔和可愛了。老謝是初次到南京，這滬寧路恐怕也是第一次經過，所以他精神更爲興奮，和我談了

許多對於將來的希望。

車到下關，大約是在十二點五十分的時候，下了車，經過檢查，我們就走出車站，登上公共汽車，到鼓樓下車，就投宿我們所預定的新安旅館。這裏我們學校的旅行隊先已住在那裏了。但到底因為是首都，來往的旅客太多，客棧裏的生意特別好，竟找不到一個空房間，後來茶房來說十三號的房間剛剛空出來，我對於十三這個數目雖然向來是忌諱的，但一時沒有辦法，祇得住進去，心裏總是不大舒服。

吃了一頓豐盛的中飯之後，我就立刻走出旅館去找老朋友沈和譚了。南京我以前雖然也住過一年多，但幾年沒有來，這兒的面目大大的不同了，街路幾乎一條也不認得，就像初到一個新地方的樣子。這樣乘公共汽車當然很不方便，祇得僱了一輛人力車緩緩的行去，這裏雖然都是新舖的柏油的寬廣的馬路，但人力車却祇有在兩旁的石子路上，高低不平，而空氣裏又充滿了灰沙，這對於在上海生活久了的人，有點覺得不慣。但我看了兩旁偉大的建築和正在興築的工事，以及路上穿掠不斷地來往着的汽車，覺得現在的南京，已成為活的都市、生氣蓬勃的都市了。

車夫對於我所要去的地方也弄不清楚，約摸拉了半個鐘頭，走了一處熱鬧的十字路口，車夫去問那站在路中心的交通警察，那警察說再一直跑過去，轉一個灣就到了，但再拉過去

始終也找不到那地方，不得已祇好再折回來，後來總算尋到了，却就在那警察所站的路旁的一小弄裏。這種警察不知道在那裏管點什麼事。

老沈出去辦事了，只留老譚在家裏，他大約是在等我，因為我早已告訴他今天會到南京的。我們說了不久，我就提議同去參觀全國美展。

全國美展是在國府路，我們走了不久，就看見前面矗立着的高大的新式建築，老譚告訴我這就是美展的會場國立美術館。

這次全國美展雖然給了我一個編輯委員的名義，但我却一篇文章也沒有寄去，實在慚愧得很。但有人告訴過我，所有美展中的職員，都有一枚徽章發給，憑了那徽章，可以在會場中自由出入，不必另買門票。我想這個權利倒不可以失却的，於是先到該會事務處去領了一枚徽章，把來別在衣襟上。

進會場最先看到的是古物，這對於我是不很感到興趣的。在這次全美展籌備的時候，我對於他們所公佈的出品的種類中，除了現代作品之外，還包含有古畫古物的這回事，我就覺得不滿意。古代的作品，固然有它不朽的價值，而值得我們去研究的。但這些應當陳列在博物館美術館裏，可以任人隨時去參觀。而美術展覽會却是應當完全陳列現代作品的。這是東西各國都是如此，而這次全美展的主持人，不知道爲什麼原故硬要把這些古董放在展覽會

裏，難道因為現代的作品太要不得，而定要搬出這些老古董來撐撐門面，吸引觀衆麼？

其次所看到的是攝影。在一個正式的美術展覽會裏，有攝影的陳列，這也可說是創聞。攝影，我們當然承認它和美術有關係的，但到底是應用了科學的法則來構成的，其中不過在取景和配光方面須具有美術的常識，它所含的美術的成分至多不過十分之三，所以絕對不能歸到純粹的美術裏面去。我們從沒有聽到造型美術中有攝影的一部門。所以這次全美展中把攝影也包括在裏面，實在有些近乎滑稽。

接着便走到了西洋畫和雕塑的陳列室，這也是我所最欲注意的一部了。這一部所占據的地位不可以算不大，但從全國說起來實在太貧弱而虛空了。本來西洋畫在中國沒有出路，最近從事洋畫的人已漸漸的少了下去，就是一向作洋畫的人也丟棄了油色而去畫國畫了，所以洋畫作品的貧弱是可以想得到的。而且因為這次全美展關於出品的辦法，在審查和被審查，沒有給一般有相當地位的作家以一種特約的辦法。藝術家大都有着惟我獨尊的心理，誰願意把自己拿出去給人家去審查呢？所以這次我所知道的幾個比較優秀的作家，都沒有參加出品，於是洋畫部的內容更顯得貧弱拙劣，值得一看的作品一張也尋不出來。大部分說起來，學院派在全場還是占據了最大的勢力，而那種學院派又大都未成熟的，而且更加上中國人所特有的土氣和浮薄，使我想起剛才在旅館的房間裏所看到的粗製濫造的西式木器來。其中最可笑

的，要算顏文燦的一張小幅油畫，全畫大小不到一方尺，而配以闊邊雕花的金框，外罩玻璃之翕，不可謂不富麗了。畫中所繪，是一個舊式臥室裏的場面，牀帳被褥，以及桌上所置的熱水壺茶壺茶杯等，真所謂「歷歷如繪」。而觀者如堵，嘖嘖稱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一般觀衆的程度了。還有老畫家李毅士，居然興致勃發，畫起當陽之戰的構圖來了，我真佩服他的返老回童的精神，他畫中的意味竟和我孩童時候愛看西洋鏡裏的情景的趣味相一致了。徐悲鴻所作的大幅油畫，畫的是廣西三領袖騎在馬上的雄姿，這自然是盡了他的能事。此公的作品和思想，時人均責其過於陳舊迂腐，我却常常原諒他的。因為他是民國二年出來的人物，描寫着時裝仕女，到後他雖然留學歐洲，到過蘇聯，而他的思想和作風還是離不了那一時代的趣味，對於現代精神當然不能了解了。

還有許多粗筆亂塗的作品，在作者自己當然以為是新派，看的人也以為那是新派。但我覺得那種作品還是屬於舊派的，不過是舊派中的速寫而已。現在尚有許多人拿用筆的粗細來分新舊，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以前的繪畫上也有許多筆勢飛舞的，而新的作品也有很多平滑細膩的。畫的新舊之分的標準，第一，舊派的繪畫是用着傳統的技法，而新的繪畫是有獨自的技法。第二，舊的繪畫沒有感覺的描寫，而新的繪畫是具有現代感覺的描寫。所以那種沒有獨自的技法，沒有現代感覺的描寫的繪畫，即使是粗線大筆，也仍舊應當歸到舊的裏

面去。

雕塑的出品更加幼稚得可憐，祇有金學成的兩件作品却尙能顯示出雕塑藝術的特色，恐怕是在全部作品中最傑出的了。

再走過去是圖畫部，但我已經覺得有點疲倦了，便和老譚走出會場，再回到他們的寓所去。這時老沈也回來了，幾年不見的老友，遇到了談話也自然特別的多。

晚上同到夫子廟去吃飯。在整個新建中的南京，祇有夫子廟還相當保持其舊觀，也祇有這個地方能够引起我一點懷舊的情緒來。

飯後又同到夫子廟的一家小電影院裏看了一張梅蕙絲的銀星醜史，這張片子我在上海已經看過了，但梅蕙絲的性感的表現，即使第二次看到也仍舊感到興趣。

回旅館已經十點多鐘了，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早點睡吧。

大學生活日記

張蓉初

四月廿九日 雨——時雨時息

昨夜睡得晚了，早上一點也爬不起來，只是懶懶地躺着，讓「起身號」、「集合號」、「升旗號」吹着。

早會本是希克門博士演講，但爲了那天扶輪杯錦標賽的不幸事件，校長就請籃球隊長和體育主任報告一些真相。事實是某營兵士並非故意打人鬪事，祇爲某體專的挑撥，指我校的拉拉隊在唱外國歌罵他們。昨天營長等都已來校道歉，並去醫院慰問受傷的兩位同學。希克門博士本不懂中文，聽得體育主任王先生說到“Sportsmanship”一字便講些關於他們 Duke University 和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比賽的情形，很有趣。

下午抄了些字林報回來，看見歷史學會的佈告「文乃史博士演講」，關於歐美的時事，我便去聽。末了，他說獨裁政治是非常有效力的，像他最近在意大利所見，但危險性太大，人民又是那樣不自由。獨裁者一死，後繼者定有人嗎？民主政治雖然進行遲緩，甚至浪費，但至少給每個公民可以有發展獨立的人格、才能的機會。最後他用外國調說中文……「中華民國萬歲」時，同學大聲鼓掌了。

阿姨和定、明姊弟要我明天下午同去看“Anthony Adverse”，被他們姊弟擾不過，定要聽故事，定說要聽神話童話或任何短篇小說，我沒法，便講了一部分的“Anthony Adverse”給他們聽，雖然自己還沒看完。到星期六怕也看不完了。

晚上圖書館去看看雜誌，抄了點“Current History”。回家幫三哥做了點英文練習。把茵、夢、湖、英、德對照了讀，但今天課太實足，頭很痛，不能讀下去。德文先生病了，學校請的代課

先生是那麼嗚呼，今天又沒來。看來這半年是讀不到什麼了。

一九三五年的零葉

唐旭之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朱柏青先生來信，謂大眾西洋史話已作至最後數章，問我有無與畢士麥時代相關之書籍，並提出了幾個問題，請我發表一點意見。實則我於歷史是一外行。不敢承當也。

作燈謎：「一二八」，打「詩經」一句。謎底是「我日構禍」。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購得四部叢刊續編本急就篇、汗簡與切韻指掌圖三書。

晚上，讀朱先生工業革命章，略加案語，只算是愚者一得而已，實不足以副其厚望。他這部史稿，敘述生動簡要，論斷精闢正確，將來出版後，一般讀者必能識其價值。但他過于慎重，不厭多次修改，定稿不知在何日耳。

一月三十日，星期三。

晚上，從父親往訪席翁，暨還墟壘堂詩集，索回禮記，又借得王國維遺著二本及辜鴻銘張文襄幕府記聞。幕府紀聞署「漢濱讀易者撰」，實即辜也。書中多牢騷語，往往托言古書

歐籍，笑罵國人。於袁世凱尤致憤恨之意，直斥爲「賤種」。於李鴻章亦多微詞，其文奇詭恣肆，令人一開卷非立盡之不可。

二月二日，星期六。

報館中事方畢，父親與席翁至，邀我往火車站畔天津館吃點心。在爐邊坐半時許，然後冒微雨緩步而往。館名義合，其窄小，席翁所以知之，蓋由徐楨立先生之介紹云。吃榨醬麵，烙餅，味不佳，與曩在北平所吃者大異。唯火腿蒸蛋一盤，稍覺可口。出館，搭公共汽車至席翁寓所，胡亂翻閱。得讀瀏陽劉通叔詩稿，大半爲近體，清新雅健，對仗工整；席翁甚稱賞之，謂在徐楨立之上。歸時順便借來魏默深文集一部。魏文實比韻定齋文更佳，而賞識者少，可異也。

二月三日，星期日。

四部叢刊本急就篇原出顏師古本，而間有與顏本不合處，甚至筆畫亦有譌誤者，連日無事時與王國維所校松江本急就篇對看，隨看隨記，於今日竣事。

王船山搔首問讀畢。續讀黃書覺枯燥無味，僅讀一章便止。

二月四日，星期一。

閱女仙外史與綠牡丹。前者結構散漫，詞句酸腐，且又冗長，僅及四分之一，便無法看

下去。後者結構少勝，似頗懂作法，然亦非佳品，閱過，即不復記憶矣。

袁家「乾娘」攜一毛它來。月餘不見，一毛它已能行路說話，小孩真長得快也。買兩角錢糖菓贈之。

（附識）這回趙先生出的題目是「日記」，可是近一年來，我因忙於講書改文，把日記都停了。只得從前年在長沙的日記冊中，胡亂扯下數葉，聊以湊一個熱鬧。而且重檢舊事，並不是無理的，因為朱先生底史稿至今還未增改完畢，而袁家的一毛它已經夭折了。把這幾葉發表出來，一以催朱先生從速成書，一以致惋惜一毛它之意。一九三七年四月，在閩侯。

故友重逢

林路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多年不通音訊的朋友會在無意中會面，那情味大概應該是甜的；可是近來，近來的氣候有些陰陽怪氣，因此，那種美味的蜜糖，在我今天的嘗試中，似乎走了味，變得又酸又苦了。

實在是很偶然的，今天會發現清同定的住處，開始看見××坊幾個字，真有說不出的興

奮，可是，那一段漆黑的樓梯，那一個低小破敗雜亂地放着東西的亭子間，使我突然想到杜司陀也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所說的「低的天花板與小的房間是約束人的心智與靈魂的」這句話，我馬上就難過起來。

開始，我在門口敲了半天，因為沒有人應，就大胆把門推開了，搜索了一會，纔看見有一個人同一條又薄又髒的棉被一起堆在床上，是青在迷睡。搖了幾搖，他醒了，而且謝謝天，他沒有思索就認出了我，無力地伸手來抓住我的手腕，不吃驚，也不開心，正像我們並不是長久沒有會面一樣。可是，那隻手，雖說是有氣無力，却來得親切。

我們的對話是毫無意義的，正像一些人離開太久了反而無從談起一樣。這時候，樓梯上有一陣腳步聲，門一開，定提着一個菜籃就勢靠在門口，眼睛睜得大大的，她笑了。笑，是的，我可以說她是在笑，可是沒有聲音，我也一時找不出她那笑是表現的哪一種感情。她笑得那樣天真，正像青一樣，不吃驚，也不開心。

「我看見你的，在茶場裏。」

「爲什麼不叫呢？」

「我以爲你不是到這裏來的。」

實在，我不是特地來找他們的，我找過幾次，找不着，我以爲我找不着他們了，但是今

天偏就無意碰上。

放下籃子，她把桌上青翻譯的稿子收檢起來，順手抽了一根煙坐在床上。

「四年了，這裏沒有一個朋友來過，祇有大哥來過一次。」

「祇有大哥來過一次，你們就在這地方住了四年？」

「四年。」

我聽了有些害怕，雖說四年並不長久。

「四年，」定又說：「我們看見抱在手上的小孩子，現在都能跑，能跳，能走了。」

「抱在手上的？」青接着說，「那些沒有出世的，現在都能跑，能跳，能走了！」他

像在質問。

「唔，四年，四年，……」我無意重複了幾句，因為不舒服，鼻子裏哼了幾聲。

定忽然把頭埋在手裏不出聲了，而當我談到要他們搬到我這裏來要她一道來看看時，她突然倒在床上，身體抽搐得非常厲害地哭起來。

我慚愧不能講出一句安慰的話，青似乎也無法要她不哭，祇把她搖了一搖，裝作開玩笑地說，「怎麼，今天倒感傷起來了！」接着臉上淒慘地笑了一下。

從她們家裏出來，因為有點冷，我就發着抖，回到家，鼻孔早塞住了，於是，又傷了

風。

生活的痕跡

賀玉波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禮拜日。

暮春的陰暗天氣，使人預知離「黃梅雨」時節不遠，不覺感到了幾分沉悶。

下午三點鐘光景，我趕到勞動生路中央殯儀館去參加友人湯增啟君父親的葬禮。這是我生平參加葬禮的第一次，使我發生一種畏縮的感覺。

在祭堂入口簽了名，送了奠禮之後，由趙鑑秋君的招待，我隨即雜入來賓隊裏，對湯君父親的靈柩行了祭禮，湯君雖說是極新的人物，今天却遵照古禮，披麻帶孝的對與祭的人們磕頭答禮，顯出十分嚴肅、悲喪的神色。

不久，出葬的儀式舉行了。靈柩、湯君的家屬、執事的人員、學校童子軍、和百多人男女來賓等都乘着大客車，開到了湖北的湖州會館停柩所。我們大家幫着把棺柩安置在所裏的房間裏，由童子軍奏了一次哀樂，便算結束了送葬的儀式。這樣的辦法我覺得倒是頗經濟的。

在歸途中，使我回憶到死去兩年多的母親，她老人家現在仍然停在會館裏，便感到了一

陣心痛！幸得在車上發現了久不見面的友人周樂山君，和他談了一會話，倒也洩去不少寂寞。

晚上，在家裏寫了兩個鐘頭的文章；擱筆已是夜半時候了。

三十日，禮拜五。

上午出門有事，回來已是下午半點鐘的時候。很奇巧的，我會到了五年不見的老友洪濤君。他是特別到我家來看望我們的。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不知和他談些什麼好。他又是我妻的姐夫，不過他現在已經嫁居多年了！

經了一番談話，我知道他已入了政界，現在我國駐日大使館供職。這一次，他是告假回到上海來的；至於返任否，却沒有一定。不過，我們正在說得高興時，他却要暫時別去，另外出赴友人的宴會。

晚上十點鐘，他來到我家過夜。於是，我們便叫了幾樣小菜，請他便酌。父親、妻、和我陪着他吃、喝、談、笑，十分有趣。我們談得很廣，由國家大勢到文藝界、出版界，兩方家庭的變故、友人的消息等。所以，我們有時很興奮，有時却很感傷。

一直談到夜深兩點鐘，我纔陪他同床就寢。今天整天我不會寫作過。

二十五年前的舊思潮

郭步陶

作日記一事，是我平素很喜歡的，不過近幾年來，事情多了，精神不好了，寫日記的興趣也減退不少。一個月前，景深兄要我寫一些日記，給一般青年湊湊趣，就是抄舊的也無妨。現在我把民國元年的舊日記抄兩小段，好吧？

「寒甚，身御重裘，猶覺不支。回憶客歲今日，余方奔走兵戎間，襄事隆軍。匹馬敝袍，往來富隆，初不覺苦，今胡衰弱至此！豈海上風霜較內地爲甚耶？」（民國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讀老彼得弗祿格爾亨利諸人傳，意爲感動，而於弗尤甚。弗之幼年，其窮困與吾人較，殊不相上下。而於珍惜時間一事，發爲格言，警教後學，用意甚誠摯，吾人當奉爲圭臬。弗爲電學博士，顧其研究物理時，年已五十，不以老自諉，卒獲著功世界，真余良師也！」（民國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從這兩小段日記裏，我覺得有兩個意見貢獻於今日的一般青年：一是要習勞，稍一過慣安閒歲月，遇着艱鉅的事情，便要感覺到支持不住了。二是要惜時，有作爲的人，就是年歲已老大，還要努力創出一些事功，我們方在青年的人們，怎樣可以不及時前進呢！

讀書日記

陳適

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夜二鼓，危坐讀八面鋒，弗覺倦也。是書籌策精深，議論雄健，非常儒所能及。卷首有山西道監察御史張益序云：「淳熙中制，以其無所不該，觸之卽解，因賜以是名；且今就試士人，持一冊爲風簷一日之助，始家傳人誦，與六經並軼。」末記吳人都穆奉爲「文人之雄，天下之奇寶。」荏南陳春亦稱：「其中崇論宏議，實多萬世良策。」皆卓見語也。今執是書而誦習之，默俯以思，覺胸膈間爲之大開，上下古今，懷騁神游，嘆爲觀止！蓋其述治理，陳政策，言世道，察人心，字如珠璣，氣貫亙古，固可資今日爲政者之鑒也。是書舊刊宋永嘉陳傅良羣舉撰，而叢書集成則題「撰人不詳」而以「永嘉先生」通稱之，殆未當也；又書名「八面鋒」，雖圭奉之，然仍不脫科場習氣，不及章氏太炎之易名「治策」遠甚。

日記的一頁

沉君

連日學生們送了不少 Albums 來，教給她們題幾個字。我是最怕寫字的，自從我作小學生時就如此。給別人題字尤其使我怕，這對於我簡直是個 Punition，我將被迫去出醜。但這

些 Albums 却引起我不少趣味，這是別人在上面留下的蹤跡。我在上面看見從相片上剪下來的青年男子的大頭，我看見用禿毛筆，淡墨畫的大兔子，我看見壓乾了的花瓣，……這都使我冥想 Albums 的主人以及她們朋友的奇想，慧心，滑稽的性格。在題詞上更可以看出將畢業的學生的惜別，彷徨的心情。在一個本子上寫着：

一年的同宿舍，四年的同課堂，我們合了倆人的力量作了許多壞事情。

冬天就偷煤藏在床底下，等到晚上，燒上爐子。兩個人變成了煤黑子，皮着臉，披着大衣，在呵手，將爐門擋上一個大臉盆。齋務剛一走，我們就笑出淚來。我看她是小花臉。她看我是小丑，我們跳起來，臉盆也跳起來給我們打鑼。

致試來到了，我們就罵書，摔書，書頁子變成一隻隻的白蝴蝶在床上、桌上亂飛。我們四年的日子也就像書頁子那樣亂飛去了。

而今我們要開始大人生活，不許笑，不許罵。一棵白楊樹遮着白樓角，你還能再想到牠，也許有點暖意，那會惹你落淚。

另一個本子上寫着：

六年同學們融洽的情感加厚了生活力，暖了心。不希望同學們放些美麗的嚇人的詞藻在上面，只渴望能寫些樸實的日常生活的片斷，和一些忠懇的對好朋友應說的話，

好等到將來這些珍貴能逗引我重回到這快樂的圈子裏來打個轉子。

還有，還有，辭句雖有工拙的不同，而所表示的情致則極近。「人言愁我亦欲愁」，這些感傷的辭句直把我帶到惆悵的氛圍中了。（四月十日）

三日間

劉萬章

四月廿一日（星期三）

兆成兄（十六年前的中學同學）升任市立七十二小學的校長，這給予我們一點安慰！幾個平常談得來的老朋友——德生、恩澧、如山、朝匯、我——在融廬請他吃飯。有十多年的歷史而又是整個青春期「胎養」這友情，一碰頭便談個「不亦樂乎」。飯前的談，似空談；吃飯當中以及飯後，大家有點酒意，談得更起勁，一切往事都談，彷彿大家都回復到十多年前去了，的確是痛快的事！六夥子散班時已是半夜時分了。

因為吃點酒，下半夜兩點多才睡。

四月廿二日（星期四）

早上在拱北茶樓遇見XX，一頓痛快的談天，差不多忘却了上課的時間到了，他對我發牢騷般的說他給人造他的謠，在職業上痛苦極了，老望着改造職業的環境，然而這談何容

易！安慰他一番，兩人分別，各去各的職業場所。在路上，記起一首聽諷詩：

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

君聽臣遭誅，父聽子當決；

夫妻聽之離，弟兄聽之別；

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

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

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說郛卷五）

頗能道出諷言的力量！

吃中飯時，接到青年界的徵稿信，這是第六次了，信裏說。我應徵的由第四次起，兩次都會交卷！這一次怎可以交白卷嗎？好在這一次徵的是日記，這「順水」——不，方便的人情應該做，待兩天後叫嬈替我抄兩三天的寄去好了。

四月廿三日（星期五）

昨夜一睡，今早黎明便起來，家裏的人一概都未起身。多幽靜的週遭，還未洗臉，哼了一頓舊詩，才梳洗出門，街道上還很有「早意」。我在一天裏總覺得這一刻兒是最舒適的。

爲了一個學生懷疑了男女兩性糾紛的是非，在四十多個女性的一個教室裏，要我解答，這實在費勁得很！她們中有的倖倖，有的却「頑石點頭」般醒悟了。其實這是社會問題的重要問題，她們懷疑得太早了！

晚上，悠如跟余慕陶先生來看我，唉！五六年不見的余先生，真教我認不出是他。在我的記憶中，他的一切都不像以前似的，一個人真會變啊！不曉得人家看到我時，會不會如此？我們在握手的時候，我不覺說：「老了許多，你！」我的心坎裏現了這一段：

在會場上碰到了許多我到廣州想見而沒有見到的朋友……接着又發現我以前在滬教書時的同學不少；他們一個個都由詩的學生時代走到小說的壯年時代來了。他們的髮髻有的是給光陰摧蝕了，他們的面龐也刻着無數生活的殘痕。……

是他在廣州文藝作家座談會的「沒有演講過的演講詞」，（登時代文藝創刊號）別人對這，他的心情怎末樣我不知道，在我確是一種極難堪的刺激。一個年紀不大的人，過了幾年，如此「漸」→「漸」地變下去，多末可怕！……

廣州禁忌語已抄正寄給歌謠，並給徐芳女士一信，請她補寄欠缺的幾期歌謠和民風，順便請改寄信的地址。

雙肇樓日記

張次溪

四月二十五日

早六時起，洗沐畢，扃案頭編袁督師後裔考，材料少，兼之重複者多，真難排比也。去書東莞，請鄧祀望先生爲攝城內袁祠風景，預備插圖之用。九時往同院倫哲如文家閒譚。十時回房校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十一時半用午餐。十二時一刻赴琉璃廠買書。攜書遊天橋，在二友軒聽大鼓。四時半山二友軒出，沿前門大街北行，至正陽橋之東北，搭三路電車至王府井大街下車，行至東安市場內新書攤前，小事勾留，即在東來順用晚餐。歸家後，接肇瓊寄來兩小女近照，極有神采。復肇瓊書。燈下書喜聯賀且馬祥麟結稿。去書催齊如山陳墨香索評劇稿。十一時臥，覽清史稿儒林傳，及國民黨史稿。約十二時睡。

西湖日記

儲皖峯

二十年三月廿日

漱琴隨美專同學到杭州寫生，照例住在裏湖惠中旅館，她却住在樓外樓旁廣化寺吳玉仙女士處。旁晚有電話到浙大，我就去看她，她問我：「明天擬同密司周（華）到寶石山上寫

蘇白二堤，你能前去玩麼？」我答應了。今日午前下課後，就趕到山上去，她們那幅畫的輪廓都已打好，正在開始着色。當時我叫保叔塔旁住家的預備午飯，不過一點多鐘。飯就好了，一個中年男子叫他的母親蒸了些鹹魚臘肉給我們吃，覺得別有風味。飯後她倆接着畫畫，到五點鐘左右她們的畫將要成功了，我作了一首七絕：

拓地湖山三十里，

彌天風月一千年。

倘教蘇白今猶在，

要與平分管領權。

六句鐘收拾下山，將畫具放在廣化寺，我們便去泛舟，在湖中繞了個圈兒，到旗下登岸。朝陽集中西湖晚棹末二節，最足表示這種情境：

隻隻小艇自搖歸，

紆迴。

湖波蕩漾，

人語輕柔，

衣袂小風吹。

燈火漾漣漪，

迷離。

不忍歸去，

岸畔立多時。

夢囈的記錄

朱渭深

我在學校生活時代開始寫日記。離開學校後便時斷時續。從一九三一年起，更記得講究起來，天天要寫近二千光景的字數，三年中成績真大有可觀。到後來却覺着太笨拙了，這一堆冊子，同其他的藏書一樣，放來放去佔地方，逢到遷移，真是受累得很。近幾年索性只像記帳似的了，用一本小冊子，每天記上二三十字，多至百餘字爲止，只留着供自己檢查，毫無長處可供別人參考。摘錄舊記數節，零亂而且蹙脚，只可說聊備一格吧；

往常和人家有所爭論，事後每覺自己太不值得而且無謂。淺薄的人太多了，誰能理會呢？他們對自己，不也是常常在矛盾，反攻和否認嗎？我何必定要他們承認和信服呢？我也歎幸我和人家不同是有意義的，我和他們爭論，我和他們不受冷，這是顯出我還有「自己」

存在。

我更深入地認識我自己，我當寶貴我些微的天賦。我要入世，我該入世，盡我生命所負戴的使命與責任。

心靈在大庭廣衆人聲喧囂的時候是拘迫的，蟄伏的，到寂寞的時候，它却活躍而鼓舞了。

只要是空曠，是寥闊，總是值得謳歌的；不論是水是天，是雲是煙，對着無窮極的空間，我就覺得像要與他同化一般。——靈魂在飛翔，靈魂在飛翔！

聖經上記着說：『不要把聖物給狗，不要把珍珠丟在豬的面前，恐怕牠踏壞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是的，一樣上好的事物，並不一定人人都能了解的。在一隻狗或豬的眼睛裏，一塊肉骨頭確比世界上任何稀有的寶物都可貴。因爲在牠是受用的。

一個人有他出於自己的希望，是幸福的；爲了這希望而努力，尤其是不可放棄的快樂。因爲，我們是在走成功的路。

有抱負的人是痛苦的，除非等他到了實現的一天；然而他該是樂觀的。有識見的人是孤獨的，因爲他不容於流俗（屈原獨醒獨清，所以見放，是好例子）；然而他該是自珍的。

生命好似在黑夜中的曠野上行走，尋覓，尋覓，我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什麼該是我們的？我們沒有取，因爲我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我們把拾得的又丟了，我們不知道保守，尋覓，尋覓，我們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聰明人，什麼是你的需要，你該記省！

抄得多了，就是終止吧。假如可以一看的，我就把他獻給了諸位；假如不足一看的，再抄也無意義啊！

無日可記

陳靈犀

半年一度的青年界徵文現在已是第六次了。以前五次的徵文，有做的，也有不做的。真

虧損者聰明，知己知彼，知道朋友不寄稿的原因，許是出的題目太難，不易應付，因此這一次的徵文題目，就是日記。編者意思，寫日記是極普通的事，動筆的朋友，差不多都會把每天所做所見所聞的事，記下幾行的。可是這個題目輪到我，却給難倒了。我是從來不寫日記的，教我從那裏去「選抄一點」來繳卷呢？

我的不寫日記，也有原因，第一要我將所做所見所聞的事，沒間斷的天天記下來，可沒有這個恆心。可是每天所做的事，吃飯寫稿睡覺……，老是那麼一套，沒有新花樣，記下來也沒有什麼趣味，所以爲了過的日子，是無日可記，便不想寫日記，去年寒流送我一冊很精緻的文藝日記冊，至今一年多。我還是保留它的清白，不會塗上半點墨污。

雖然不寫日記，白卷却不好意思繳，好在編者也替不寫日記的朋友想好了一個補救辦法：「您不寫日記的，那就請從今天起寫幾天日記給我，或寫一天的日記也行。」那麼我便照這辦法，把所過無可記的日子，記上幾行得了。

辦法是有了，記些什麼，却又使我感到無從下筆。在這個年頭兒，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有什麼可記的事吧？尤其是我，生活那麼單調刻板，有什麼事可記呢？其實我便把接到「徵文」函這一天，這樣記上幾句也行：「年月日，晴（或雨），接到青年界的徵文函，要我選抄一點日記，我因從不寫日記，無法應命，祇得繳白卷。」編者似乎不能認爲這便不能算是

日記的一頁吧？再把徵文函也抄在一起，倒也可以佔個三五行篇幅，這不是很巧妙的應付方法嗎？但我又覺得這方法太油滑，不大得體，便也不願這般做；祇有再動腦力，在無可記的日子裏，找一點可記的事來。終於給我想起黃家花園的海狗、曹家花園的萬年五彩牡丹和廚房來，可是日子却已記不清，反正有那麼一天便是了。

祇記得那天是星期日，爲了在這個混濁的都市裏，把人都悶得發昏了，便想到近郊去兜個圈子，換換空氣，於是便決定上漕河涇的黃家花園去。

園裏有花、有木、有亭子、有假山、有關帝殿、有哈哈鏡，倒也五光十色，熱鬧非凡。可是這些我都沒有多大注意，我祇是在海狗的鐵柵外，站了二十多分鐘。海狗是海裏的狗，不能沒有水，所以在鐵柵裏，掘了一個小瀆，用水門汀砌得很光滑，長裏約有五尺，橫裏約有三尺，深也不過二三尺，簡直比我們的浴盆大不來多少。一向在那汪洋大海裏過慣生活的海狗，如今請牠到這裏來過日子，如果海狗也寫日記的，那麼在牠的日記上，一定有不少好文章在裏面呢。那海狗並不怎樣大，體積和一個周歲嬰孩不相上下，腹部却特別大，好似一個大腹賈。牠是懶洋洋地側躺在瀆上的鐵柵旁，柵外的遊人，想盡種種法子去引惹牠，牠都不做理會，很偶然地抬起頭，向柵外的人看了一眼，便又閉上眼。「眼不見爲淨」，閉着眼，也是一個好辦法。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可瞧得入眼的呢？牠躺了一會，要想下水，可是

四肢一點沒有力，不能爬動，便打了一個滾，滾入水裏，游到那一邊去，又騎在砌成斜坡式的水門汀上，還是側着身，閉着目。我看牠的皮膚，是那麼潤滑可愛，面目雖然有點怪，却也不見怎樣兇暴，我真不信牠在海裏的時候，會如我所聽到的那麼厲害；也許牠自從失却自由後，已是「昔日之雄風，如今安在哉」的了！要是牠確曾橫行海裏，那麼現在把牠錮禁在這裏，以供衆覽，倒也是件快事。牠躺了一會，又睜起眼來，很不得勁的又閉上了，不知牠是在鄙夷着柵外的人呢，還是對於自己的身世感到悲哀，或是在懺悔着以前的暴行？

出了黃家花園，又坐了人力車到曹家花園，一跨進園門，便見金碧輝煌的樓台亭閣，似乎有一股金銀氣，直撲鼻觀。在園門的左側，有座鉛絲圍繞着的花台，花是粉紅色，很穠艷，不過有的已是殘落，不免減色。花台的四周，都是用紅紅綠綠的顏色塗了許多圍畫，還寫了「萬年五彩牡丹」幾個大字，把我對於看花的興趣，降到零點下，掉頭便走。在一座華麗到非我所能形容的大廳後，却還有一座三開間的屋子，我不知那是什麼所在，便也踱進去觀光一下。這裏有個不大不小的天井，種了不少花卉，其中還有一間小客廳，（在曹園裏祇可算是小馮者耳了）紅木檯檯，天然几，几上還供了幾件古玩，壁上還掛了一些字畫，陳設得也很精雅。廳的左右側，是兩間廂房。門都掩着，自然不便亂闖，從上邊的窗子裏望去，見到金黃色的銅床梗；還半懸着很美觀的印花窗簾，因為下面的窗是配着磨砂的玻璃，所以

用不到帘子。天井兩旁也有兩間屋子，門却閉着，一看却是兩個廚房；原來那廚房廚司便是下榻的所在，我倒吃了一驚，暗叫慚愧。我對於這樣精美幽雅的廚房間，真不勝羨慕之至。我祇希望我能得似這廚房間般的屋子蓋一座，便也於願已足了。我在那裏徘徊着，捨不得走，還不自禁地在計劃着這廚房間要是屬於我的，客堂可以仍照這樣陳設着，廂房做寢室，我和孩子們各據其一間，東間的廚房，改做書室，談讀書寫寫稿；西間的作爲親戚朋友到來時的下榻處。天井裏加養兩缸金魚，添種一架紫籐，書室的廳前，種幾株芭蕉，其它：我越想越興奮，幾乎快活得笑出聲來。這時有個僕役模樣的老年人，從外邊跑進廚房去，我倒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便慢慢地踱了出來；却隱隱聽得那老年人在咕嚕着：「嚙，白相，白相到廚房間來哉！」偌大一個曹園，什麼都值得眼紅，却偏偏看上了一個廚房間，我這人志不在大，看來前途是決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了！我走出了曹園，一切的印象，都不曾留在腦子裏；祇是忘不了那廚房，雖然這說來是將遭人譏笑，那曹園的主人更會因此笑落門牙的。

雨天的一週

蘇雪林

四月十八日 早起見天氣陰沉，知道今天要下雨。預定進城計劃只好取消。九時許雨果大降。自十二晚括過一陣黃沙之後，風風雨雨，連綿不斷，溫度由八十三降至五十八。除了

屋裏沒有再生火外，所有已收到箱子底的禦冬衣服又都上身。我平生最怕低氣壓，一遇陰天便是受罪日子到來了。這幾天自覺渾身細胞都像脫了連絡，腰痛頭昏，看書治事只是打不起精神。屋裏坐不住，想出去走走，而泥濘載道，又有行不得哥哥之嘆。悶極，只好看報，但也看不下去。一年四季，夏酷熱而冬嚴寒，春秋比較溫和，而壞天氣居其大半。細算三百六十天中，真正風和日麗，爽適宜人者究有幾日？我們的生命悲哀的時候多，快樂的時候少，所謂『人世幾回開笑口』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與天氣也就差不多。佛郎士伊比鳩靈之花園曾說一個孩子接受神仙給他的一團生命線，跳過一切類喪、怨恨、不幸衰老的歲月，單單拉出他一生認為賞心適意的那些歲月，他從神仙來到的一天起，祇活了四月另六天。這個寓言，警闢之至，發人深省。像我這個多災多病、未老先衰的人，每天懣懣地過着半死半活的光陰，恐怕四月另六天的生命都不會有吧。哈哈！

下午雨住，蘭子來訪，談了一些閒話，知道她的山居散墨即將出版。我近數年寫的雜碎文字也算不少，但總懶得去整理。看了蘭子和叔華近來的努力，自己覺得有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之感。

四月十九日 今日雨略止。散步院中，見所種『大小喬』已抽芽吐葉，甚喜。此樹移植以來，土性不服，葉子盡皆枯落，以為已不能活，誰知幾天陰雨，居然復生。此類攀緣植物

無所依賴則不能茂盛，所以我今日找了幾根細竹竿和一些鐵絲替它們紮了兩個小小梯形的架子，用繩將樹枝一齊縛着架上。這兩株「大小喬」種在山合作社買來的肥皂木箱裏，夏天前院搭了涼篷可以遷到露天，將來開了花又可以移到窗前，浮生六記芸女士有「活花棚」法，我即從她那裏學來。但木箱甚淺，樹根難得展舒，恐不易長大罷了。

紮完花架，看新送到的大公報和武漢日報。午餐後小睡一覺，起來預備明天功課。傍晚寫信與仲康蓮溪。晚間到黃雪朋君家看小貓，喝茶閒話。

四月廿日 上午赴校上文學史一堂，講杜甫對於中唐詩的影響。杜在世時詩名並不甚着，中唐白居易元稹等倡功利主義文學始加推尊，到北宋則光華發越如日中天。直至清末所謂江西派詩人猶以杜爲宗，於今英國譯杜詩者也讚賞不已。歷來詩人身後之榮，未有如杜者，但杜在中國詩壇獲此地位亦非偶然。嘗謂中國人思想分道家儒家二派，文學亦分言志與載道二派。言志派近個人主義，爲道家思想之代表；載道派近社會主義，爲儒家思想之代表。人類天性是二元的，自私與合羣——Tarnley說人類天性爲「我綜」(EgoComplex)「愛羣」(Ferd instinct)「兩性」三個本能所綜合，但「兩性」介於羣我之間可以不論。——自己享樂是人類天性，效勞社會也是人類天性，融化於大自然懷抱之中，忘我忘人，怡然自得，固然是一種快樂，爲真理正義奮鬥，爲對人類的同情而犧牲，也是一種快樂。滿足其一

面而遺棄其另一面，便不合於人類本能的要求。中國儒士立身廟堂之上時儘管談忠說孝，意氣慨然，而到吟風寄月時便沈酣於自我主義的清悅之中了。數千年來的詩歌都是這類放縱自由的，消極退嬰的道家思想，我的本能算是發揮盡致，而愛羣本能則不讓它有絲毫活動之地，這樣的人性能算圓滿麼？我們的性靈深處的另一面能不發出一種要求滿足的呼聲麼？胡稼胎教授說：中國最好的詩大都自然美妙的神韻，或抒發個人性靈，所以我們讀中國詩最多可以自忘自失，而很難覺得安慰。英國詩人如 Tennyson Browning 等人作品則常摹擬一種美滿完善的超自然的境界，勇往直前以求，因此他們詩裏常有一種努力奮鬥的精神，讀之令人鼓舞奮發，生進取之想。記得法國羅曼羅蘭也會說 Racine 的詩劇雖然是非常優美的作品，但這不過是法國天才的半面，此外另有極不相同的半面即所謂「英雄的事業，理智的沉醉，一陣陣的大笑，求光明的熱忱」可於曠培雷莫理哀狄特祿之文學，蒲理渥皮瑞之音樂中覓之。他喜歡這個半面，但並不排斥那個半面云云。杜甫詩歌以鬱抑頓挫慷慨激昂之風格表現其忠君愛國之心與濟世安民之志，恰恰滿足了我們飢渴已久的另一面本能，他的價值愈久愈增，他的地位愈久愈見尊重，本也是應該的。我讀杜詩發見了這一件道理，擬作專文論之，但今未遑，且先記其崖略於此。下午又上課三堂。疲極未作他事。

四月廿一日 今日無課看大眾生活第十期亞東四月新書廣告知紀德從蘇聯歸來，蘇聯

獄的國際輿論等即將出版。前數日大公報載杜威博士以蘇聯判托洛斯基以各種罪狀而不給以自陳的機會，影響世界人士的良心，所以他躬就國際非正式自由調查團長之職，調查托氏罪狀是否實在，這本書就是他調查的結果了。去年報紀托派十六人謀刺史太林之獄，我信了蘇聯宣傳的話，深不以托氏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爲爲然。後見蘇聯黨獄疊興，近又有逮捕數百人之舉，著名文學家十數人亦被株連，並說與托氏有關便發生懷疑，若史太林行事果然公平，托氏果然有罪，他們國裏反對史氏而同情托氏的人何以如此之多呢。杜威之書我現尙未見，但我想托氏之有冤抑，而蘇聯以前片面的宣傳之不可盡信却是一定的。

杜威博士與托洛斯基非親非故，只爲主持公道，不惜犧牲其寶貴研究光陰爲他奔走，其精神實爲可佩。但我們中國人視之必以爲多事。中國人崇拜強權不顧公理，看見世界許多不公不正的事，或見人憑藉強暴勢力欺侮一二勢孤力弱之人，心裏也感到不平，但以於己無益，便袖手旁觀，置之不聞不問。其甚者還要幫助強者下落井之石，此所以是非黑白永遠不分，而愈兇橫的小人愈在社會上得志也。嗚呼，杜威豈乎遠矣！

四月廿二日 天氣仍然陰沈，時有微雨。上午在家預備功課，下午赴校上課二堂，到教員休息室看天津大公報見刊有武訓畫傳的連環畫一種，蔡之儂繪圖，段承澤說明圖中人物神氣過於緊張，似係筆觸過剛之故。繪畫之事通乎文章和做人，要想剛柔適中，舉止合度。總

是難乎其難的。早年讀梁任公三先生傳即知有武訓故事，現在已有些人爲他表彰，社會對於有功的人崇功報德，應當如此。武訓不過一乞兒耳，激於急公好義之一念，鞠躬盡瘁，堅苦卓絕，居然成就一番士大夫所難爲的事業。此人若加之以學問知識，與印度聖雄甘地何殊？人類社會之得以維持於不敝，在乎「宗教性」的份子多，歐美日本人富於宗教性所以國族強盛，中國人薄於宗教性，所以現在地球上幾乎沒有我們立脚地了。宗教性薄弱，究竟是中國人天性？還是文化問題？我想數千年來聰明的道家思想要負大部分責任吧。中國民族要想自救，提倡「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乃刻不容緩之事，武訓的芳蹤真值得我們景仰呵。

四月廿三日 趙景深先生前日來信替青年界催埃及古史漫談續稿，今日無課，將第五節寫完。本沒有研究西洋史的人忽然來談什麼埃及，自己也覺好笑。但我興趣太散漫，終日弄文學覺得無味，所以要「轉變」一下。數年前讀Albert Malot的L'Antiquité其中關於埃及和小亞細亞的古史，甚感興趣，隨讀隨記，積成筆記一小冊。景深先生請我爲青年界撰文，我因Malot此書原係中學生讀物，遂以它爲根據，另加參考材料八九種，成功這篇漫談，文字既力求輕鬆顯淺，又隨時插入自己許多的議論，蓋既云漫談，便當以興趣爲主，不能嚴格的以歷史體裁相繩也。尙有蘇馬連、亞述、巴比倫、腓尼基、波斯等古史，如一一編寫，則可成爲一本七八萬字之書，然我疏慵特甚，也許寫完埃及便不高興再寫下去了。

四月廿四日 大雨如注，寒氣逼人，火爐早已拆去，無法生火，只好多加衣服。前天在潮濕草地上站了兩個鐘頭茶花架，感冒寒氣，甚不舒服，大姊替我煮了一杯甘和茶，喝過後冒雨赴校上課。回家更覺頭岑岑然像在發燒。看了報便上牀睡了。

一天的生活

洪深

廿六年四月廿七日星期二

晴——熱甚，室內八十度以上。

五點起，在家補寫昨日的日記，並趕寫電影劇本四千金。

六點半，乘校車至石牌。

七點一刻到十點，續寫四千金，自己覺得甚不滿意。

十點到十點半，看本地與上海寄來的報紙。

十點半到十二點半，預備明天的功課。

餓甚，四個麵包之外，又吃了一碗飯——同桌的人笑我，說是我的太太到了廣州的原故。

一點半到二點半，睡——醒時，胃微痛。

二點半到三點半，改學生考卷。

三點半到五點半，上了兩堂課；天熱，使人倦。

五點半到六點半，想四千金——祇想，不寫了。

四千金題材不壞。初審本中我寫的全劇大意是：「一家的人，也和一國的人一樣；因為個人生活歷史的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各人的才能，並作着不同的事業。

「我們需要那不顧一切，勇於犧牲的人（如三女兒這一型）；我們也需要那穩健保守，努力負責的人（如大女兒這一型）；我們也需要那雖不免於自私而是能幹有爲的人（如二女兒這一型）；我們更需要那見解正確，堅定嚴正的人（如四女兒這一型）；

「這是一則寓言。」

不知爲什麼現在老是組織不好，四位千金彼此間，還缺少兩場驚心動魄的流露人格的戲，可見把「社會事實」作「藝術形象化」的困難。

晚飯時未說笑話，因在想戲。晚飯後未去散步，祇在校中教職員宿舍前草地上打轉，也是想戲。

忽然有了——三姊與二姊矛盾甚深，但二姊被匪徒劫持時，三姊不加思索地就冒危險去救她，雖救得二姊，而三姊受了重傷。結果，二姊、大姊、四妹以及大姊夫二姊夫都感動了

——二姊流着淚對三姐表示愧悔的時候，三姊仍得罵她——非罵不可——罵的話是：「你用答謝我！我救你，並不是對你有什麼好感，只因你是我的同胞，強盜來打劫你，我不能不幫着自己的骨肉！我恨你，我絕對看不起你這個自私自利的東西！」——這樣，「一族人必須忘棄嫌隙共禦外侮」的劇旨全出來了。結局精彩，全劇都有辦法了。

把以前所寫的撕去重寫。這是第四撕。

四千金，撕稿四次：「四」有必然性麼。

寫到九點，胃大痛（米飯絕對吃不得）——找一位同學林君爲我設法雇一汽車回家，車費一元二角。到家大吃「一服靈」。

十點三刻睡。

信件來往：

接香港高梨痕信、南昌洪鏞信、上海夏征農信，交通汽車公司索賬信。

本市廣雅中學請演講信。

覆梨痕信（掛號）。寄上海魯思信。

廿八晨記

二年前的三日

朱 靈

一月十二日——星期六。早晨上了兩課，爲學生講日記，頗有興趣。去年我爲天馬書店編中國文人日記抄，學生曾幫忙不少；當時我一方面搜集古人日記，一方面就請學生幫忙繕寫，所以他們對於日記體制，已甚明瞭；今天爲他們講授日記，倍覺有味。午後無課，爲蟄存的文飯小品譯法國 Andre Maurois 的告一個到英國去的法國青年。作者用幽默的筆調，描繪出來的英國人的性癖，非常活躍。五時許爲羅洪寄創作祈禱給匿尼。寄稿回來，收到匿尼編的小說半月刊新年特大號。內容很充實，封面更精緻，封面裏頁聲明羅洪沙汀艾蕪等的文章，因爲篇幅關係，一時排不下去，大概下一期上總可以發表了。晚上聯璧在教育局請客，我被同席所強，喝了三四杯酒，微有暖意。天雨泥濘，回來狼狽得很。今夜住在家裏，八時半聽了一會無線電話，因B電不足，聲音甚低，並無多大興味。九時半就寢。

一月十三日——星期日。天下雨，沉悶得很。九時到校裏去，收到詠薇來信，說是小說年選的計劃，一定實行，而且準定用新五號字排印，要我即刻將稿子寄去。便重新回家，整理材料。計選巴金茅盾等十五作家創作十五篇；除蟄存那篇還須待他從新潮上寄外，其餘十四篇均已搜齊。對於這張目錄，頗費躊躇，不知改訂了好幾次。從文的短篇創作，去年好

僚祇發表了一篇，那是在水星上的知識。我今天把那篇文章重讀了一遍，覺得與其說牠是小說，毋寧說牠是 sketch，所以如果另有文章，一定得更調一下。從文近來很忙，我這裏已好久沒有他的信了。若不是書店限期促迫，我很想寫信給他，請他自己告訴我去年中寫得最滿意的短篇創作。下午四時左右，始將全稿整理完畢，便由快郵寄出。五時許收到匿尼寄來的小說半月刊十三冊。粗粗翻看一遍，覺得最初幾期實在很是通俗，通俗得幾與鴛鴦蝴蝶派合流，後來逐漸進步。自他於七期起接手編輯之後，始有生氣。晚上閱考卷，十時半將考卷看好，始睡。

一月十四日——星期一。大風，天稍寒。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早晨雖已停了，但是毫無晴意，看來今天還要下雨呢。早晨將學生大考成績抄入成績單內，便開始填寫學生生活狀況報告表。這工作不容易做，一個人的品性，很難辨別；孔子云：「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可見認識別人，真不容易！但是身為級任導師，就不能不做這「喫力不見好」的事；好在相處半年，對於各個人的品性，多少總知道一點。這工作做到下午四時三刻纔算敲事。五時，仁壽約亞松與我去吃餛飩，吃好後他們回校，我便回家一次。羅洪的那篇小說已經寫好，約有一萬多字，是寫幾個人找不到出路的事。她對於這一方面的題材，很能處理。我就讀了一遍，為她校正幾處筆誤。晚上我想寫小說，把那篇計劃已久的歷史小說

Cleopatra 寫出來。可是構意尙未成熟，還是不能動筆。我預備明天去翻大英百科全書，注意幾個特殊之點。今夜已將克里奧柏特拉、安多尼、愷撒、屋大維、布魯達斯的年歲查考清楚，對於埃及的地理和風俗，也已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且讀到 Pompey 描寫那女王臨死時的詩句，他說：「我死爲女王。等那羅馬兵來看時，我死了，但是皇冕依然在我的頭上，我就不死了！」如果沒有別的波折，我希望自己就能動筆。臨睡前看晨報的每日電影，上面有批評西席地密爾導演的 Cleopatra 的文章。我記得每日電影最初開辦的時候，我與羅洪賃屋于辣斐德路桃源邨，那時我就担任影評的工作。而且那份副刊上的電影理論，全由洪深與我兩人寫的。那時我用筆名「蒙夫」MONV」等，及今集起那時候的文章，也近二十多篇呢。後來回到故鄉，影評的事無從兼顧，便寄論文去發表；後來課務繁冗，便連論文都不寫了，這件事已隔三年，過後聽說端先伯奇也爲每日電影寫稿，及今翻閱，差不多都是些不相識的朋友們在寫作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記。
一九三七年五月抄。

鎮揚日記

田 漢

彥祥回旅館借照相機去了，我們——阿英、凌鶴、漢文、楊予，我五人就在站旁一家小

茶館店暫時休息，阿英恐怕誤了買票的時間，先出去了。一忽兒回座，盛稱鎮江人客氣，說有一個女人認也不認識他，竟親切地請他進店子吃麵。大家笑着賀他的幸福。彥祥轉來仍是空身，百歲上園子去了，王熙春也出門訪親友去了，照相機不知擺在何處，我們祇好犧牲攝影的樂趣，登上了赴瓜州的小火輪。好久沒有親近長江的風濤，儘管裏面坐有幾位「揚州佳釀」，我們也不樂意坐在艙裏，都跑到甲板上縱覽四周雲物。金焦之間我最喜甘露寺。數年前曾在那兒攝過一次電影，此來却無暇重訪了。凌鶴兄不知何所思，頗爲沉默的樣子。但惕予們都尋他開玩笑，說我們這趟算是「騎鶴上揚州」。最妙的由瓜州坐長途汽車時，有一乘客絮絮向凌鶴兄詢問路程遠近和揚州情形，初不知凌兄也是揚州的生客，於是阿英笑那人是「問道於鶴」，這把我們都笑苦了。揚州號稱「江北的江南」，郊景本不算壞，而最使人不快的却是那無數的土饅頭。但現在有什麼辦法？

因爲晚上必須趕回鎮江，我們在揚州一共纔玩了四個鐘頭，首先是穿過城中心直訪梅花嶺史閣部衣冠塚，由那兒叫了兩隻小船經過綠楊村大虹橋到五亭橋法海寺而歸。五亭橋修好了，風致極佳，但使芥川龍之介再來，或者又將嫌那色調太新了。阿英要到教場街舊書店找舊書，我們的船便由水門進城。雖一路頗有浣紗人，然城內河水與城外清濁迥異，趣味亦減。阿英舊書店獵奇工作無甚收穫，匆匆趕六時半汽車歸鎮江時，已是萬家燈火了。和他們

分手的時候，我寫了這樣幾絕紀行詩：

江潮如吼打孤城，百世猶聞殺敵聲。今日傾危如昔日，梅花嶺上訪先生。

春隄十里柳千條，如此風光入素描。平視側觀都艷絕，瘦西湖上五亭橋。

非關明月動吟懷，訪缺尋殘破鐵鞋。碧血猶腥文獻邈，阿英惆悵教場街。

兩三漁火一桅舟，待渡瓜州古渡頭，南國故人應記取，當年風雪上揚州。

景深兄命寫鎮揚之遊的日記，草草成此，但日月却忘記了。大約是四月十號上下吧。

日記三則

任鈞

×月×日 星期× 晴

近來簡直很少讀書的時間。這幾天，因為翻點東西，更忙得連報紙都沒有工夫看。我常常想：若能有一年半載讓我自己隨時讀點喜歡讀的書，那該是一件多麼幸福而寫意的事體
喲！

晚上，O君曾來坐了一會；但並沒有談什麼正經的話。

×月×日 星期× 晴

好容易下了決心，給朋友們寫了幾封回信。唉，我這不喜歡寫信的壞脾氣，真不知得罪

了多少朋友，實在要不得！

下午在O先生那邊談了一陣。

X月X日 星期X 半晴陰

想寫一首詩，但，終于沒有動筆。有時候，我簡直感到寫詩這件事情乃是一種苦痛。雖然如此，但當你想寫時，却又不能不寫，不能不去「享受」那種「苦痛」。這連我自己也不瞭解究竟是怎麼一種心理。

燈下重讀葉賽寧詩集，他的詩所富有的優美情調，就讀日譯本也夠領會得到。他真是一個「最後的田園詩人」。

十月日記

故魯迅

一九三六年 十月

十日晴。上午張維漢君來。午後同廣平攜海嬰并邀瑪理往上海大戲院觀 *Dubrovsky*，甚佳。下午三弟及蘊如攜晔兒來。晚內山書店送來運命の丘及方夫古也繪集各一本，共泉二元四角。何太太及雪兒同來。夜爲文藝周報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又發熱幾三十八度。

十一日，星期，晴。上午孔若君寄贈中國小說史料一本。得費慎祥信。得增田君信，即

覆。寄烈文信，寄河清信。同廣平攜海嬰往法租界看屋。午後訪內山君談。下午須藤先生來診。

（編者按：此爲魯迅先生逝世八九日前的日記，甚可珍貴。蒙景宋女士賜刊，謹此誌謝。）

海月樓日記

程鼎興

——李瓊芳之死

二月四日

陰，刮風。

窮冬不見霜雪，並不冷。但一刮風，便灰雲四布，暗沈沈地；行人袖手縮頸，蹣跚而走，大概此間平民多不備冬服，一身單衣，直可熬過去，所以氣候雖不及北方冷，但冷的印象却深於北地。

日間看完了一大堆考卷，覺得頭昏腦暈。到傍晚記得妻在醫院已久，此時照例該走一回，借此也好散散心。

馬路兩旁槐影錯落，中間夾嵌着一長串寶石般的電燈，照着我匆匆從北風中繞過西營行

政區，到了法國醫院，直向妻的病房走去。把門一推，陡見許多人，都注目地上躺着的少女，在行人工呼吸，頓時心裏大喫一驚。卽有看護婦上來阻止道：「程先生，太太換在隔壁房間哩。」

我折回就推門進去，見妻歪在榻上用餐，有婢女秋葵伺候，此時一顆跳的心才平穩下來，立談之間，又一人探頭進來，看是一個學生，他先招呼我一聲：

「程先生！」

「李仲煥，你來找誰？」

「看李瓊芳同學。師母身體欠好嗎？」

「好點了。李瓊芳什麼病？」

「她吞了。『烏煙土』很重，剛纔進院，我來探看她到底怎樣！」

「哦，那隔壁怕就是她吧，同你去看一回。」

這時，妻皺眉止我，我說：

「自己的學生，也得看看。」

一旋門，踵接出來，到鄰窗一望，仍是一簇人圍着，看地上藍的衫、黑的裙，乃一身校服，只是臉色陡變。在日間尙滿面春紅，輕盈淺笑；此時面如青銅，聲息全無，黃醫生率領

男女看護，揉手捉臂，推心按腹，舉行着人工呼吸，終不見起色，我不禁撫然，乃問李君道：

「她什麼時候吞的？」

「大約在晚飯後，四五點鐘。」

「日裏她還來校上課，爲什麼變得這麼快？」

「現在還不大明白。」

「你同她是本家嗎？」

「是同族的。」

後來我回到妻處，談了一回，先行告歸，只聽得一路樹聲風聲，蕭蕭瑟瑟，毛髮森豎，始覺南方也有出於意表的寒冷。

二月五日

天又陰。

昨夜突然兜上一樁驚心的事，教人睡不着，清早起，頭便有些漲，漱洗時，已見秋葵買回一籃橙，兩隻仙雞，說要拿去謝醫生，僱輛汽車，好接大姑出院，不久，妻扶着秋葵，帶病上樓來，形容憔悴，我挽她上床就問道：「黛英鬆爽點嗎？醫生準許你出院嗎？」她答：

「是，還到醫生公館裏告謝，他很客氣，說我病好多了。」他略頓一下，嚮向我問道：

「李瓊芳死了！你知道嗎？」

「啊？」

「昨夜你走後，不甚久，大約在十一點多鐘，還聽見說過話；到一點多鐘後就聽不見聲音。後來看護婦來說，才知道她是死了。」

妻很惋惜的說着，我因而想起李瓊芳，從前在法華學校，是與妻同學，現在她又是我的女弟子，我們結婚後，她是常來走動的一位典雅的上客，但不知本學期竟絕迹不到，會糟到這步田地，只是我們一向的思想言行，尙不能影響一個熟識的人，尤其是自己的學生，引不起一點奮鬥的精神，未免暗暗自傷。

九時到校中去。見學生叢聚而談，疑卽關於此事，當可探得底細，一了宿案。但倫兄裝着假真正，橫斜着眼，似乎表示這不是功課，不宜在校內談；遠兄貓頭鷹一般，有好處惟恐不先得，有變故又惟恐避之不及，這時就鼯伏了。我暗惜友仁兄遙乎千里，否則定有一番妙論，使人聳聽，也使人冰釋，不致嘈嘈不休。

我前去問學生道：「你們不上課，談什麼？」

有一個答：「李瓊芳同學自殺！」

我反逼一句：「那有這事，她年紀輕輕，憑空怎會自殺？」

又一個搶着說：「她失戀啦！」

我說：「平常不會聽說她同誰戀愛！」

大家說：「誰都知道！」

我問：「同誰？」

答：「雙木林，」

我說：「姓林的，校中不下數十個，她愛得這樣多！」

答：「中學部教算學的就是，昨夜李家親屬，屢次到校催他去計議；但事報不佳，天一亮就桃之夭夭，於是輪到校長也枉受了一鼻子灰。」

我淡然的說：「死後鬧人有什麼用！」

「不是，原因是這樣的，」另一個補說：「他們的要好，本學期開始，便有蛛絲馬迹可尋。後來林先生的老婆，聽得風信，便紮駐校門外，常川賃屋住下，專事督察他們的行蹤，近來林家老婆子還帶婆婆，時常到李家闖鬧，鬧得不亦樂乎；李家對女兒也勸不回頭，結果每下愈況。李同學於左右夾攻中，挽救無人，就死心一起，寫了一封絕命書給林先生。此時林先生已無探看機會，事竟這樣弄糟了。」

我才搖著頭說：「啊！李瓊芳犧牲太大了。林某一表大學生，難道對蠻婦老母都說不通！」

學生同聲答道：「林先生比小孩子還不如！」

當時有學生駛軍車回來通報，也有陸續駛自行車去弔送，自然也有去看熱鬧的，但總不乏同情，始稍堪慰。

下午在家陪妻閒談，並將此事顛末告知她，她倚枕而聽，目光灼灼，不勝歎息。

晚上出街替妻買了一罐牛奶粉。

二月六日

淡陽薄薄，略覺暖些。

幾天來，腦海裏全被這件殉情事所盤據，無由排遣。

上午，鄭王兩篷室來，探問妻病。

午後，有從廣州回來的舊學生來看我，王效先首先徵詢我對於李，林的意見，我當時答覆他們是這樣：

目下形勢極壞。在學生界表同情於李瓊芳的，大不乏人，但俱未敢公然揚聲；另一般人惟因林方擁有家資，都脅肩奉迎，爲林諱莫若深，甚且有斥李爲校中不祥之尤物，這未免言

之過甚。在我個人方面，對此事，本無置喙的餘地，因為此間習俗，和各方家族情形，都不甚熟悉，但我們可用歷史觀念加以評衡；我以為婦女在我國的地位，數千年來都在被壓迫之下討生活，到現代方將解放，稍得抬頭在世，正如嬰兒起初學步，顛來倒去，在所不免，正須人提攜扶助，即有失足，亦不為過。當今恰像一個嬰兒，跨不上兩步，便仆倒在地，而目擊之人，能不扶她一把嗎；這是情理中事。至於對林方，已有學生一句最佳的評語，說林先生比小孩子還不如，這是很允當的。

晚上在家，看妻神色愉快，我安心坐着書桌旁，漸漸又回憶着白天和舊弟子們信口談論，深恐有人不滿。同時又覺餘意未盡，故另作七律一首，連用五個風字，以誌其慨，詩如左：

「纔展輕枝欲倚風，可憐風竟碎柔紅；

風無宿願難回顧，蕊有餘芳詎轉濃？

本擬風流春作主，那知雲散夢成空！

摧眉一恨風蕭瑟，花事人間去太匆！」

靖國神社前

封禾子

三月十日

午後，

錦君來坐談。

今天是陸軍紀念日，一個早上就聽見了炮仗的聲音，想來很熱鬧的。錦君問我願意去看，反正閑着沒事，便答應了。正好蘇君也在寓，於是三人一塊出來。

又是靖國神社，幾天前曾經遊覽過一次的。據說在日本，凡是有什麼大的紀念日，天皇親自出來祭神，靖國神社是東京第一個大神社，也就是天皇累次御駕親臨主持祭典的地方。以此原故，每逢節日，靖國神社左近一帶的熱鬧情形可以想見了。

寓所離靖國神社只三四站電車路，可以說是很近。照平常的日子，不需十分鐘可以走到。可真意料到的意外，這次，我們走了二十分鐘，還沒有擠上靖國神社的大街的轉角。

「站住！」

突然一個警察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以為是走錯了路線。日本警察的可怕，是有名的，因為警察有處置一切的權。多少日本人挨了警察的打還得陪笑臉。在指揮市政的時候，從來沒有一個人敢走錯路，否則就得留心頰上着上一把掌，這些，我初到日本的一天，就習知了，固然一還沒有機會看到警察的顏色。

「你是朝鮮人嗎？」

「不。我是中華民國人。」

聽懂了錦君的回答，我心裏不禁狐疑起來。幸好錦君很快地就把他們簡短的對話告訴我。

每逢熱鬧的日子，日本當局最注意的就是朝鮮人的活動，警察的眼力很利害，看出不是他本國人民不免要加以盤詰。

「你們常遇到這些麻煩嗎？」我問。

「不。今天只是例外。」

錦君笑着說，望了望我的衣服。接着：

「假如你要長住在日本的話，還是改着洋服的好，可以少惹人注意。」

我沒有話說，心裏頗有點不快。低頭看了看露出在大衣外邊的旗袍的一角，我頓時穎悟了幾天來處處惹得一些人注視評論的原故。

經了這末一個敗興，也不願再擠到人堆裏混，知道根本進不了神社，除了人擁人之外，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見。

十五分鐘後，仍復回到寓所裏來。

一月日記

魏金枝

一月一日

放假。無事閒盪，作爲休息。夜七時一刻，到百老匯看古城末日記。徒步往來，省錢又練脚力也。牀上看清代軼聞，至三時許，放書熟睡。

一月二日

夜，在威利看劫後英雄。此劇不脫宗教氣味；於是所謂英雄，也是半段的。中國人也以「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爲真英雄，中「妥協」之毒耳。看清代軼聞至午夜二時，勉強睡着。微覺身體寒顫，大怕中寒。

一月三日

假中生病，病又輕微，得以擁被看書，亦一大樂事。夜，承經來，叫吃蘇葉薄荷茶，苦而清神。出汗之後，睡得很熟。

五月的日記

許傑

五月一日

滴滴答答，斷斷續續，是一整日的雨，雨真落得有點討厭。

下午，冒雨去上課，又冒雨回來。

收到宋雲彬兄送來的玄武門之變；晚上，在滴答的雨聲中，細細的翻看了幾篇。

朝儀，兩同學，暴露智識份子的醜態，是已經够了的。叔孫通、強華、莊光，大概還在現代存在着吧！

原來今天是五一節，嘿，五一節也在雨中過去了吧！

五月二日

天晴了，五月的天氣。

一連一兩個禮拜的雨，真有點悶人，天氣放晴，好像全身都在運行一股鬱積的熱血似的。

五月的天氣，我似乎恢復了些青春，恢復了一些熱力。五月是革命節，我懂得的。可是，天氣仍舊有些沉悶。

到戴家去了一轉，又到大馬路去渡了一回；但還是收不了心，心坎中像有什麼東西想躍出來。

五月三日

是星期一，有一個中在做紀念週學，要我去客串。

說是三句不難本行，笑話，文學算是我的本行，我的講題是文學有什麼用處。講演之後，還有許多人要我寫紀念手冊呢！

五月五日

昨天是五四，今天是五五。

五四的精神，唔，有些人升了官，有些人做了鬼；做鬼的是人，而做人的却是鬼。今年，連恢復五四的精神，都沉寂得沒有人叫喊了；更莫說脫下五四的長衫！

今天的街上，有許多地方是掛旗的，自然，這算是慶祝；但立報的小茶館上，却偏說今天是滬滬協定簽訂的五週紀念呢，唉！

五月六日

上課回來，又是下雨。

改作文本子，老是改作文本子。作文本子改得頭痛。要吃飯，要教書，又只能教國文，還有什麼法子。

下雨了，心中還是悶。唉，五月的天氣，我可悶得要死！

五月七日

下午去看無國游民，那是蘇聯的影片。在這影片中，我看見所謂集體農場的側影，也看見所謂無國游民的吉伯西人對於集體農場的嚮往。

晚上，坐在家裏，翻看大晚報。

北平通信，說在五四那天，北大學生，接連發生兩件不幸的事情。一件是兩派學生的鬥爭，一件是某國浪人在放流淚毒瓦斯。唉！

病榻日記幾頁

胡適

廿六，二，十一 (Th.)

舊曆元旦，在協和醫院。

來客甚多。與朱孟實夫婦談曹禺的兩本戲。

昨日讀楊誠齋的西歸集，今日讀朝天集。朝天集最不佳。

廿六，二，十二 (Fri.)

讀誠齋的江東集，此集勝於朝天集，但不如南海、道院、西歸三集。

福開森先生借我一冊 Van Wyck Brooks: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A Library History 1815-1865)，讀了幾章，甚感興趣。其中記 1815 年 George Ticknor and Edward

Everett 兩個少年人決計遊學歐洲，他們在德國 Göttingen 留學四五年，Ficknor 回哈佛作文學教授，Fvoretz 作希臘文教授，就開「新英蘭」的新文學的風氣。此一段故事很有趣味。

祖望來辭行，他明天回學校去了。我對他說：養成做工的習慣是第一要事。沒有「丙」等分數的人可以做學問的，也沒有「丙」等分數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

廿六，二，十三 (Sat.)

沈兼士先生來談。張慶松醫士來談。Miss Hodgman 來談。

讀誠齋的退休集，此為最後一集。

醫院護士中有人拿小冊子要我題字，說要我做首白話詩。不得已，謔了一首過新年的山

歌：

鏗——打——變響直上天。

霹靂霹靂全紅鞭。

家家戶戶歡歡喜喜過新年。——

不用政府花費一文錢。——

只害我病床上幾夜不安眠！

廿六，二，十四 (Sat.)

讀 Henry James 的 "Charles W. Eliot" 卷一。甚感興趣。

伊里鸚校長是哈佛大學再造的大偉人。他死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廿二日，那時我在巴黎。巴黎有兩種美國英文日報，那時候正值電影男明星范倫鐵諾 (Valentino) 病危在醫院裏，報紙的第一頁幾乎全是范倫鐵諾病床的消息，那天只有一條短短三行的新聞，記伊里鸚校長死了！我讀了嘆一口冷氣。十年後，我在病床上讀這一個大教育家的傳記，想起那個故事，記在這裏。

今天醫生許我起床坐了，上下午各坐了二十分鐘。

得女小記

王一心

(日記的一頁——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一紀念日——勞動節。在一八八六年的今日，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感到了自身的痛苦，集合工友們舉行改良勞工生活的羣衆運動，要求實行每日八小時工作的定例，雖然犧牲了不少的生命，但結果終於勝利了！這是一個含有深義的偉大的日子。

我個人今天也有兩樁值得紀念的事：1. 妻在今天生產一個女兒，我開始做爸爸了！2. 自己主辦的戲劇與電影週刊今日創刊，真是湊巧得很！

妻的分娩是「難產」，用手術才得生下來，幸而大小安全，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我的惶惶恐懼已够受了！妻的痛苦自不必說起，想到這裏，一個人真應該努力奮發，以圖報答父母！

因爲生下的是「女兒」，醫院裏的看護以及親友們都似乎有點代我失望，嘴巴雖然說「恭喜」，心裏總似乎「千金」不如「少爺」。其實我自己倒毫不介意，男女都是一樣的，至于將來的好歹，那是日後的教育問題。不過我們也不能說這班人的觀念歪曲，那是歷代的「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我們只希望這觀念能逐漸的改變過來，一方面，還得要女子們自己爭氣。

回程日記

郁達夫

廿六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晴。

廿八日自福建馬尾開船，北行兩晝夜，今晨六時抵滬埠。晨霧未消散，有久雨放晴意。

在怡和碼頭與來接之樊君略談數分鐘後，即同車去北站；離火車開行時，尙有一小時餘。

滬杭路兩旁，綠樹如雲，一路看用看水，仍不減當年遊族時氣分。新綠能醉人，尤以江

南風景爲然。

十二點二十分，在杭州城站下車，遇航空學校教官多人，在接待畢業生家屬。

與蔣副校長匆匆交數語，取得參觀證兩枚，約於明晨前去觀禮，卽雇車返寓，到家已一點多鐘。

此次忙裏偷閒，告假只五日，又往返費時，深恐公私雜務，料理不清，故午後就做了半天事情。

傍晚，上城站，送麗先上南京，君晉等去日本，得遇全杭州之知友全部。

夜應友人招宴兩處。十時睡。

五月一日，星期六，雨

五月勞動節日，在杭州過。因天雨，故覺得蕭條之至。航校畢業儀式。今天停止，明日典禮照常。

中午約慕尹主任夫婦在樓外樓小飲，適逢力子先生自上海來，遂邀同席，至午後三時散。晚上在城頭巷孫家吃晚飯。

五月二日，星期日，晴。

午前十一時，紹棣偕周校長至柔來，同去杏花村喝酒。因與幼甫閣氏有於午後去九溪之

約，故飯後即匆匆驅車往。車過錢江大橋北岸，見橋墩都已打就，大約十月通行之說，確實可靠。

車中，紹棣爲講紅舌村故事，聽者講者，兩都忘倦。

九溪茶場，今天遊客特多，程遠帆氏夫婦，邵斐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坐至午後四時，返城。

晚上由紹棣作東，約慕尹主任夫婦在三義樓吃飯，飯後並去東南日報館看演狄四娘話劇，至十時始散。

五月三日，星期一，晴。

午前來客不絕，中午越風社約在大同吃飯。席上遇福州梁衆異先生，談到了立委林庚白氏近狀。

飯後看了幾處親友，整理了一下行裝，打算於明日坐早車去滬。

旁晚，錢主任約去王潤興吃晚飯，同席者皆航空健將，飲至九時左右，乃大醉。

五月四日，星期二，晴，熱。

早晨六時起床，扶醉理行裝，八時上城站坐入特快車中。姜委員心白以所編之浙江新志來送行，車中得不寂寞。從頭細讀一遍，覺比之從前的志書，確有進步。因言簡而記事新，

足供現代人之參考也。

十二點半，在北站下車後，即將行李直送至船上。在上海辦了半天公私雜事，晚仍上船宿，因明晨八時須起行，上旅館恐來不及。

匆匆五日行程，往返走盡了三千餘里，較之柳往雪來之古代，交通總算已大進步。而易車以舟，由舟登陸，閩浙之間，猶覺來往不便之至。將來火車若通。時間縱不能縮短，而上落之勞頓可省，兩省間商賈往來，當更頻繁。

一九三七年五月在福州記

小 瑩

凌叔華

五月二日

清早在床上睜眼便見窗外白茫茫的霧瀾漫湖山，心想該晴天了。起床後，果然太陽出來，家人相見，都面有喜色，因為一連十幾二十天下雨，不晴便要成災了。

湖水映日更加可愛，一大片亮晶晶的水襯着青青的山，一抹一抹粉綠縹黃的汀洲，湖上還飄着一兩隻帶帆的船。我立在涼台上望了好久。

耳邊雀聲吱喳，比雨中的蛙聲，和悅得多了。欄杆上時時飛來一兩隻小麻雀，轉着靈活

的小眼睛，向我探視。我真想像撫摸可愛的小孩那樣摸一摸他們圓圓的小腦袋！

黃昏時與小瑩在山路上散步。槐花落了一地，它的這種苦香，令我懷念北平中央公園的丁香芍藥此時也許盛開。今年花事怎樣？想添了不少穿木屐的看花人了吧！想到此不覺愕然。

晚飯前與小瑩算出下星期日是她爹爹的生日。她說要記下來，免得忘記。我想看一看六七歲的孩子怎樣記事，吃完飯又提起來。她聽說連忙走到書桌前寫在一張紙上：我們下星期日過江吃飯看電影買東西，爲什麼呢？因爲是爹爹的生日。下面寫五月二日陳小瑩寫。她寫完摺好收在抽屜內。

這張記事條很是清楚明白，可見文章是只要自然便可以，文體不是要緊的。一個人最好從幼小時起，很自然的練習他的寫作，我想。

蘇常二日記

阿英

五月八日下午，得壽昌兄自蘇州發來長途電話，知道他和翰笙兄一行，已於當日中午抵蘇，約作洞庭山之遊。當時以事不能成行。直至十日晚，他們從洞庭山回蘇，繼和允兢、揚、予二兄趕去一晤。乘晚十二點車啓行，到蘇州已二點，在東吳旅社下榻。

十一日，上午八時起身，同去蘇州飯店看壽昌翰笙。九時，彼等作虎邱之遊，我們進城看書。先到玄廟觀，在攤頭買得清初刊本玉嬌梨一殘冊，字較予所藏明刊本爲大，然無其工緻。又買得清末小說新癡婆子傳二冊。看至十一時半，尤鼓惕予去吳苑吃茶，我仍留玄廟觀檢書，直至下午一時始竣事。所得晚清書籍，約達百種。主要者，有雜誌新世界小說社報，競立社小說月報，二全份。單行本則有：

- 犧牲（按卽狄四娘最初譯本） 女子救國美談（熱誠愛國人著） 情天恨（頑石）
俠客談（冷血） 雙淚碑（南夢） 嫖賭現形記（冶員） 女界風流史（陸士諤） 醫界
現形記（郁開堯） 黑革囊（平山嫻禪） 文明賊（大愛） 埋香記（陳伯熙） 錢塘
獄（訥夫） 女獄花（王妙如） 裴迺傑奇案（張默君） 黃金藏（香港日報譯） 秦
西奇談偵探新語（昌明本） 雷電誌異錄 海上梨園新歷史（茗水狂生） 海國妙喻
（梅侶） 法蘭西近世史（馬君武） 萬國青樓沿革史（美珊芽原著，護花使者譯）
中國學術史綱（揚志洵） 羅馬文學史（何震彝） 血史（梁啓勳）

傳記也收得十多種，主要的有黑旗劉大將軍事實，管斯駿著，木刻本。幫助清庭剿滅太平天國之英人戈登將軍傳，翰笙作劇本李秀成之死久尋不得，此番亦收到。以外，則有蘇格拉底、該撒、釋家牟尼、亞歷山大、英殖民大臣張伯倫諸人傳記。五四以後之絕版書，亦有

收得者。舊小說，只買得光緒連史石印小本海上花列傳一部，計十六冊，二函，版本與前此所購者完全不同。

下午一時，到吳苑小休，旋即往松鶴樓午飯。飯後，尤兢往女中去看左兵，惕予則往訪親戚。我至護龍街看舊書。於攤頭得小說七日報二冊，係前此未見者，亦晚清文學刊物之一。又評花寶鑑如意君各一部。彈詞小說，收到乾隆四十一年原刊本陶朱富一部，二十卷。今年在蘇所收彈詞，當以此種及蘭蕙軒刊本芭蕉扇二十八回爲最佳。旋至公園東齋，尤兢與左兵等已在，惕予亦繼來。談至六時，相借出城，移住鐵路飯店。晚十時，壽昌翰笙漢文來，談新南劇社及海上劇運事，至夜二時，並將戈登將軍傳交翰笙攜去。

十二日上午，往蘇州飯店，壽昌已去東吳大學講演，與翰笙及其夫人等至上海粥店早飯。尤兢決隨十二時車返滬，留閩門外，我復與惕予進城。我照例的還是去買書。在玄廟觀又買得幾種，並在攤頭吃了飯。旋與惕予分手，我到護龍街，看彼等新收書，無佳者，僅買得木刻本英雄譜，申報館本西青散記各一部。又抱愧翁百一詩一冊，係記旱災者，頗可讀。旋至存古齋購得紫薇花館雜纂一部，計南浦行雲錄、北征日記、文稿各一冊，震澤王廷鼎著。南浦行雲錄記當時蘇州說書事尙詳，予購此書，動機在此。二時，往大華公司晤惕予，打電話到上海，問可華羣鴛鴦亂飛昨日試演結果，據云已通過，惟不得其詳。適煥堂亦在院，

電話中亦略談數語。三時出城，有微雨，至江蘇飯店，壽昌翰笙等均在，據云尤兢又復被人喊進城去，未返滬也。

下午四時，與楊予乘長途汽車至常熟，車行甚慢，誤點至三十分鐘之久。下車後，卽至寺前，住大新旅社，楊予去找顧鑑平女士，我去看書。此地有舊書店兩家，書雖不少，竟無精品，木板小說則絕無。旋至一新舊書肆，竟買得順治京都文興堂刻毛聲山評本，第一才子書一百二十回一部，及順治刻桐菴老人評本七十回本水滸傳一部。又買得舊刻木板本小調一百餘種。歸後，鑑平及楊予已在，卽同去山景園吃晚飯。飯後回旅社，就燈下翻閱新得冊籍，並足成晚清曲錄一稿。至十二時，倦甚就寢。

十三日，楊予絕早起，下鄉買紅豆。我去南門外台上看書，毫無所得。歸後復至街頭，又買得光緒上海書局連史石印插圖本珍珠塔一部，計插圖二十四幅。珍珠塔一書板本甚多，自乾隆本起，予雖得有十數種，尙未見到此冊，因購之。又得抄本寶券多種。歸旅社，楊予尙未回，因理昨所得小調，儘多佳者，而以蘇州恆志書局刊者爲最多，其印行時間，爲清光緒末年及民初，不知此響肆現尙存在否？下次往蘇，當一訪也。小調主要者有：

- 十二月鳥名 百勿得 六門山歌 六堂妹 十大姐（以上五種，皆清刊，無出版處）
- 十把扇（常熟刊本） 十占郎 五更十送（以上文遠堂光緒刊本） 三十杯酒

〔光緒春陽堂本〕 打彈弓〔光緒椿源堂本〕 汝河山歌 姐牽郎〔常熟玉槐堂本〕

十請郎 十告姐 十告郎 十謝郎 十張郎 十望郎 十看姐 十怨命 十隻台子 十

雙拖鞋 新法十送郎 十條鞭子 哭小郎 嘆十聲 大傲郎 麻雀五更 等郎五更 五

更梳粧台 鵬塔五更調 蘇州景緻 無錫景緻 上海碼頭 男女十樣景緻 留園景緻

三百六十行 初見情人面 情郎望姐 念大姐 姐送才郎 二十四枝花 俚俚調 四季

相思 泗洲調 老嫗嫁人 拾杯情酒 汲洗紅裙 徒居相會〔以上四種為一部〕 採桑山

歌 後私情 遊春山歌 合歡情 新人歌 鬧新房〔以上六種為一套〕 知心客 沈七

官 斷私情 打孩子〔以上三種合稱小楊清山歌〕 刁劉氏山歌 汝河山歌 岳傳山歌

孟姜女過關唱春 哭七七 西河欄杆 告陰狀 小民僧 和尚採花 賣艸團 竹木相淨

楊柳青 小丁香 女哭沉香 男哭沉香 打牙牌 打紗窗 新談迷 湘江郎 沈萬山得

聚寶盆 香烟花名〔以上恆志書局本〕

上次在蘇，曾於東大街購得數十種，與此皆不同。旋揚予得紅豆歸，打電話約鑑平來，我們去看碑帖拓本。我選購二種，甚佳。回旅館後，即與鑑平同出西門，雇船遊西湖，並一看劍門風景。船至劍門附近，憶及適夷十年前曾遊此，並作嘯歌，而今則永銅獄中，中心慘然，無心遊覽。十二時回，去鴻運樓午飯。便買湖園瓜子送若青。揚予則再去找紅豆，大有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慨。二時，楊予回。趕至車站，乘三時車返蘇，車中遇雨。

四時到蘇州，在大東旅社歇腳，往蘇州飯店，壽昌等已行。楊予留旅館休息，我再去護龍街，買得道光辛亥本，珍珠塔，及申報館本，茶餘談薈各一部。五時半到閶門，與楊予同去上海粥店吃晚飯，旋即趕至車站，乘六時五十二分車返滬，於九點抵埠。綜計此行，爲日凡三，兩住蘇，一至常熟，除與壽昌翰笙等晤談外，復得書數百種，亦可謂不負此行矣。適景深兄徵日記，因拉雜書此歸之。時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返滬後一日也。

日記摘鈔

曹聚仁

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

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母兄見驕」句，前人註：「母兄，同母之兄。」余以爲贅解，不若母兄並稱。昨檢書，始知「同母兄」之解，見公羊傳何休註。

左、僖二十八。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說文：每，草盛上出。「每每」連詞，有茂茂意。

十一月卅日

太平天國並未實行均田度，只有安徽某縣實行過；目前，共產主義在該縣不能引起人民

信仰。見蔣廷黻旅歐遊記。

十二月九日

江天爵有一回和我說：「某苦力以殺嬰入獄。他自己訴說，本來非常愛兒子，因為貧甚養不起，而妻子又養了雙胞胎，無可奈何，只好殺掉他；因此被捕。」此事甚哀慘，方之中已取此材料作小說。

十二月廿一日

顏氏家訓文章篇末段：「劉孝綽讀何詩，常云：「邊居響北闕，愷愷不道車。」此詩句，各本均無註釋。余以意解之，謂窮士聲聞宮廷，終是乖戾不合軌轍。子展兄謂不如解爲「鄉間用的車子，走上王道，乖戾不上軌道。」其義更長。

十二月廿六日

湖州富商周湘滌死後，集名人要人題贊銘誌精印一計聞，凡四巨冊，開計告之奇觀。今日開弔，友人楊霞雲謂送一輓對，即可得此計告。因各購白布八尺，書一輓對着人送往。人返，僅得一謝帖；相視大笑；談所謂偷鷄不着蝕把米者此也。計輓對費九角六分，力資一角五分，共損失一元一角一分。聯云：「展遊追謝傳，詩酒一王維。」尙愜意。上款稱「老伯」，下款稱「世愚」，陌生人吊孝，死人有數目也！

廿四年元旦

大晚報元旦特刊世說新語載某要津駐節某大城。有一天，某要津出來散步，經過某醃肉門口；門口新掛醃肉，那上面不會乾去的鹽水，偶而滴落在要津的衣上。某要津當即指揮警士勸令物主將肉收去。不料那城的公安局長，不知聽了誰的報告，竟附會了食醃肉有背新生活；於是下令所屬，沿戶搜查醃肉，全城騷然。搜來的醃肉，堆積如山，局裏無地存放。後來被某要津知道了，把局長傳去，重重的訓斥一頓，限令把搜來的醃肉還給人家。那知收時容易還時難，事先既未登記，發回難歸原主，亂點鴛鴦譜，鬧成一塌糊塗。此可與我所記錯了一筆印證。

一月二日

曾文正公輓妓春燕聯，極有風致，聯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同春去了。似曾相識，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葉名琛囚居印度鎮海樓，賦詩見志，詩甚沉痛，惜其頭腦冬烘，誤國家大事耳。詩曰：「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何成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又曰：「峇丁洋泊歎無家，雁扎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

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徧木棉花。」

一月十一日

顏之推家訓教子：「飲食運爲」，注引管子戒篇注：「云運也。」

又：「典御進新冰，釣盾獻早李。」注引隋書百官志：「典御總知御膳事。」釣盾別領大圍上林遊獵：等。」

二月六日

仲馬說：佛羅貝爾是一個砍倒一座森林去造成火柴盒子的巨靈。屠格涅夫却砍倒那些細小而白色的樹木，築成一些人類的偉大的木頭房子。他們對於藝術的共同的崇拜，拉着他們互相接近。

三月二日

古人賭博用骰子五枚，上黑下白；一擲五子全黑爲盧，爲最勝之彩。故賭博人皆喊盧。

三十五年以來的日記

黎錦熙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時年十三歲，在家。）

五月初一日晴。侵晨，劉七爺去。溫書經。閱通鑑晉惠帝紀，及天演論互爭編。其最旨

曰：二者雖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則恣物之爭而存其宜，人治則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禱者。余謂天行恐未必如是也。訂書一本，學韓昌黎之爲雜說，其中寓深意；凡有感錄，亦皆登之；惟義理經濟兩途，若課論及詩，及凡詠風景諸文，則皆不登。聞弟子箴言勸學問五頁。歐陽文忠公將十三經之字俱數清，謂每日止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余取算之，日讀二百九十六字足矣。朱子謂書讀得爛熟，則其義自見；余於經書甚不熟，擬將四書書經溫熟，庶幾可以鮮過失也。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時年十四，在家。）

五月朔日，晴。頭暈愈，喉如故。三日內，因疾，身心放縱特甚，妄念纏綿，意謂疾當自適，不可拘檢云爾。而不知肆其心乃更所以增疾，何適之有？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時年十五，在長沙應府試。）

五月朔日（禮拜六），天氣陰。（晨）黎明進場，題爲「此之謂絜矩之道」義，「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義。前題殊不合手，敷衍作成；次題雖佳，而思想爲前題所昏亂。亦草率完卷，位置恐不能在原處也。（下午）是日思慮過度，於衛生大有所悖。爲考試之故，而傷最高尙最尊貴之身體，實所深憾，然亦迫於勢而不得不爲也，（燈下）早寢。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時年十六，在家，自創小學堂。）

五月朔日（五），晴。下午發雨。（功課）上午，閱正月報，知廣東官紳衝突事。潘伯仁之投海，亦烈舉也。下午仍閱之。秋雲娘之小說頗有興味，然覺於人情有不相似處。（省克）二日內仍放蕩如前時，唯志稍振興而已。如此日復一日，無更新之氣象，將見被流俗所同化，而不復能自拔，則此心亡而此志躓矣，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其最後之結果，受苦痛而無快樂矣。安可不亟加「奮發剛毅」之功，使良知發達，而享最大無上之幸福也哉！（外件）上午，家漢章假歸去。與劉教員鬥骨牌（勝）；下午，教員歸去。夜，奕。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時年十七，在家。）

五月朔日，徇欲忘返，棄業不治。有志自新，能力不副。自明日始，釐定功課規則，實行毋懈。培養精神，為進修之基礎。痛加克治之功，不令一毫放縱。稍息塵緣，超其意趣，不著於俗，與造化伍。夫精神之效，著於克治；克治之效，著於意趣；意趣之效，著於神采。在一身而障面盎背；處萬事而石破天驚。何者？有主不亂，乃能毅也；輔以學識，又能斷也。斷於其始而毅持其終，事乃能有濟也。溯其功仍在於心，由其體之不蔽也。烏虜！既知其效，而功可不嚴乎？

第四次進脩檢點表（時日記中，每滿一星期，列表檢點一次。）

（進德）

慎獨... 忿欲交蔽，昏濁之極。

接物... 雖失其則，尙能有終

言語... 柔雜無序，戲謔又甚

衛生... 神氣稍清，攝衛仍懈。

（備業）

涉獵... 幾何畫，教育學

授課... 言（摘抄），哲理微

數稿... 試驗各科科目一週

數稿... 發學期試驗分

（紀事）第一次浴（六，廿九；）

遊戲... 象棋（火曜後不復着）；雀牌

賓客... 家壽丞兄及竹广（一，二）

行止... 武觀臣（一）。

里乘... 鄉農分秧畢。（連日晴霽。）

萬欲交攻，百咎具叢，良知斲喪，猶自縱容！濯其心垢，振其身弛。待將云何？從此伊始。

黃昏時，深自惕勵，檢理百事，爲自新之計。然容止鄙慢，不克自制。苟長若是，實爲德累。當具堅忍之志，用全力戰勝之，毋得得游移，致日滋甚也。

一自振作，事事皆須思量，且覺心常照，不似從前之蕩逸，便覺精力不繼，每致勞乏，蓋體育之不講久矣。蒲柳披風，幹柯搖動，亦何足怪？從茲將護，庶不至摧折也。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時年十八，在北京鐵路專校；始用學生日記冊）五月初一日（土曜、陽曆五月二十日、）晴。午，同張兆閔閱任公私德論，被其激刺，一

時殊覺抖擻。乃歎偉人哲士之言論，誠不可一日不讀。其益有四：煥發精神；恢張意志；排遣物累，裁制行動。脩養之方，此其最簡要者也。

曾文正自定課程，列「月無忘所能」一條。其目曰：每日必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余自旅京以來，每日校中課國文二首。然思想日底，文氣日弱，用筆日拙。固由科學纏繞，不窺文學書者半載；抑亦俗念日深，理境被汨，養氣工夫，全未致力，是以作文時顧慮太多，不能開拓胸襟，振筆直書。此其受病處，不在文之不工，而在心之不治。故治心之學，其在作文，尙居積理之先，心得其治，則氣得其養，文之不工，何足爲慮？處今日國勢危弱，亟需物質科學之時，安暇沾沾於文辭，而爲是無用之務，不急之察？心有所蘊，衝口出之，求暢吾意足矣。古今聖哲傑士，豈盡能文者耶？〔記事〕晚，同田曉煦至一品香沐浴。譚政生主政到京，家中寄襄履書筆等件至。〔受課細目〕英文，84課藥品；物理，聲學；國文，試驗（「學然後知不足」說）；體操，足之運動，跑步。〔自修課程〕閱癸卯飲冰室文集。

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時年十九，在優級師範）。

五月初一日（金曜，陽曆六月十八日），陰，寒。夜服補劑。是日得張兆閱書，志道之誠，猶昔日也。昨日致張平清書，謂：合羣動衆之事，當其際者，不可退避，亦不可曲徇。要須胸有主見，氣無餒損，乃能發表已見，以左右他人。軒爽磊落，不激不隨，乃有豪傑氣象。〔受課細目〕算術，公債及公司；英文，課廿六，複名；倫理，假；地理，黃河。〔自修

課程〕校歷史。下午，算術。

清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時年二十。）

五月初一日（火曜，陽曆六月初七日），雨。值日。早餐改啜糲粥，米荒故也，不能飽，全體抗議。十一時即午餐。粥改晚餐。〔受課細目〕史學，春秋；英文，讀本；特授英文，游記 *England, Leeds*。文法 *Verbs*。〔自修課程〕地理，財政復習；歷史，邊事復習；教育雜誌 去年三期。

清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時年廿一。）

五月初一日（日曜，陽曆五月廿八日），雨。上午，評閱附屬中學 試卷竟，百分者六人（劉建陽，曹融熙，張漢，湯啓燦，蔣序璜，劉輔才）。下午，楚艾翁 至，同參觀；並坐胡敬莊 處，片刻去。〔自修課程〕國風報，存目；東方雜誌 一期，存目（地理書）。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時年廿二，在湖南公報館。改用官商通用日記冊。）

五月一日（星期三，舊曆壬子三月十五日），晴。上午，上高師附中地理課。下午，過教育會，晤符宇澄曹翊才 何少枚。野球團開始，演說。蕭松雲 至，彙稿交之。晚飯後，過黃陂 處。又至籌餉總局，晤仲翁，談同盟會改爲國民黨事。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時年廿三，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用國民日記冊。）

五月初一日（星期四，舊曆癸丑三月廿五日），晴，陰。上午，至局，謄所草國文課本，竟。下午，閱報；改筆記。曹生、羅黑子、章滌寰踵至。覽日外交時報。抄英文公民必讀一段，譯一段。晚飯後，至編譯社，訪任贛沈，晤張平子、王幼山、漲萃，坐片刻歸。燈下讀英文，頭微痛，乃與曾星笠劇譚，並聽樂。計算兩年度支。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時年廿四，在長沙宏文圖書編譯社。）

五月一日（星期五，舊曆甲寅四月初七日），晴，陰寒。上午，理社事。閱小學國文讀本第五課教授細目，改易數處。下午，閱杜詩，以杜詩詳注爲主；於已讀者，就唐詩六百篇本評點之。詳注甚便初學，所輯之評甚精詳，於作詩法則陳說頗盡。僧惠敏至。晚，黎迪康（賤，甯鄉人）來訪。復爲社譯英文名稱。同方竹雅至半園，晤李勁广尹篤安。歸，疲甚，假寐，醒已一時。復定購辦銅模樣式之種類。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時年廿五）

五月一日（星期六，舊曆乙卯年三月十八日），陰雨。上午八時，至一中授課。歸，閱報。下午一時，至一聯中授課，作圖表以晰之。歸，則馬四齋家書並各食品至。譚珊亦由鄉來。燈下，核清單，因教令庶務各事。檢理關於社事文件。作家言。與趙儒瑾談學會事。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時年廿六，在北京教育部。日記改用格紙本。）

五月一日（舊曆丙辰三月廿九日），星期一。晴。上午八時半即到部，閱中華教育界學習主義一篇。十時半，到西車站送公行，晤靜山等。十一時半，歸。下午一時半到部，四時半歸。閱中華書局之陽明學派數葉。羅達存、林節和至。晚飯後，同出城。先隨熊肅堂小坐萃朋處。旋休息肇洪處，肅未去。十一時，又同節小坐南陵貽洪處，晤陽長謀及南皮劉某，亦眷擊者。十二時，歸。復閑話久之，寢已過二時矣。

前廿八所記蒚字訓艸木倒，乃後人所妄著。緣各本說文，蒚誤作菝；後人不察，反衍蒚字於末，而妄著此訓。段王各家注均已訂正之矣。（字典乃仍其訛。）按章書之用此名，實取詩小雅「倬彼雲漢」之意。毛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蒚。爾疋釋故：蒚，大也。釋文引說文：蒚，艸大也。（宋刻作蒚，隸書艸竹不分，故蒚訛作蒚。）由甫田之蒚，推諸雲漢，故名蒚漢。又卓聲到聲，古音同部，故兩字可通用。雲漢昭回；以况茲書；云微言，匪可淺喻也。若義取雙關，謂大漢亦可。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時年廿七，回鄉省視。）

五月一日，（舊曆丁巳三月十一日），星期二，晴。上午，楚佛根至，話，爲書篋一。下午，覽在學時日記。商雇女僕事。晚，送佛根去、後游園，刺槐約百株，有長至三四尺者，有未逾寸者，殆由種子有異耳。彭石二至，爲內子及侃兒診脈，話，晚飯後去。快妹自

縣歸。家庭閑話。處事無復循理之念，所謂人欲橫流。亦由窺破世情，以爲生計力足以制萬事又自奉過重，漸於適意。凡此皆病根也。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時年廿八、在教育部。）

五月一日，（舊曆戊申三月廿一日），星期三，晴和。上午九時起。十時半到部，讀原本穆勒名學兩句，溫英文沐浴說，覽英文雜誌。下午，審查教育學數頁；校國文教案，簽批送堂。研說文「字」。五時半，歸。以石炭酸和水洗地席，自爲之，習勞也。燈下，閱時報，刺戟複雜。閱北美瑜伽學說數頁。結算上月收支數。十一時息。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時年廿九。）

五月一日（舊曆己未四月初二日），星期四，陰雨寒甚，重棉衣猶不溫。上午八時半起。純弟至。十時，到部，讀倫理學 8. Ethics and Paedagogics. 9. Concluding Remark. 於是第二章「倫理學與他科學之關係」竟。下午，爲國語事東張弘劑。略校國語學講義寄滬，因有美人託商務書館譯行也。看時事新報。六時，至達岑處，核閱所改擬學制會議條例，字澄提案於此間之國會，已付審查，此其改正之意見書也。歸。夜，閱北京大學日刊。寒甚。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時年三十。）

五月一日（舊曆庚申三月十三日），星期六，晴。午後大風。裊各窗。六時半，起。唐

方所去天へ 方也。 414去1号 方么方X之-1号 世 4111号 四, <名> 尸。 已光411Y
 1日。 方1号 “已文 方。” T11YX, 方么 方X 么1世 么14。 去号 里1尸。 下所
么1411<11之 方也 方X 已号, 方么 方12尸1号尸Xへ 去12方也。 方Y. 方1 1411E
 1号尸又 方Y 尸Xへ”, 尸4 方X 方X世. 10尸 么号。

【編者譯：五月一，（四月初五。）一早上，砲聲漸漸地稀少了。下午到晚上也響了幾
 聲。聽說是西路的奉軍敗退啦。今天勞動節紀念日，高師放假一日。編「副詞」。下午，到
 部。寫信。談戰事。在西吉慶吃了晚飯，到青年會聽北大的「音樂演奏大會」，很不錯。十
 時散。】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舊曆癸亥）（時年卅三）

5 且世 1. (3且世 16.) 2. 方12; X号尸光 <X Y 已X 2. 尸光X, 尸X光 i <1么 方所。
 么X 1么尸X 方所。 方所 1已X. T11YX, 方么 尸。 <名> 方。 尸光 方世——<名> 2. 方1 X4
 T11世 尸 方 1 里光. 方么 方X. 6尸方号, 方么 里. 1. <X 2. 且号, 里又 里尸号 1么 下所
 方所 4114 且 T11号 方 X号 已号, 尸Xへ 411Y, 方Y 4112尸 方世411Y 尸Y 4么
 里X 2. 么X世 么11, 方1 尸号 且4 X41尸 知1 去1么X 方X 下所 X41T11世 尸 方所 尸光.
 2尸 方号 方所 尸Xへ.

2 tarng, 北師 aluang bann tarng; 教育部 ling shin, 蔡子特 lai.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舊曆己巳)(時年卅九)

5 yuh 1. (3 yuh 22) 3. (勞勳節.) chynq. in. 9 shyr, chii; sheanshuo 講史
bian muh daw 明. 12 shyr bann, daw 西車站, 二師院教職員會, sheuanjou.
jihhtsan. 2 shyr daw 中海, hann 蘇平、一丁、滌洲、子書 shang gelshyh. wuan, 西界
zi' shitzao, nei deanshin chy, inwey guohle 9 shyr jioe fongtauo lo, nao leang-ge
shaubing chy lo.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舊曆庚午)(時年四十, 五月初, 在保定河北大學講演。)

5 yueh 1. (4 yueh chu 3.) 4. chynq, feng. shangq. 普通史學dawjann, 蕭一山shian
tzoon. 10 shyr, dih 2 tsyh Jeang yeau: 張、邵de哲學 shiah, gae字彙“分”; hann 潘穎舒
turn 思想.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舊曆辛未)(時年四十一)

5 yueh 1 (3. yueh 13). 5. chynq, nanher lo 9 shyr, chii, daw 中海, sheen shiee
F L J bub. 12 shyr, daw 同和堂, heh 閻仙 iy muu show, 90 suey, tingshih, 富連成
keban, shiah, daw 研究所 shuce Thinn 4 feng. shangq keh. 書目 daw 元曲家; 琴案序錄

daw 林竹軒. Daw 翟 家. iaang 陳夙荒, dou chunen le. Hweijsia chyfann, shian shueyle
ishcaushyr, bu pyjiuann lo, 9 shyr bann, hann 余弟 yow daw 同和堂tingshih 4 cheu,
nauh wei 英雄會 hannt 遊園藝步, 12 shyr sann; hueyle 陳筱莊 jintian yow chy 15X3
de yawshooci.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舊曆壬申)(時年四十二)

5 yueh 1. (3yueh 26.) ryh. chynng. rehl utz-jii 65 duh lo! 9 shyr, chii, 周理
魁、陳子怡 lai. 11 shyr, daw 蔡園, goei 魯清晨 hoh 新婦 jy shii, 國語會 kai huey (17
tsyh 常委會,) juole 子怡 liehshyi, 蔣益明 hann 李孟仙(祖耀)lai. 1 shyr, 西歸陽 juhtsan,
guei, 觀星嶼lai; sheangshuey; kann baw, gouyii 杜詩詳注 shyrjeou juann 8 yeh;
woan, 羅雨亭 ching 新陸春, yeou 孫子書、劉盼遂、錢彬士(穆)、錢玄同、……10 shyr,
hann 滌洲 shang 處 shyh, daw 12 shyr; tzuoh 師大湖南同學錄序, daw 1 shyr.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舊曆癸酉)(時年四十三。)

5 yueh 1. (4yueh chu 7.) 1. chynng, feng. shang, daw 中海, baa 佩文新韻 do
jiawyang pi song 伊醒吾; 饒劫民 yow chingfann, shieo shinn tsyr jy. skiah, 西廂房
sheaushuey 1 shyr; tzuoh 中華書局 de 初中國文讀本 jong de ‘‘文法’’ 1-keh; 玄同 lai;

tarn shyr; 武文忠 lai, baa '醫藥' de piantz jiau talchii tsao 7 shyr, 柯安士、吳健芝、
易靜正、孫……、嚴……、馮基唐 hann woo jihhsan 華美, shang 信欵 shyh, 10
shyr, Guoi, kann daw, laan比較文法 daw 1 shyr bann, chy duo lo, shueg bu hao.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 舊曆甲戌)(時年四十四)

5 yueh 1. (3 yueh 18.) 2. Joongtian tzay 中海gann bian 國語運動史綱; Woon
tzay jia tzueh, mei gongfu shice ryhjih, iian 6 tian shitzao.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 舊曆乙亥)(時年四十五)

5 yueh 1. (3 yueh 29) 3. chyang 10 shyr, chii; daw 中海, shice shinn, Shiah,
sheushuey 1-shyr. 2 shyr, daw 文學院 shangqoh, 思想: 王陽明 "大學問" • 彭甘名
yowlai, 4 shyr bann, daw 辦公處 • 王霖平 lai yanjiow 6 shyr, guoi, Gaejong 前宗
bijih, jyy wan 1-yoh Fann how, kann baw新中華 tzariyh; yow gao bijih bann-yoh,
daw 12 shyr bann.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 舊曆丙子)(時年四十六)

5 yueh 1. (Ruenn 3 yueh 11.) 5. Obyng, woan feng, hwangsha liuch chii 9 shyr
bann, chii; 鄧震寰(茶, 曉蒼 jy tzyy) lai, liuch shuo 長沙 shin-u shyh; 王澤浦 (慈德)

ai; daw 中海, jawding 國語辭典 gao; 王南屏 lai, bann 讀書季刊 do. Shiah., shaoshyi;
4 shyr bann, tzay 一厂 chuh Gong shang 國語辭典 tiilih. 5 shyr bann, guoi, dah
ohii hwangsha lo. Woan, kann baw daw 9 shyr bann; jawding 辭典 daw 1 shyr,
“ㄉ” de inpyng wan, jih 13 jang; 注音字典 yee kuohdah, koongpah yinsha-shang
yaw gaan kuenurann.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三) 舊曆十一月(陽曆四月)

5 yueh 1. (3 yueh 20.) 6. In, dah feng, woan chyng. 8 shyr bann, chii; baa
ryhjih (taorng 癸卯 chii) jiau H 哲 chau chu 5 yueh 1 ryh do, fann 35 nian, yii
ying 趙景深 jy ching; daw 中海, der Dann shinn; gaoding 國文選本書目提要, daw
王澤青(恩華) do shiuh tzuoh. 12 shyr bann, daw 賢良寺 diaw 跋侶琴(德齡) jy sang,
hann 羅文仲、汪公立 Gong tsan; 2 shyr bann, hwei Hae, sleaushuey 20 fon; shiuh
gao 王 wen; 李揚广 lai, geoi tyitzyi; der 姚劍明 do hweishinn, 6 shyr bann, daw 中山公
園, 丁香 jong shengkai, maan yuan chingshiang! 蕭一山 daybeau 經世半月刊 chiingkoh;
yuh 符九銘、王長卿、張文波、許重遠、汪靜泉、許楚生 fufuh, rawlo i-geh chinantz;
8 shyr, ruhshyi; ycou 焦覽齋、羅雨亭、董洗繁……, shang juhtsau huoy shyh; 9 shyr

bann, sann; 11 shyr, guei, kann baw, shangjou de chwu 京滬 way dou bun lam wan
le, daw 1 shyr.

右邊是我三十五年以來每年五月一日的日記，應趙景深先生之請，照鈔下來。要略加聲明的是：一，民國九年以前，原本並沒有新式標點符號，這是鈔後新加的。二，民國十一十二兩年的注音符號，還是照舊國音拼寫的；十三年才確定標準語，但聲調符號還沒有完全加上。三，「編者譯」是鈔後校定的人繙譯的，但到民國十六年又改用國語羅馬字以後，我就讓他不必再譯下去了，因為國語羅馬字是比注音符號更容易辨別的一種正在試用實驗的新文字，況且日記中遇有特別名詞都逕寫了漢字，所以更用不着繙譯了。民國廿六年五月十二日，黎錦熙附記於北平。

暫寫一天日記

陳子展

今天已經是五月十日了。

本來約定景深兄在五月一日以前寫好一點日記寄青年界發表，不料已經忘却。恰好景深兄來信催交拙編中國文學史講話的校樣，觸起了約寫日記的那件事，好像欠了一筆重債，不

還總覺於心不安，所以不能不暫寫一天日記了。

在我來到上海以前，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不間斷地寫過六七年的日記，因為受了「五四運動」的刺激，頗想努力做人。不料那幾年間埋在粉筆灰裏，了無生趣，除了牢騷感歎幾乎沒有什麼可寫。到了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革命高潮裏，我纔不再發牢騷，發感歎，並不是因為在當時我會有什麼得意的事，但覺中國得救，個人的榮枯得失算不了什麼而已。不料未及一年，時局大變，我的情緒又轉到悲憤的一途，進而有點悲天憫人的意思，覺得但寫個人生活的日記不值得再寫了，而且為了避免無謂的文字獄，更以不寫為妙，索性連已經寫的都付之丙丁先生。當時有詩為證：

日記千言自此休，悔將椽筆寫閒愁。腐儒事業一鍋麵，看汝糊塗到白頭！

十年以來，我已不寫日記，可是故我依然，「乾坤一腐儒」，值不得誇耀。

今天把中國文學史講話下冊的校樣交去，大約一兩月後即可出版，了却一件應該辦了的事，彌覺輕快。

生活學校半月刊，仍可繼續出版。我今日纔到讀書生活社去把第二期的稿子校完付印，五月廿五日就能夠再和讀者相見。我可以對得住幾千訂閱這一雜誌的讀者，也是一件安心的事。

到復旦大學上課，遇見汪馥泉兄，談到爲湖南力報副刊寫稿子的事。我們商定爲力報來一個野火週刊，談社會科學，談文學。原來野火是馥泉景深諸兄在湖南教書的時候替湘報編的一種副刊。因爲罵了省政府秘書傅君劍，野火出了兩期就被禁止。傅君劍那時也做中學國文教員，反對白話文，却又自稱「白話老祖宗」，觸怒了幾個在湖南教書的「下江朋友」，（湖南人對江浙人士的俏皮稱呼）好事的「下江朋友」馥泉鐵民景深魯彥諸人就想用野火來燒湖南的老頑固了。我是和他們表同情的，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趕走了「國文教員白屋詩人吳芳吉，我補了吳芳吉的那個缺，我和馥泉兄在那時就結下了見面點頭的初步交情了。今天我提議爲力報來個野火週刊，馥泉兄記起了十多年前的舊事，回味不錯，當然贊成，我想魯彥景深兩兄，章鐵民先生，總該爲我們幫忙寫一點文章罷。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晚十一時一刻記。

一位青年軍官

蹇先艾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日記

昨天接到景深兄的來信，催寄青年界日記特輯的稿子急於星火，不好意思再推脫了。但是我已很久不寫日記，怎麼辦呢？抄兩段舊日記寄去，跡近搪塞，自己也覺得太無聊。想了

半天，最後決定把今天的日記寫出來，寄給青年界。

早上醒得很早，倚枕讀燕大蘇菲女士的詩數首，寫得真不壞。詩是輔大學生馬雪痕先生送來，託轉給XX雜誌的。

七時半，門鈴聲大作，朱陳敷先生來訪。他是河北曲陽騎四師的中校，因為喜讀我的作品，在前幾月和我通過好幾次信，大家始終沒有會過面。最近他因私務從曲陽過北平，曾來訪過我兩次，都不在。我因為不知道他平寓的住址，也沒有去回看他。今天他是第三次來了，真對不住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

朱先生是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軍官，聽他的口音，好像湖北人，我忘記了問他的籍貫。他穿一身黃綠色的制服，掛着佩刀，紅光滿面，精神顯得十分充足，絕不像北平有許多青年那樣瘦弱與頹廢。態度和藹可愛，說話誠懇而有條理。他是一個學習寫作的人，非常努力，據說最近正在搜集材料，計畫寫一個長篇小說。我勸他能夠多寫出幾篇軍人生活的東西給我們看。我說，過去中國雖然有XX、XX幾個人也寫過一些戰地生活的作品；但是他們的經驗總嫌不夠。朱先生——聽他的敘述——他是從北伐的時期起，便投入了軍隊的，到現在為止，已經度過將近十年的軍人生活；這一點便為我們舊日那幾位戰爭小說家所不及。我繼續對他說道：

「生活經驗的時間，是越長久越好。康拉德因爲在海上過了二十年的生活，所以才寫出了像吉姆爺那樣優越的海洋小說來。像我自己，就是一個最可笑的例子，什麼事情，只要看見過一兩回，便想動筆，真是未免太淺陋了。」

他說，寫作的題材，在他倒毫不感覺着什麼困難；不過寫出來的文章，技巧常常總很幼稚，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我回答說，這是沒有什麼取巧的方法的，只有多讀多作。

談到八點多鐘，這位可愛的青年軍人走了。

九時到××辦公。收到羅輝先生的信，附稿一件，託轉風雨談。馬雪痕先生和莊阿琴女士來，稍談即去。

下午回家，又得老舍先生寄來短文投稿一篇，分析一般投稿者的心理頗細緻，允稱短小精悍之作。

晚飯後，北平晨報風雨談編輯方紀生先生來談，順便把老舍先生和羅輝先生的稿件轉交給他，他答應兩稿都在本星期六發表。

臨睡，接到健吾寄來他的新著新學究三冊：一本送我，另外兩本託轉霞村及葆華。書的裝訂和印刷都很精緻。書皮爲朱紅色，尤鮮豔。我讀完了它的第一幕。

祖國河山

蔣翼振

四月七日 晴，和

晨起極早，搭早班小輪離通赴蕪，午後三點鐘船抵蕪埠，即往獅子山西城訪問老友。晚餐後，趕京無夜車赴京，夜色蒼茫中，伴着光明的有力的火車頭猛勇前進。——

四月八日 晴，溫

途中遇老友蓋其新，他在十三年參加過萬國童子軍第二次大露營，他現在舉辦交通部所召集的全國各地職工子女學校童子軍之大露營於挹江門內小山上，我於是被老友的熱情拉去幫忙那可敬愛的童子軍露營評判事；天氣很熱，流汗很多，但是身心極感鬆快，

四月十二日 晴，海風極大

搭靖安海輪南下到福州去，夜來海風極猛，浪頭如山，船主命令下錨，船身安定，吾心亦隨之安定。

四月十五日 晴，暖

船近閩江，稍停，等春潮湧起，船隨午潮進閩江口，兩岸的青山碧綠如油，閩江的水清澈見底，五虎山頭的雄壯，馬尾景色的秀麗，羅星塔的雅潔，鼓山的崇高雄偉，這一切怎不

令我愛這錦繡的祖國河山！

小官日記

林樾

五月十二日，星期三，廣州。

昨夜失眠，今早人很疲乏，決意不去參加清晨運動。

小官兒的生活我已厭倦萬分了，假如再捱下去的話，說不定連自己一點性靈也會給銷磨掉的。多早晚我得設法離開這裏才行。

中午和平標兄往哥崙布吃午點，祇吃了一點東西，開賬是兩塊錢，真貴得要命。午後沒事做，看完了警察的改善與教育。我對警察學一類的書籍，很少看得完的。今天算是奇蹟。

晚上他們都往警察局看電影，祇剩我一人在家裏。這倒好，我可以靜靜地看點書。在文藝科學上讀了愛倫堡的到動亂的漩渦裏去，和柯列訶夫的戰綫上的多羅萊絲，很簡勁有力；另外兩篇關於現實主義的論文也讀了。時間還早，改了一回卷子，寫完幾天日記，十一時睡覺。

五月十三日，星期四，廣州。

素芬君沒課上，一早就來找我。她是一個純潔而熱情的女子。可是專制的家庭却將她壓

得透不過氣來。她正在徬徨與苦悶中。

中午時，可愛的軒也來了，我們一起往吃西餐。午後，天氣更熱，芬將窗簾放下來，擋住外邊的陽光，祇是沒有風。回局來，見了幾個囉唆多嘴的新聞記者。寫信給八弟，四時半送芬回去。

五月十四日，星期五，廣州。

在機關裏當職員，最困難的是人事方面的應付。如果人事上應付得不好，任憑你辦事怎樣努力，仍是沒用的。這差不多是一般的現象，書倒不如教書還來得乾淨些。

今天警鐘集稿，整天伏案，流了一身臭汗。爲了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不知挨了幾多閒氣了。

魂兄來談。啓芳兄走後，我很希望他天天會來。我們這裏可談的人太少了。我有點寂寞呵！下午三時半，芬約定來家裏等我，談了些她家裏的事情，她很失意，很憂愁，跟軒姑娘一樣，環境迫得她們太緊了，可是她們却又不願意屈服。我害怕着行將到來的悲劇！

好幾天沒逛書店去，晚上在開明書局買了一本夜未央回來，預備送給軒看，明天女職有課上，功課還沒預備呢。近來真懶得可以，但大半也爲了人事紛擾的緣故。

十時半了，我希望有個舒暢而甜蜜的睡眠。

人間日記選錄

拾名

四月十日

今天編好了人間集，共詩二十首。這算是我的第二部詩集了。

我寫新詩開始於民國十六年，到十九年時才敢說寫了一二首可以算是詩的詩，即此一點來說，也可見寫詩的不甚容易。編好了第二部詩集，從頭讀到尾，自己真發生了不少的感慨——這些，讓我在自序裏說去。

四月十二日

翻閱人間集，對月下歌發生了刪掉與否的苦惱；老實說，我不滿意這首詩。敘事直像說話，哪裏算詩？記得在語絲未發表這詩以前，李小峯先生曾寫信給我，說是：「修辭遣句並無特色，而情調甚哀婉；且以情人之歡暢，襯托寡婦孤兒之疾苦，尤易得人同情。特可刊載於語絲五卷二十八期……」現在來看，修辭遣句豈只並無特色，簡直幼稚得該打手心。刪去了吧？可是又覺不捨。提起筆來，殘忍地大刪特刪，大改特改。結果是自己也比較滿意了。我覺改詩的興趣，真是不下於寫詩。

四月十五日

得新時代編者會今先生來信，說是可以設法印一詩集，叫我把我的詩集寄去。這集詩本來打算自己印的，但如有人願印，自己倒也樂得節省一下。等我把自序寫好時，便即寄去。

四月十八日

三天來，心裏老是記掛着寫人間集的自序，但硬是抽不出時間來。每天要教五六點鐘的書，且須修改三四十本作文卷子，大約即使是天才，也會把一點點思索的餘裕壓碎了吧。

四月二十日

自序寫好了，是在學生的作文鐘點裏守着學生作文時寫的，謝天謝地！

寫得不好，我明白。但我已用盡了我的氣力。我不能寫得太長，又無充分修改的時間，這哪會令人滿意。不過表明自己恰到好處，也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

我平生不願向這個別人都以為可以支配一切的「時代」低首，說一句強聒一點的話；如果有了必要，我是可以不顧自己這點微弱的氣力，向整個所謂的「時代」挑戰或抗戰的。

四月二十二日

自序也已抄完，可以將詩集寄出了。但我得自留一份目錄，失掉文章在我已成了常事；毛一波先生替我失了四篇散文，一篇小說，共二萬餘字；潘先生替我失了兩篇論文，共三萬

餘字；吳廣略先生又替我失了一個中篇「英雄，詩人和獸子，懦夫」，也是二萬多字。我得謹慎一些了。

四月二十四日

詩集寄出，算放下了一件心事。

但說放心却有些不對；她像我一個愛女，正走向不可知的地方去旅行呢。

82
298063
(15)

82

478065



3290

售四角